





3 0617 8664 0

# 說部叢書

初集

第七十八編

神怪小說

紅星佚史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3 0660 6496 9

# 商務印書館出版珍小說

小說 理想 易形奇術 一册 一角五分

小說 偵探 狡獪童子 一册 一角五分

小說 偵探 三疑案 一册 一角

小說 偵探 三名刺 一册 二角

小說 言情 羅仙小傳 一册 一角五分

小說 偵探 玫瑰花下 一册 一角五分

小說 偵探 傀儡美人 一册 一角

小說 偵探 青酸毒 一册 一角

小說 言情 海棠魂 一册 一角五分

小說 警世 中山狼 一册 二角

小說 叢俠 行路難 一册 一角五分

小說 科學 薄命花 一册 一角

小說 偵探 怪醫案 一册 一角五分

小說 偵探 一聲猿 一册 一角五分

小說 言情 五里霧 一册 一角五分

小說 神怪 黑衣教士 一册 一角五分

小說 言情 銀鈕碑 一册 一角五分

小說 科學 幻想翼 一册 一角

小說 社會 靈情記 一册 一角五分

小說 偵探 狡兔窟 一册 一角五分

# 原序

當吾書所敘此一時分中。其爲狀滋怪。殆如勃羅頓女士 Miss Braddon 評普羅多  
權那 Platagenete 時。所謂偶爾之遭。百怪悉集者。比者經勗賚曼 Schliemann 沛屈  
黎 Finders Petrie 諸氏之發見。始知希臘亞佉亞人與刺美錫支朝之埃及。信久有  
交涉。此其說雖多見諸希臘傳言。及今證以埃及密舍那 Mycenae 古壠中殘物。與  
勒梵丁 Levantine 時遺器。乃益知非妄。卽在鄂謨詩史。亦載阿迭修斯述亞佉亞  
侵襲埃及之事。雖云其言難信。顧初亦不盡出於誣。而以色列人顛沛流離。亦正當  
其候。旋復脫奴縛而去。雖索之埃及碑碣。未見遺誌。而在當日土著中。當必有爲非  
常之事者。今之所見。殆僅據希伯來古籍云然。若就埃及人或太古亞佉亞人觀之。  
更不知所見何若。亞佉亞與以色列子孫。所宗信絕異。則於此事。自更有所不同。曩  
雅伯思 Ebers 作約書亞 Joshua 會采之。箸爲小說。在古時人生初曙。意想各得自  
繇。微妙迄於莫測。顧今日意想。乃亦恆與古希臘相同。是則甚奇爾。方是書箸述半



成。孚坦格婁 *Furtwängler* 之神話字比亦出其一。就中海倫篇黃鶯之女一節。述其新見。與希臘舊傳。大致相符。如歐思大廸斯 *Eustathius* 嘗謂準當時口說。則巴黎斯之初蠱海倫。實被美納羅之貌。方之中古紀述。優多 *Uther* 與亞忒 *Arthur* 之母伊格那 *Ygerne* 事迹亦近同。至古代之神斯 *Deus* 與恩斐德稜 *Amphitryon* 則其說已稔。可弗言矣。復次海倫所佩滴血之星。亦已見綬勒孚思 *Servius* 所著威齊爾 *Virgil* 註釋中。此一節爲摩克耳 *Mackail* 氏見告者。第初不知在希臘古話中。此星信名星石 *Star-Stone* 也。至海倫之衆聲。則鄂謨之阿迭綏 *Odyssey* 中已言及之。故古人言海倫之名又曰響 *Echo*。以是謂能易貌。如衆生之初歡。非無因耳。昔瞿第 *Goethe* 作戰神華爾普迦祭之夕 *Walpurgis Nacht*。紀其豔巫。亦具此德。若美理曼之諮議。則英國博物館中。亦藏有其像。繪諸古窠之上。惟作者初乃未知。及此書鐫後。始得見也。末次戰鬪。勒尸多列更蠻族。則指上古北歐之民。格蘭斯頓 *Gladstone* 氏先見及此。謂阿迭綏中食人之衆。居中夜朝陽之地。峽江之中。

其說殆衍自北方遊子之譚。沿靈斥而運琥珀者耳。至美理曼之道術。蓋本埃及傳說以立言。而招死人哈太色加遊魂。則與千五百八十四年雷極那德斯各得 *Reinald* 氏所纂巫術索隱 *Scot Discovery of witch-craft* 相合。中云憑夜之靜。以召魂魄。而咒亦致神妙。若以海倫爲世界欲 *World's desire* 者。先有聖威克多氏保羅 *Paul de St. Victor* 與希蒙思 *J. A. Symonds* 氏。至文中所言戰鬪負傷諸狀。亦有所本。第使弗習希臘文章者視之。當必有以非希臘相稽者。然實則盡假諸鄂謨詩史者耳。羅達哈葛德共安度闌俱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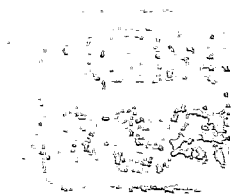


序

羅達哈葛德安度闌俱二氏。掇四千五百年前黃金海倫事。箸爲佚史。字曰世界之欲。爾時稱人間尙具神性。天聲神迹。往往遇之。故所述率幽闕荒唐。讀之令生異感。顧事則初非始作。大半本諸鄂謨 POHHEH 鄂謨者。古希臘詩人也。生四千年前。箸二大詩史。一曰伊利阿德 ILIAD。紀多羅戰事。初有睚眦女神曰亞理思。以當沛留斯與提諦斯婚醮。不見招致。思修怨。因以一頻婆果投會中。識其上曰致最美者。海羅、雅什妮、亞孚羅大諦、三神女。隨共爭此果。神不能決。神斯命就巴黎斯斷之。巴黎斯者。多羅王普利安子。方居伊陀之山。視其羊羣。三神女各許以酬。而巴黎斯終納亞孚羅大諦之請。願得美婦。二神女由是銜多羅。未幾巴黎斯遊希臘。王美納羅厚款之。后曰海倫。絕美。亞孚羅大諦爲種業戀於胸。見客美之。會王他出。巴黎斯挈后奔。王歸。索之不聽。遂大舉伐多羅。海羅雅什妮爲之助。九年不下。後用伊色加健者阿迭修斯策。造大木馬空其中。伏甲士百人。棄城外。復率舟師隱鄰港中。多羅人意敵旣

去。啟城出。見木馬。乃拒洛公 *Laccobin* 之諫。昇之入城。入夜伏甲盡出。啟城。舟師亦返。多羅遂下。希臘人大掠。殺普利安於神斯神座之下。美納羅復取海倫。將之返國。遭颶流地中海。抵息普洛思。斐尼基。埃及諸地。已而至斯巴達。復爲國王。後史氏歐黎辟提斯 *Heracles* 及思德息科羅 *Sesichorus* 則謂巴黎斯僅得海倫之形。眞海倫蓋已之埃及云。次曰阿迭綏 *Odyssey*。卽記阿迭修斯自多羅歸。途中涉險見異之事。而紅星佚史一書。卽設第三次浪遊。述其終局者也。中謂健者浪遊。終以見美之自相而止。而美之爲相。復各隨所意而現。無有定形。旣遇。斯生眷愛。復以是見古惡。生業障。得死亡。眷愛業障死亡三事。實出於一本。判而不合。罪惡以生。而爲合之期。則又在別一劫波。非人智所能計量。健者阿迭修斯之死。正天理應然。不足罪台勒戈奴之餽矢。台勒戈奴事。亦本鄂謨以後傳言。非臆造也。中國近方以說部教道德爲桀。舉世靡然。斯書之繙。似無益於今日之羣道。願說部曼衍自詩。泰西詩多私製。主美。故能出自繇之意。舒其文心。而中國則以典章視詩。演至說部。亦立勸懲爲

臬極。文章與教訓。漫無畛畦。晝最隘之界。使勿馳其神智。否者或羣逼移之。所意不同。成果斯異。然世之現爲文辭者。實不外學與文二事。學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責以盡。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說部者。文之屬也。讀泰西之書。當并函泰西之意。以古目觀新制。適自蔽耳。他如書中所記埃及人之習俗禮儀。古希臘人之戰爭服飾。亦咸本古乘。其以色列男巫。蓋卽摩西亞倫。見於舊約。所呼神名。亦當時彼國人所崇信者。具見神話中。箸者之一人蘭俱氏。卽以神話之學。名英國近世者也。丁未二月會稽周連識



# 紅星佚史

## 第一篇

### 第一章 寂寞之嶼

橫江洋巨浸之間。居衆山之下。羣嶼環遶中。潛來一巨船。自薄暮以達中夜。自中夜以至破曉。不稍休止。船僅一檣。懸紫帆頗廣。上刺一金色之星。首尾翹然甚高。又下曲如鳥喙。艙首染作緋色。船乘西風而行。又助以權。艙面立一丈夫。在晨光熹微中。瞻望前路。其人體不甚修。而廣胸豐膊。洗洗有武概。目色正碧。卷髮下垂著耳際。戴赤色水夫之冠。被紫衣。胸次綴金針爲扣。年事未老。而鬢邊玄髮。已與銀縷相參。鬚髯亦星星頽白。其神思所注。隨眸子而移。初在暗中。察島側礁標所揚之烽火。後乃凝望遠山炊煙。顧歷久不可得見。但有天宇莽蒼。四山黯澹。頽然作灰敗色已耳。既無煙火。亦無人語鳥聲。景色岑寂。全島默如入睡。未幾舟行益近。而彌望寥廓。迄無生象。其人色驟變。無復愉容。以彼懸念家耗。既疑且慮。容色轉老。益復憔悴。





其人伊誰。卽勒兌之子阿迭修斯也。人或稱之曰烏力舍斯。方自第二次浪遊。頽唐而歸。故顧念其家。踰於常輩。其第一次浪遊之事。已傳人間。當多羅陷落後。如何而浮海者十年。又如何而僞爲乞人。潛歸故里。值仇人悉誅之。復得愛妻。此其事人罔弗知。而阿迭修斯亦因是不能安居其家。以罪見誚。當復漂流於外。必迨行至一地。見居人不知食鹽。且未聞鹽海之名者。乃得祭海若而返。阿迭修斯負誚去國。事乃竟成。預言皆踐。凡閱若干奇迹。又以事迕其友女神。皆散佚未經傳述者。洎夫今茲。乃得返其故鄉伊色加也。

阿迭修斯之來。凡歷異地無數。如朝日之門。精魂之衢。與夫白巖夢國。初未爲異。今至舊遊海岸。乃覺朝日之門。尙無逾其寂。夢民之國。尙無逾其靜。但有塊然一島。曝於朝陽之下。

此史述自古埃及高僧賴耶。蓋據其目擊。記勒兌之子阿迭修斯末次事迹者。今其事相去時滋遠矣。

舟前行未幾入港。港有岬石。拳曲如屏障。風力爲阻。舟徐徐進。垂及岸際。港口阿列夫巨葉。至與檣索相絡。阿迭修斯不違別舟人。亦不返顧。卽抱樹枝。一動蕩間已至岸次。旋跪地上。以口親土。取外衣覆其首。作頌禱詞。祝家中愛妻稚子無恙。顧禱詞乃無一語受戢於天。蓋予奪之權。固秉在帝心。然欲填地下之缺恨。則其事亦正未可冀耳。

阿迭修斯起。引目四顧。身外寥廓。故舟逝矣。而海上更無帆影。島中百凡沈默。亦無野鳥亂鳴。作迎人之聲。時朝曦初上。意人且未醒。遂奮然向小山行。經蒼莽之亂林。過石橋。旣登山。思先造其僕牧人之廬。一詢家耗。自山崖下瞰。見其屋儼然仍在。顧豕柵已破。茅屋簷中已無炊煙。逮近就之。亦不聞犬聲之吠。生客。道路廬舍。茂草蔓生。境至清寂。卽耳至聽者。亦不能得一足音。牧人廬扉大闢。而其中洞黑無物。但有蜘蛛作網暗中。知無人入此室者久矣。阿迭修斯呼嘯數四。都無應者。惟空谷反響。窈然如語。入其室。冀得食品。或有餘火留遺於牘葉間。顧一無所有。空虛幽冷。有如

殯宮。

阿迭修斯出。至陽光之下。向伊色加城而進。在山上見海光灩澦。仍如昔日。惟少紫帆漁艇。往來水上耳。此時田間禾麥當熟。今則彌望皆蕪草繁生。山下坡徑起伏。路半爲赤楊之林。有噴水出自佞孚古泉。潏潏然注石盤中。而無提空甕行汲之女。郎盤亦殘破。蝕於莓苔。其色黝黑。水四流石隙中。奔竄入海。泉旁亦無行人之供品。佞孚祭壇中。神火早已熄滅。荒草芊緜。蔓生積灰之上。當日礫祭之石。已爲薜荔所藏。不可復見。

阿迭修斯心大動。未幾已近其家。牆根屋脊。聳然在望。急趨就之。則了無人煙。庭間滿生雜草。是中舊有袖斯大神之壇。今已無見。但留一斑駁之大阜。其色黑白相間。異於凡土。有粗草生之。疎疎如癩夫之髮。阿迭修斯見狀股栗。以黑土之中。赫然覩死人之焦骨。逼視之。則大阜非他。皆男女焚餘灰也。此處殆爲瘞尸之所。以遭大疫。死者強半。乃以火葬了之。餘則逸去。故全島闕寂無人。人家戶牖皆啓。顧不見人之

出入。廬舍亦墨墨如死。似其居人。

阿迭修斯倚杖危坐。憶及前遊。老犬愛而戈歡迎之處。而犬亦遂死。忽陽光射及阜上。覩一物剡灼作光。阿迭修斯據之以杖。鏗然有聲而滑。拾視乃一臂骨。上束金環。銷鑠已半。環有銘曰。伊克摩利阿造。予 Ikmarioe Menoiesen。阿迭修斯見之。立蹶於地。匍匐尸骨灰中。知此釧爲其妻丕納羅普故物。昔購諸亞斐爾者。爲當日新婦之飾。而此皓然白骨。卽當年玉臂也。大戚而哭。力盡乃顛。舉手向空而捉。狀如中魔力。撮腐尸之灰。撒諸頂。髮爲之污。自嚙其指。而詛天帝與運命。

方伏地時。日光赫然照臨其上。而人不動。未幾薄暮。涼風吹動毛髮。而人不動。覺極波濤之惡。與搏戰之凶。憂患此爲第一。已而日墜。光線漸闇。銀黃微月。出於東方。夜鳥鳴聲。自遠而近。垂及阜次。有鳥下集阿迭修斯頸上。礪其爪喙。人乃終醒。舉手自暗中疾掣鳥頸。力斷而擲之地。其心戚甚。幾入於狂。使腰有匕首者。必自刎頸而死。願赤手無一利器。久之起坐。又立月光中。喃喃自語。如猛獅在前。王廢苑。旣飢且困。

又次感而憊。不子而行。見石門矗立。回念當日僞丐歸來。力射殺奪妻之人。卽在斯地。今愛妻已死。浪遊亦了。凡百戰事。悉歸空虛。當蒼白月光之下。覘視其室。乃如鬼宅。陰森逼人。非復前時溫藹之狀。長廊間几案破折。葬時宴飲之影猶存。破骨零星。與杯碟之屬相錯。象椅已碎。室內昏然。惟有戈頭刃刺。雖鏽蝕過半。而月光映之。猶閃爍作斑點。滿於敗壁而已。

時屋角一函。忽入阿迭修斯之目。旣稔且習。則歐列圖之弓臥焉。以此弓故。巨雄希拉克黎至。殺其居。停於庭次。而人弗能用。惟阿迭修斯能彎之。顧甚寶愛。曩未攜以登船。每臨戰。亦惟祕諸家中。今妻孥已盡。奴言犬吠。亦弗更聞。於百靜中。忽有作歡迎之聲者。獨弓聲耳。蓋此弓迹多神異。有神居之。善知未來。且能兆戰。每當殺人。輒中夜而鳴。今此聲銳利而微。自弓弦中出。阿迭修斯拱聽之。覺厥初甚弱。未幾漸益。清厲。錚錚如怒。傾耳旣久。乃如有無聲之韻語。入於耳而會於心。其辭曰。

雄矢浩唱兮聲幽備。玄弧寄語兮弦以音。

鳴噉噉兮胡不續。胡不續發兮鑿人肉。

迅其步。婪以飛。予來遙遙兮自遠。如彼肉攫兮赴茲征醢。予薜盾諸飛路兮天風颼颼。浩氣掠余兮余翼爲揉。

火花馳逐兮雪風是吹。吾衆瞥至兮惟死之之。婪以飛。迅其步。余來自遠兮遠且遙。如鳥斯邁兮邁斯戰橋。

噫吁嘻。鬼魂泣血兮矢著人。鏃飮熱露兮相歡欣。

蒼駭浩唱兮聲幽備。立弧寄語兮弦以音。

此歌之來。蓋惡聲也。爲死神之使令。於百靜中。爲破寂之第一聲。阿迭修斯聽之已習。心卽會解。知戰禍不遠。利矢之影。且瞥然疾飛。鏃喙亦將飽飲人血。因舉手執弓。試撥其弦。聲輕利如春燕之歌。不覺益觸哀思。淚下灑地。良久始起。以爲飢所驅。飢之爲力。乃強於憂苦悽戀。舉百凡欲望。莫得與衡。阿迭修斯起至食堂之後。入一小戶。處處見殘毀之物。狼籍地上。皆昔日所親建者。復欲入複室。而小樹已雜生當戶。

苦不得入。已而得門矣。中乃腐穀陳陳。他無所有。此以疫作之際。儲方甚富而然。而聖井中水。亦尙喁喁有聲。映月光及銀沙之上。激灑作態。徧蒐後得食少許。腹既果。乃啟藏珍之箱。出其金甲。甲者。海倫怨偶。普利安子巴黎斯物也。多羅陷落後。此甲歸斯巴達美納羅氏。寶藏至久。既而舉贈其佳客。卽阿迭修斯。阿迭修斯披甲。竟仗一劍。名曰歐黎耶路之贈。銅刃銀柄。鞘以象牙。授自異國之客。飲食已。又聞屠伯角弓之歌。生意因之復發。雖家毀妻死。愛子台勒摩古亦失其耗。而一息尙存。終亦自愛其生。慮伊色加海盜。或占此爲窟穴。如海鳶據鷹之棄巢也。乃撰其甲。就鞘中擇二矛。潔之。取矢箠繫腰際。攜巨弓自廢屋中出。立於月光之下。自是。此渠渠夏屋。乃不復有居人。登然之足音。而惟野草蒙茸。海風嗚咽。而長此終古矣。

## 第二章 示兆

夜漸闌。景極清寂。但有海波舐岸。時作微聲。阿迭修斯自家趨城。處處望人家燈火。顧皆沈黑了無所見。以疫後繼以地震。百物悉毀。道中類皆破罅。月光自破屋壞牆

穴中點點外射。影極凌亂。久之至司戰女神雅什妮神廟。第屋瓦盡覆。柱桷傾斜。葦道中野花叢生。麝草作香正烈。履爲之礙。小立簷外。卽當日磔祭之所。憮然久之。已而見火光熊熊。自濱海一大祠出。祠爲愛之女王亞孚羅大諦之居。芳菲之香。輝耀之光。自窗櫺四溢。漸雜入銀黃月色。與大海夜氣中而沒。阿迭修斯覓道往。肢體小倦。趨行甚緩。景亦恍惚。半在夢寐。第恐或海盜據空祠夜宴。因藏身叢樹間。竊覘其狀。旣無歌聲。亦不聞跳舞之響。古殿森嚴。彌形寂靜。傾聽良久。膽乃漸壯。潛進其戶。竟入聖地。庭中銅鑪巍然。初無燔柴。兩旁立侍金製男女。手中亦弗秉炬火。彼自審非夢。未至誤。月光爲火焰。而神祠則信大光明。如浴金光影中。其光無有源起。非來自神座像次。惟處處皆現。朗然炳然。非復人間所有狀。四周齋壁。咸繪古代神人愛史。暨彫梁藻稅。碧色之罍。莫不赫戲。如在白日。

阿迭修斯見狀。駭絕。知神降矣。以彼所見。凡神人往來。皆有異光從之。因坐聖座之側。俛其首。右手攀座上彫角。坐時似醒似寐。似有切切之聲。作於耳畔。似摩忒爾與



桂葉之私語。然亦如松頂濤聲。旋覺有微息吹拂面際。其涼沁骨。寒於破曉之風。體爲戰栗。毛髮皆起。於沈靜之中。忽來一聲。彼聽之。知非人聲。殆女神語也。以在彼耳中。聞女神言。初不爲異。彼識戰爭與智慧女王雅什妮之笳音。與太陽之女首婚之嬌語。與加黎普娑握金梭而織時之歌。顧今之爲聲。乃玄燬過於鶻音。輕柔逾於睡味。在朦朧間。似有聲曰。阿迭修斯。汝故不予知。予非汝后。汝亦未爲吾役。顧今者彼氣母雅什妮安在。汝亦胡爲至此。屈膝於提阿尼之女。如禱祀者之所爲。何耶。

阿迭修斯沈憂腐心。頰首不答。聲又曰。阿迭修斯。汝試視之。汝家今荒。汝寵亦冷矣。野兔將哺子於而之曲突。而汝屋脊之下。亦將爲夜鷗巢之而嘯。今汝妻孥已喪。故國亦蕪。彼雅什妮者。亦遂棄汝。汝以牛羊之胛往享者。歲凡幾何次。顧於吾曾有雙鶻之獻否。今彼之棄汝。豈亦猶曙神之於泰淑努士。正以爾之鬢垂。生斯白髮。抑神女生涯。固亦翻雲覆雨。不殊山林泉澤之佞孚。抑神之愛人。即塵及芳時而止歟。吾故弗知。然吾詔汝。阿迭修斯。汝年鬢屆矣。年之爲物。乃至無情。脆弱而冷酷。在人間

爲無可逃。而神人則視如大惡。今爲時雖晚。吾乃猶欲役汝可乎。天上地下。吾能勝之人。龍天神。咸莫吾上。汝且自思。豈僅力避吾亞孚羅大諦爲已足乎。甯吾司愛。而汝乃無所愛。終不肯暫爲吾役。凡吾所賦與之哀樂心相。欲咸屏而弗知乎。汝固僅能受太陽之女首婚之撫煦。頽唐於加黎普娑懷抱中。彼海若之女。永弗至矣。在汝愛妻丕納羅普。汝良待以誠。顧天性至情。則所弗有。彼非汝妻。殆僅汝火伴。汝室人。汝諸子之母耳。彼之境地。與汝至愛之國相屬。故汝亦愛之。而今彼人云亡。諸兒亦逝。汝之故國。復索然無生氣。如殘竈之冷灰。汝歷諸戰。漂流轉徙。勞頓奔馳。所得者。今究何在。於混混死人中。又將何求。汝殆求衆所同求之世界欲而已。彼弗能得。阿迭修斯。汝亦弗能得也。親朋槁骨。國土荒邱。百凡無生。有生者殆惟一物。曰希望。今當汝前。卽新生命非耶。其時至美無倫。已無昔日悽愴之痕。與旣逝之惡夢。特今者時猶弗至。汝甯不能捨一時爲吾役。爲汝前此所未有者耶。

言次。聲似漸邇。且漸柔。久之似已在耳畔。神香馥鬱。吹入鼻觀。呼吸及於肩井。神冠

之髻。幾與立髮相結。聲復曰。阿迭修斯。汝竟弗能暫爲吾役耶。母懼爲。汝此時弗能見余。且舉而首。視此世界欲何如者。阿迭修斯舉首。則前有一像。如在青銅鏡中。中現一女子。雖在穉齒。而美如天神。卽愛神見之。亦且生妒。俾停韶秀如櫻芽。目光灼然。了無畏懼如小兒。首戴銅缶。似行汲方歸者。腦後則簇楓葉爲飾。阿迭修斯一見識之。以兒時行旅至其父汀達留思王家。曾一相見。當時入斯巴達之泰俱圖山。方驅車涉歐羅俺津。遇女于水次。時尙年少。一見卽歎其美。乃隨亞佉亞王孫往求婚。顧海倫竟屬他人。爲亞託留思子。曰美納羅。家乃不祥。衆生多爲拖膝而死。而後則傳爲詩歌。洋溢於人耳焉。

阿迭修斯既見海倫。少時已亦轉少。再視影中。忽化澹霧而散。俄頃又現一像。見自居鏡中。微服如乞人。被毆且傷。然坐長廊中。金碧燦然。有女子爲之濯足。又灑以油。少女之面雖至美麗。而色若憂戚。且含古羞。因返憶當時。由亞佉亞營入多羅偵事。變服爲丐。入普利安之家。海倫爲濯足傳油。又許之潛出。凡此諸事。咸一時湧起靈

臺中。而圖中幻影。於時又化霧而滅。阿迭修斯俯其首。跪神座前。呼曰。日光之下。黃金海倫。乃居何所乎。此時百念悉已。惟欲於未死前。再與海倫一覲。閤中聲又作。如耳語然。曰。阿迭修斯。吾言誠矣。汝胡不能暫爲吾僕。當日之事。智慧並失其用。愛不救汝於多羅圍城中乎。阿迭修斯曰然。

聲又曰。今聽之。吾仍當施恩於汝。設吾弗汝助者。汝將不克久立於人間。家國眷屬。悉歸無有。微予者。汝必腐心孤獨。以至死亡。吾今當默啟而心。令忘前此之憂患。又當移植愛根。於而胸次。俾得見汝有生之初。第一用愛之人。吾今語汝。海倫故未死也。吾當示汝以往見之路。復賚汝以浪遊爭戰之樂。汝行當得之。在一至奇之地。其民滋怪。有人神之爭。而其究竟。則世上最勇最智之人。當永眠於最美婦人之腕上。阿迭修斯識之。其專意海倫。勿生支節。吾示汝以兆。汝當得諸魔術之地。在魔女之中。

海倫胸間。有星光之石。耀燦發光。石在初適美納羅時。爲予所手贈者。自石下墜。有

紅質滴滴如血落於衣上。隨滴隨滅。而衣無黜。

以愛之星故。汝當得彼。且以此星與誓。戒之哉。如弗喻流血之星之示朕。或自破其誓者。則終汝生。無能再得。汝之死亡。亦將見諸水涘。先知之言踐矣。顧汝終當永眠於海倫之腕上。戒之哉。阿迭修斯聞諭對曰。雖然。予居環海島中。風波滋惡。其何以亂流渡此灣乎。聲復曰。毋懼爲。雖艱鉅勝此者。神將克之。第去此室。臥予聖所潮音所及地。自睡以圖少息。汝力當復。明日第二太陽西下時。汝首塗矣。先飲此杯。送汝行也。聲止響絕。如樂音之靡散。阿迭修斯醒而舉其首。光明漸澹。全廟映朝日之光。色作蒼白。起視神座。果有紅酒湛然。溢及杯緣。阿迭修斯一飲而盡。此酒如希臘之涅弁希。乃有魔力。令人忘憂。飲後覺有新意。轉入心坎。舉凡既往之事。憂愁苦惱。一掃而盡。阿迭修斯健步出。復如少年。取兩矛。縛弓於背。至山下面海而臥。

第三章 息敦人被誅

朝日東出。曙光被海而來。海景至靜。未幾日光射及山椒。返照阿迭修斯金甲。金色

燦燦如活火方燃。當曉日出時。沿島之岬。有黑船一潛進。舟人執楫驅之。此船一見。立辨爲世界最貪婪冒利之人。卽息敦駟商所乘。以鷄首有二侏儒神像。其首極大。張口歷齒而笑。四肢擁腫無度。爲息敦人素所崇祀者。舟方從愛爾比雍返棹。其地爲一島。在大海中。產錫甚富。故舟中所儲。爲值不貲。甲板上立舵工爲船長。癯而修。目光銳利。灼灼四顧。忽見甲光映日。第相距尙遠。不知爲金。獨見黃色而已。惟黃色之能餌息敦人。亦猶黑鐵能引勇士之手。因遽握舵向島。以巖下水深。不虞礁石。旣乃見一人攫金甲臥地。舟人耳語久之。旋復靜笑。躍登岸上。人持一索。皆牛革生麻所製。或錨索帆纜之屬。端結一環。能動如輪索狀。卽相距頗遠。亦可捕物。此舟衆之登。卽擬捕甲者。曳之登舟。載至埃及河口。貨爲王奴。蓋息敦人嗜利。喜以詐力捕男婦。售之易金銀牲畜。雖愛爾俱孚王子。亦多受擄。爲奴於巴比倫達亞。或埃及綏勃斯諸地。輒遠別其國。顛頓以死。皆息敦人爲之也。

此時息敦人進極慎。行短草叢棘中。肅然無聲。懼驚其夢。旣而及一石之距矣。其舉

動極輕捷。如牧人之捕睡獅。而阿迭修斯忽醒。似有所覺。起自睡夢中。惺忪四顧。顧雖醒而飛罟已覆頸際。下及兩腕。爲人牽掣甚力。欲曳之倒。人未近。阿迭修斯已大呼復立。其聲烈甚。伊稜之塔。幾爲之震。以手握劍鞘。趨向前敵。近者均棄索遁。惟稍遠者猶堅持不釋。使手未受繫。則息敦人雖衆。以一劍了之。正復非難。顧今者兩手已在束縛中矣。然制之亦正未易。少時遁衆復返。益併力助掣。終爲衆力所屈。步步曳之而下。忽躓而顛。息敦人大噪。羣趨之。覆壓其上。徧施結束。以舟人結繩法縛之甚固。事已全勝。而彼等亦不復全歸。其一爲阿迭修斯。縶諸膝間。絕息而死。其一爲足所中。股折矣。

阿迭修斯鬪久力盡。舟人卒勝。縛而置之舟中。鎖諸甲板前部之囚室鐵桁間。初頗震恐。逮勝。則相率嘲弄爲樂。放帆擊楫。舟遂行。海風橫吹。爲程甚適。向尼羅河口之奴市而進。天氣清佳。舟衆皆樂甚。以方從愛爾比雍荒島來。交易大獲。僅以斐洲貝殼與埃及珠璣。易得金錫無算。半道中又獲一人。卽所擐甲。已足抵王者贖身之值。

於是均自謂快哉行程。且風信亦殊佳也。

自此抵埃及。爲程尙遙。第海道皆稔。舟經舍佛崙尼亞。伊具烈普之巖。多樹之宅。泌度司。沙美諸地。與夫歷歷之小島。昔曾爲舟中囚人所王者。阿迭修斯靜臥不動。呼吸甚沈。惟過宅泌度司時。偶一引首。四顧景色。見落日蒼茫。方及伊色加巖上。意此爲末次之見矣。

舟進甚疾。經小市無數。循噶克納島。沿岸而行。過衣靈。抵陔利雍時。已薄暮。夜半至畢羅斯。見火光熊然。自斐昔司德洛圖大神廟中出。射於海上。及一帶沙陂。悉被光曜。神。涅思多翁子也。旣近摩利亞。南風忽作。摩利亞位在南端。其地有洩。兩海分支。風驅舟南行。面尼羅河之口。舟乘風疾行。幾失道。乃沿岸而進。惟見島上小祠矗立。狀如鬼怪。舟人至此。咸欲棄貨於海。冀舟少輕。或得弗沈。獨船長弗應。自握一劍。與二銅刃之矛。立艙口守之。謂當與此舶共其存亡。甯死不舍其貨。倘得天倖弗沒。安抵息敦花城者。當就波士德命水濱櫻欄深處。築別墅自娛。不再爲海行矣。其誓言



如是。舟人又以阿迭修斯之來。爲朕不吉。欲投之水。船長益大怒。執不允。惟曰。至丹尼斯。可得善價也。

未幾風滅。息敦人咸相慶如獲更生。羣致酒肉於船首侏儒像前爲壽。且焚香於鑪。以答神貺。方歡笑際。又共嘲囚人。取阿迭修斯盾劍。懸之檣上。次列弓矢箭箠。如獻俘禮。競以息敦語訕笑。意囚不之解。然阿迭修斯實知之極稔。以彼夙善埃及方言。又大戰之際。遇人無數。自渠魁以逮厮養。無弗語者。息敦人譚次。盛述將來狀況。謂異日抵埃及。至丹尼斯之城。船長當以人及甲上貢佛羅。此囚狀至文雅。誠不愧爲王家奴也。時有舟人來。稍緩其縛。出酒肉餉之。阿迭修斯卽取啖。又作勢示來人。乞爲寬足縛。以結束至緊。四肢均爲之痺。金甲切膚。體亦爲病。其人果緩之。阿迭修斯乃仰臥。動其四肢。少得寬縱。覺力已來復矣。

舟向南行。海水不波。光滑如鏡。過小島甚多。島在巨海中。點點如蓮葉被水。景滋奇異。巨船載奴而行。歎息之聲。與水風激響相答。是諸奴者。皆約尼亞與亞佉亞少年。

與女郎也。舟過數市。居民咸安堵如常。有時過圍城之前。見海線一帶。悉黑煙連天。盡日不散。入夜化爲烽火。其紅映海。蓋自敵艦桅上揚烽照帆上。故色赤如血。而舟艍之盾。則映火光閃閃然。息敦人均去之不顧。一夜已至尼羅河外。泊小島前。舟人多登。餘亦就睡。

阿迭修斯于時思遁矣。雖爲事滋險。而不遑恤。彼臥囚室時。足受束而痛。爲之不寐。守者則在月明之下。立小幕中。以逃至不易。故守不甚嚴。惟時一臨視之。時視者方入暝。阿迭修斯萬念潮湧。思夜來神示。殆純出夢中。正如他人言。來自象牙之妄門。非自角門也。此生殆終於奴。爲王未幾而爲虜。治埃及人之井於辛那。卒爲王宮門者。以迄於死。方凝思中。忽有聲出於百靜。微弱而利。發自檣上懸弓。此弓者。阿迭修斯方念將不能再使者也。而於時歌作。覺有無聲之歌。印入心坎。其歌曰。

猶。鑿搏之一時。會其屈爾。箭影飛揚。爾仇將逝。

胡不使青銅之喙。深啄而中之。

盍摩彼征禽。翺翔其上兮。嗟彼睡人。死其禳兮。

嘻嘻。蒼髻浩歌。聲幽備兮。玄弧寄語。弦以音兮。

歌已。聲漸入寂。阿迭修斯知明朝日入時。不再在奴境矣。報復之期。亦且弗遠。束縛雖在。而無能阻其復仇。彼知息敦人在憤火中。將被摧燒。如斷麻矣。曩浪迹居海島時。其所歡加黎普娑。曾於夏暇中授結繩之法。爲人所弗能弛者。比戰歌入耳。乃憶此術。不復困睡。卽在闇穴中。一一釋其結束。勢已可逃。如乘守者未寤。自投水中。泅匿水裔叢莽中。當得脫。惟其報復之念。殊不亞欲得自繇。並此舟財貨。致諸埃及之王爲贄。因不去其穴。仍畢瑟跼臥。狀如受縛。醒以達旦。懼入睡。或爲所覺也。次曉。舟人皆返。嘲弄之如常。時有一人以豕肉扁豆一盞置室外。操斐尼基語調之曰。大神爾得非耶梵明神之一。原註耶梵 Yafve 者息敦方 言謂亞佐亞人 Adon 也欲胥饗小人之獻否。在大神鼻觀中。此肉甯不甚馨。顧爾乃弗以手取吾獻。何耶。

阿迭修斯受調大憤。顧勉抑之。怒且笑曰。吾友。汝胡弗更以汝獻少近吾前。如是者

吾當聞其薌味。舟人初不料其解方言。聞答大愕。一人即起。移肉近其前。意如弄大。以肉食誘之。時取時予爲笑。是人方前。阿迭修斯忽躍出。拳擊之。此時憤極。故此擊滋兇。骨爲內陷。其人仰跌撞桅。巨桅爲動。仆地未幾。卽顛頓而死。

阿迭修斯出。取桅上故弓。並其匕首。又加箭箠肩上。直前趨鷄首。甲板之舷甚高。而舟身隘。方舟人驚擾時。阿迭修斯已至。侏儒像前。彎弓怒視而立。衆見狀大怖。一人呼曰。嗟夫。吾儕死罪。乃捕縛何神。吾舟愈弗勝載。此必弓神黎舍密加。卽耶梵人所謂亞叵羅者。今當哀之登岸。萬勿與戰。但求其慈悲。非然者。恐有風波捍吾曹也。船長大呼曰。勿爾。汝輩懦夫。烏知者。彼豈神人。亦凡人耳。卽所擐甲。尙值牛牲數軛。奈何釋之。乃命人登甲板。以矛遠擲。又令取長槍一攻之。槍極大。持必五六月。能穿堅甲。用此備舟鬪。或趨岸上攻者。船長命下。而人多弗願。以槍皮眩次。取之當經箭距之內。惟數人已持矛登。五人進擲。弓弦二張。前進之人已死其兩。一人乃爲他矛所中。餘二人亦躍匿室中不出。阿迭修斯據船首高處。操息敦語大呼曰。咄。汝息敦羣

狗。此次爲汝儕最後之行。爾後不能復奴他人矣。呼次。舟人正烏合室中。共議尅敵之法。而弓聲不絕。墜人亦不絕。甲板上無隱蔽地。擲矛者非死卽逃。斯時新日初生。射金甲上。四野無聲。舟尙在泊。搖動不定。阿迭修斯彎弓以竦。射先登者。忽人聲譁然。舟人悉登。競折舷邊護盾擁之。矛下如雨。然多不能中。或中堅甲而墜。或飛集神壇之柱與侏儒體上。而弓聲鏗然。率中的。阿迭修斯遊目四射。又注意其旁之一穴甚專。穴爲船之戶。下坐櫂人。以厯相全舟。惟自此可以進取。方引手拔箭。忽有所覺。迴顧見人影蕩漾。艙面急仰視。則一人伏桅桁之上。方欲下矛。阿迭修斯伸手得短矛。擲之。貫兩手釘於桁上。懸空無著。呼號就死。是時箭雨益密。人已垂盡。忽有人大呼。謂是神人不可敵。餘衆聞言悉靡。半躍入海中。梟水逸去。阿迭修斯呼嘯健進。引刃四揮。如海鷹攫鷗於巖次。舟人大敗。無一免者。羣殭臥櫂上。或遠走彼端。因得入水。其弗及避者。皆受夷傷而死。惟船長尙在。知事機已逸。乃奮矛力擲其面。阿迭修斯見銅光閃爍而來。亟俯其首。矛中胄上。胄穿。因大怒。舉刃鐔擊船長。仆地立暈。卽

縛之。納前日囚室中。又集尸積諸舫次。而桅上尙有創人。釘兩手於桁。呻吟未死。阿迭修斯嘲之曰。老友。汝在此乎。甯汝願與吾偕。久於汝侶。抑欲圖新事業耶。如弗厭者。其安居是上。可瞻眺河口之佳景。是蔚然大市。卽吾將得善價處也。言次。其人已痛苦欲絕。阿迭修斯徐脫其甲。汲水滌去血迹。以久戰全身浴血。如巨獅食牛方已。至是乃淨。又出金梳理其髮。復就死人拔所中之箭。與夫射及船緣與侏儒上者。悉潔之。返諸箴中。次乃披甲。脫胄出其矛。此矛所中甚惡。以彼大力。矛出而胄不能弗破。因折矛幹取尖。塞其穴。此著意大不憚。殆平生憂患之第一事矣。事已。取酒肉自啖。且酬其神。飲已。曳碇泊之石起。此石甚重。非兼常人二倍之力。殆不能動。於時北風已策策而動。卽所謂貿易風者。阿迭修斯登艚。自握其柁。舟遂南行。徐徐向尼羅河口而進。

#### 第四章 血色海

苦戰既久。阿迭修斯亦倦。頽然握柁面南而駛。時爲亭午。赤日正中。忽焉皎然之天。

轉爲深黑。空中作聲。如飛鳥千萬拍其羽。是爲大鹽澤闔士忒爾之野鳥。羣飛覓食。方自南而北。截海以渡。故飛路所經。日色爲暗。兼以鳴聲龐雜。四面但聞鳧鶴之嘹唳。鳥隊塊然。其色甚墨。至白鶴片羽。映黑影中。亦皎皎可見。阿迭修斯見此。卽拈弓射之。中一鶴。貫胸。拂桅而墜。旋落船後水中。水爲之激。阿迭修斯俯覘大驚。見墜鳥之處。水赤如血。泡泡作沫。白鶴長羽浮水上。星星沾血點。臨舟後瞰之。益大異。蒼芒大海。窮目力所及。皆一赤如血。泡沫蕩漾。而上下分層。殷紅之下。水色仍清澄如舊。又視水勢。似此血水南趨尼羅。故船尾色深。而前則稍淡。阿迭修斯自思。是必埃及有血戰興於河岸。戰神遂怒。河水轉爲血色。然今已無家。弗復爲意。惟一意向前。覘明神指示。究竟有何因緣。是時飛鳥已過。當午後二時。日光耿耿在上。方顧視間。而黑影曼衍又起。光曜漸弱。其色殷紅。南方卽有霧作。霧甚薄。而天黑如墨。此外南端有卷雲如山。形極怪。色黑。峯間怪火。洞然發異彩。麓下有電光迴抱。如卷軸然。阿迭修斯浪遊久。歷重洋大海。轉戰經年。從未覩此晦狀。此時自審如在巨靈罅中。杳冥

一無可見。船長受縛。呻吟囚室中。自禱其神。并舟上死人。在桅之上下者。悉爲幽暗所孕。惟船後地平之上。有遠天一線外露。色瑩白如象牙。迴望來路。覺小嶼星羅。卽殺息教人處。尙歷歷可辨。

阿迭修斯固未知人世立關。於彼已永閉矣。北向爲所前經。太空清麗。島角皆負日光。愛爾俱孚之陸。景亦澄淨。中現舊識之神祠作白點。而返顧南方去處。則黑雲如磐。下藏一黯然之地。茫茫萬事。將從此去。其事奇詭無倫。方之古昔記載。咸莫能及。且於是中會興人天之戰。有真妄之神人。與凡夫相接。而人間之妄愛真情。亦將於此爲末次之相見。阿迭修斯見狀。似覺有凶朕來前。告以不吉。思迴舟向明而進。顧彼素性弗知退易。而事又前定。雖退莫逃。遂決意向前。以一繩縛舵柄持之。循舷而行。在暗中摸索。得至船首。其處有香鑪一。立侏儒妖神座前。餘火尙熒熒未燼。因抽劍削矛柄及箭幹爲細屑。實鑪中。自神座取火燃之。瞬息大熾。船左右而動。火光隨風。搖搖照死人面。又射黃金甲裳之上。色作殷紅。



阿迭修斯浪遊已數。顧終以此次爲最奇。駕一扁舟。獨臨滄海。滿眼惟有死人。亦無定向。忙洋而行。怪風蕭蕭。時作時止。來吹其舟。微颺瑟然。其來無踪。其去無迹。風後又有他風追之。過大海之上。剎那已杳。長夜不旦。不復知時。並失其方向。惟中心甚樂。如已轉童年。憂患悉不復憶。甚哉神女之酒與血戰之樂。足以忘憂而驅老也。因大呼曰。忍旃吾心。試忍此境。卽逾此者。前此已忍之矣。此語蓋所常言。於是起取息。教人之列籟。作歌曰。

縱東方之不作。且躡躡以竟馳。歷荒波之浩蕩。禁靈曜於崦嵫。洵予行之惇侶。吾心尙其委蛇。縱遠蹈夫異路。循血海之修涯。尙忍旃而毋却。昔奚勝於今茲。憶淫遊兮喪友。吾終免而無夷。面凶死其竟脫。遘員日於巖棲。時湔血之灑灑。涅窈堂而赭之。窮憂窮憂兮。吾何懼爲。厲運縱至兮。無爲吾菑。甯不見夫故鄉。赫然其入望兮。但留荒野與殘尸。

餘音未已。遽見前路有赤光一帶。沿地而起。遙而甚微。如落日餘光。下及地隅。遂挪

舟嚮明而前。未幾卽見二火柱。並立黑暗中。近視之。則高阜屹立。積木焚之。上接天末。阜在花剛峭壁之上。夾水而立。似焚戰尸之堆。火燄搖蕩。下映曲港。光熊熊而起。舟方近港。暗中遽有幽光動移。細小如螢火。皆船首之燈。衆船中有人操埃及語。詢來船需引港導者否。阿迭修斯諾之。隨有小舟至。一人登船。手秉炬火。迴首見艙面死人累累。與檣上懸尸。穴中船長。以及金甲之巨人。胄上之矛頭。益以凜然。大驚幾蹶。疑阿施利大神。乘死人之舟。來臨此港。阿迭修斯亟止之。命勿懼。明此來之意。且云將有所進於王。導者乃安。執舵自兩阜相對。徐徐進埃及河內。阿迭修斯傍孤桅而立。歌大弓之歌。火光射其甲。色炳然。

是時從導者言。移舟向丹尼斯希拉克黎之廟而進。是處例許外人寄泊。人無妨害。惟欲泊此。必先棄息敦人尸於海。以屍體爲埃及所忌。衆尸入水。狀至可怖。如四足之魚。騰躍波間。水悉起沫。而水獸爭食。互擊以尾。巨喙虛齧。作厲聲。尸未及水。卽有長喙出於海上。當黑夜火光中視之。彌復怖人。恍如死河之中。有精靈出現。搏生人。

魂魄以爲食。阿迭修斯見諸異狀。冥晦之晝。恐怖之河。與河中水獸。心爲之冷。於是回憶野鳥羣飛。以及血色之海。其狀歷然。

死人既盡。河水亦平。阿迭修斯因詢導者以血海之異。且是地胡爲晝晦。導者謂是地故無戰事。境甚平和。惟沿岸有鼯鼠鼯鼯及飛蝗爲災。而此息訶聖水。泛赤者已越三日。至此第三日間。世乃入晦。至胡以致此。則導者庸人。弗知其故。惟云格恩見怒於神。以非神弗能降罰。而見怒之故。又不能言。第述愛之女神聖哈梭。以丹尼斯人崇祀客神哈梭。因而見怒。客神麗絕。第弗能明其爲神爲人。在丹尼斯地。亦有廟貌存焉。導者又謂約三十年前。曾一至此。不審其來何從。大爲國人所崇敬。未幾又忽然而去。逮今復來。居蘭若中。人見其美。莫不贊嘆頂禮。至於神人之分。導者又弗能明。惟知居雅泰赫其之哈梭。以此而怒。因大降蓄害以罰國人。於是有建議者。謂客神果神。宜乞其去埃及。如爲婦人。當以石擊殺之。而丹尼斯人弗肯。謂甯死不能弗禮此客神哈梭。願亦有謂蓄與自男巫二人者。巫爲客族諸奴長。浪遊至此。定居

丹尼斯。人名之曰亞普拉。凡諸禍害。皆以彼魔術釀成之。此二人者。在埃及僧衆中。權力卓絕。顧在導者。則他所弗知。惟云丹尼斯之民。觸怒哈梭明神。則神之見罰。降蓄害於格恩者。正未有已。且亦極凶。導者言甚長。言次。晦色漸去。於碧色微光中。隱約可辨河岸。第初甚慘澹。如在冥中。未幾天已大明。日方正午。一時生象復起。牛羣牟然而鳴。午風旁吹。微掠稷葉。如鳥羽之垂。魚躍於波際。夾岸人聲囂然相呼。復有衆聲作於大神羅之赤廟。神蓋居日中者也。阿迭修斯於時亦禱其神。謝亞叵羅希利阿思息普賴雍與亞孚羅大諦諸神之祐。未幾導者引舟抵步頭。雇數棹人。經一小運河。至丹尼斯。亦稱希拉克黎之翳所。舟既就泊。阿迭修斯登岸。少憩。即有僧衆來迎。

## 第五章 皇后美理曼

事之奇者。流傳亦迅。當阿迭修斯未至埃及前。佛羅居丹尼斯新都。即得風說。謂將有人來格恩。狀如天神。著金甲。獨居死人舟中。近數年來。島海野人漸與埃及稔。時

登陸蹂躪禾稼。俘掠婦女。復登舟而遁。惟無敢著亞圭澥之甲。(原註亞圭澥 Aquain  
 者埃及方言。謂亞法亞也。)直面佛羅之都者。埃及王聞報大愕。嗣知已至希拉  
 克黎廟次。乃遣其顧問往視狀。其人爲將作大匠。爵甚高。名賴耶。古僧也。爲先世舊  
 臣。曾及事刺美綏斯二世。有寵於王。猛納達與后美理曼。今命視來客。兼偕之至宮。  
 賴耶受命。跨驪出郭門。至希拉克黎廟所。卽有僧引之至阿迭修斯室內。客方食埃  
 及荷餅飲酒。見僧入起迎。衣裳未改。仍著黃金之甲。而亞法亞式之胄。則度三角架  
 上。胄有二角。角間青銅矛頭在焉。

僧見胄凝視。阿迭修斯起與作禮。亦并弗知。旣乃答禮甚恭。而目光耿耿。仍注射矛  
 頭破處。已而取胄問曰。孺子。是爾胄耶。言次。聲微顫。阿迭修斯答曰。然。此上矛頭。吾  
 近方置是。乃以多矢易得。殊非一劍半戟之故爾。語已微笑。僧久視手中之胄。自語  
 曰。死者言誠。彼言希而無誑也。復顧客曰。孺子。且自飲啖。顧不知能容老人致辭。一  
 詢汝故國與父母否耶。且孺子。今來何從。阿迭修斯以己名知者太衆。因僞答曰。吾

自亞列白來。吾父亞斐達。爲波列不蒙氏子。嚙普利圖。吾名也。老人曰。顧汝胡以僭死人來。且齎重寶。乃逾王者贖身之金。何耶。阿迭修斯曰。是息敦人物。彼殉是矣。吾知若輩海行。並爲此物。其得滋難。顧失之亦速。以若輩弗能知足。乘吾睡克烈忒港口時。縛吾爲俘。而明神與吾勝著。終縛其渠。且得此白金與杯劍錦繡之屬。致諸汝主。承君高誼。蓋從吾來。自擇數物爲君壽。因起引老人至寺中寶庫。庫藏甚富。悉旅人檀施之物。多金玉乳香。自辛那彭德來者。又有東南所彫鏤之象牙巨角。埃及同盟契多製之銀盃與浴盤。而是中以阿迭修斯者爲最勝。老人視久。目爲之眩。阿迭修斯指之曰。翁宜自擇。仇敵之獲。友朋之賤也。僧弗肯。阿迭修斯見僧目注一琥珀之盃。上施浮彫。隆起作人神大魚之形。爲極北所產。內地殊不易覩者。卽取置老僧手中。曰翁當得此。他日吾行。請卽以是盃酌酒飲予。爲今日主客之念。僧遂受盃而謝。視其金光燦然。不覺莞爾曰。吾儕猶童耳。試觀老童。每以得玩具而喜。顧返爲成人。期亦迫矣。今佛羅命偕汝往。如汝面后時。能去此矛頭弗御者。則其悅予。較以盃

壽我尤勝。阿迭修斯曰：丈宜恕我。吾弗能去此。致傷吾胄。且我無匠人之具。此矛頭實爲吾事之左徵。此二三日間。吾弗能不御。僧俯首浩歎。惟叉手作辭。禱其大神。雅萌曰：猗夫雅萌。萬彙究竟。悉歸掌握之神。其或滅此憂愁之負荷。而俾是妖夢速踐。臣今復禱爾大神。爾其從輕。加爾手於爾女美理曼格恩翁主之上。禱已偕客俱出。命寺僧以一車竢客。遂往丹尼斯猛納達之庭。車後隨僧衆。各捧息敦人寶器。選以贈王者。息敦船長。則繫諸車之後輻。過大市前。旣而達大庭。二楹之中。佛羅上據金座。右側坐絕世之皇后美理曼。擡勸眼睨僧衆。似事弗關已者。衆至王前。以額叩地。先有有司牽息敦之俘進之。爲王奴。王笑納。又數人至。齎金盃形作獅鹿之首。與蝕鏤之劍。劍葉上嵌金碧。繪畋獵爭戰之圖。北方琥珀之項珮。皆阿迭修斯貢品。爲后帝壽者。又有織錦甚夥。與息敦女紅之繡。后咸收納。媿然而笑。狀甚慵。惟息敦人縛臥階下。見一生經營所得。悉爲俵散。不覺大呻。未幾佛羅命客進謁。阿迭修斯免胄爲禮。儀狀威猛。熊腰廣膊。體不甚修。少年之美已去。而面極溫雅如武士。目光睒睒。

有英氣。婦女見之。莫不傾愛。方入庭。衆注目。貿然自語。意皆驚異。惟美理曼慵眼惺惚。初未之見。無何。漸舉其首。目光射阿迭修斯面上。盈庭侍者。忽見美理曼顏色轉白。狀如死人。以手力扼其座。佛羅見狀。初不審所遇。惟詢以得弗病否。后答曰。否。吾意殆香熱所蒸。故空氣爲變。汝且禮此生客。佛羅乃以莊語呼曰。歡迎汝遊子。顧汝何名。且居何所。祖國何耶。阿迭修斯俛首致對。仍僞應之。謂己名亞力白之噶普利圖。爲亞斐達子。此外見囚於息敦人。以至終占勝著之事。重述如告僧語。遂出其胄。并胄上矛頭視王。美理曼見胄。驀立。狀似欲去。顧復仰跌座上。色轉蒼白。賴耶旁視良久。至此呼曰。后。速救皇后。彼暈矣。隨有侍女一人。進跪后前。以手揉之。少頃已醒。復端坐。以怒目四視曰。孰司香者。鞭此奴脛。吾願留此。不歸予室。言次。女侍色懼引退。

佛羅以息敦人奸詐。命棄之市。其人名古離。跪阿迭修斯足次。涕泣乞命。阿迭修斯憫之。戰事已過。血亦就冷。因曰。乞佛羅恩。幸赦此人。曩舟人欲擲予入海。彼曾救予。



命俾予。今償其負。佛羅曰。今徇汝意。且赦此人。惟報仇而終以慈悲。其事爲愚。萬事未畢之前。諸負悉償矣。因命古離爲美理曼玉工。專司金銀飾物。阿迭修斯則給宅宮中。喜其美壯。將任爲衛士之長。

禮畢。阿迭修斯偕僧俱出。美理曼復舉其目。望影久之。面忽轉頰。作薔薇色。如紅暈之象牙。卽息敦人常染作王家馬飾者。阿迭修斯見皇后忽懼。忽赧。心大疑。意彼雖絕麗。而視之怵然。似此心預告以不吉。因詢老僧。請爲言后意所屬。且曰。婦人見我作懼態者。吾故常見。顧吾雖久客。乃從未一見此狀。彼人誠美。然在是間。君后之邦。有難言者矣。僧聞言不答而笑。阿迭修斯見其狀似窘。且憶命去胄上矛頭之事。問益急。僧意似勸。又愛客不欲重拂客意。而闕事久幽。亦欲一吐。因引阿迭修斯至室中。爲語皇后美理曼之往事。

第六卷 敘美理曼往事

將作大匠雅萌之僧賴耶。初述后事。意滋不願。言甚緩。願未幾卽樂述不倦。如老人

常態。且亦樂分闕事之負荷。問阿迭修斯曰。如汝言。皇后美矣。顧在汝旅中。乃未見尤勝者乎。阿迭修斯曰。彼誠美。惟吾更願其尊榮安樂。且得佳偶也。僧曰。吾所欲言者。卽此。縱以吾命償此事之值。吾亦弗惜。以一老人庸命。易他人順境。未爲弗廉。惟汝知此後。亦當助予。并助后也。彼夫佛羅猛納達。爲聖刺美綏斯皇子。皇卽永生之佛羅。太陽之子。居阿施利者也。阿迭修斯曰。殆謂先皇已升遐者歟。僧曰。彼今與阿施利居。而美理曼實其女。而異母。阿迭修斯詫曰。兄乃妻妹耶。僧曰。然。此吾王家舊制。肇自前皇上古之時。訶勒諸孫者。此吾國舊制。阿迭修斯曰。此主人故制。自生客觀之事。亦頗佳。言時容甚敬。僧曰。此舊習。亦聖制也。顧婦人能造風習。亦時能破之。如美理曼者。在諸婦人中。最爲絕特。卽對死者。尙未肯就範。今則居然聽命矣。然事乃至是。其兄猛納達。卽今之佛羅。未卽位時。爲凱舒王子。有從妹甚多。中以美理曼爲尤美。世皆以月兒名之。且聰慧無畏。又得間受學。爲王家婦女所尠知者。具有此古國所傳祕密智慧。凡其知習。舍上古女皇泰亞外。無人能及。當日有衆師授學。予

即其一。言至此少止。似心有感於不快之事者。少須復曰。彼童時。予已爲其師。故與彼獨稔。彼舍父母外。亦獨愛我。以彼愛故。鮮也。而諸不愛中。又以其兄爲最。彼善言而王子訥。彼無畏而王子怯。自兒時。卽被訕笑。時以口才勝之。卽賽車亦勝。故先皇僅命爲步卒之長。吾國民喜隱。與王子角。勝之滋易。以魯鈍無智。而美理曼則嘲弄之不厭。蓋雖童穉之時。卽恕王子。謂他日若加雙冕爲佛羅。則已必投閒終身。寒餓以死。實素不協也。阿迭修斯曰。此極奇。如諸女中應簡一人爲后。彼乃爲王子所選。僧曰然。其事嶙峋甚奇。王子之父聖刺美綏斯。力主此婚。卽王子初亦弗懼。不亞美理曼。顧父之意旨。卽神意也。

一日爲古格恩象戲。王子又負。此戲本非婦人所爲。而美理曼則於時定其勝著。先是彼命予製新象戲之具。上刻貓首。以亞碩埠堅木爲之。予親爲刻就。每夕教之奔。以予於此戲頗有名也。一日薄暮。王子獵獅於力毘亞之山。顧無所獲。心滋不樂。以杖怒扶獵者而返。至宮次。呼酒大飲。飲深。心益沈悶。方入宮。回私室。頃。以鞭笞其狗。

忽回首見美理曼在大櫺欄間。與予作象戲。坐樹蔭之下。衣紫白之衣。玄髮之上著一金蛇。顏色美麗如天神哈梭。哈梭者。司愛之神。亦如意昔斯。居亞門譚。與古皇弈也。顧以老人言。彼誠美豔。人莫與倫。勝者僅得一人。卽俗所謂客神哈梭者。爾時阿迭修斯又憶引港導者之言。亦弗語。僧又曰。王子見狀。似欲一洩其憤。予見其至。卽起而鞠躬。美理曼則頽然倚象牙之椅。以纖手亂棋局。命女侍哈太色加移局他去。而哈太色加之目。乃潛睨王子不置。猛納達近徐曰。翁主無恙。顧在此何作。隨舉馬箠指貓首棋子曰。此非婦人之戲。累累之子。亦非同男子柔腸。在局中能以愛力撥之使動者。是戲乃需機智。汝胡弗事爾女紅。行得操其勝算。美理曼啞然笑曰。吾亦問王子無恙。顧君言大可笑。汝獵弗獲。誠不如就汝食堂。若在是中。帝或貺汝以佳況。王子就吾空椅而坐曰。此且勿言。惟吾智尙存。當讓汝一寺一僧五弓兵。而仍勝汝。僧言至此。申之曰。此皆象戲中名也。時美理曼意似適。大呼曰。吾願與汝一決。惟弗樂人讓我。今且置賭。試弈三次。吾置額上金環。汝則置汝蛇冠。勝者并得二物。予

聞言亟曰。否否。此孤注太鉅矣。王子應曰。鉅細弗論。惟彼侮我已久。今與吾角。當知智力終不逮男子。而將來之佛羅凱舒王子。未必亞於兒女子也。美理曼。吾今如汝意。美理曼曰。汝今且行。日落時在前室相見。攜錄事來。命記勝負。賴耶爲判者。掌贖物。慎哉。巴虛之金尊。今夜弗得復飲。懼予勝汝也。王子憤然而去。美理曼大笑。予則預知不祥。所賭過重。事亦過奇。欲有所諫。繼思美理曼自喜。未必予聽。遂止。已而日暮。約二時後。王子果偕錄事來。見美理曼已端坐堂中。前置一碁局。王子無言就坐。旋問孰先下子者。美理曼曰。且止。盍先置注。因脫束髮金蛇授予。披髮於背。徐曰。如如。予負者。永弗能再御蛇冠。王子亦自脫其冠曰。予一呼吸頃。汝弗復著此矣。予受雙冠視之。其制微異。美理曼者以一蛇爲飾。王子之冠爲孿蛇。美理曼復曰。嗟夫。王子。吾懼阿施利死亡之大神。會且待汝。以彼喜世上荏人。汝盍入局。先下子矣。王子聞言。似感惡睨而怒。惟無言。先奕甚嫺。美理曼應之。不甚爲意。貿然進攻。狀極輕率。遂負。王子呼曰。佛羅死矣。以手亂局。且嘲曰。何如。吾今勝汝。須知汝僅婦人之戲。知

有攻而弗知守。美理曼曰。未也。尙餘其二。今局已整。吾先矣。此次奕意大異。王子竭全力。僅獲一寺與兩弓兵。未幾美理曼即曰。佛羅死矣。碁局又易。王子不復誇。意似薄怒。予爲整局。錄事則記勝負入冊。是時王子當先。呼曰。吾憑安司大神之靈。行以盛儀酬此次之勝利。美理曼亦曰。吾憑巴虛大神之靈。當日爲頌禱。蓋彼爲女子。故籲女貞之神。然亦爲司復仇之神。則美理曼所獨異也。王子冷笑曰。此事適哉。汝良宜憑貓首爲誓。美理曼答曰。然。甚當。以彼或假予爪牙。王子先矣。王子遂奕。術甚精。相侵甚急。又劇鬪久之。美理曼大喪其子。幾不支。而色忽變。似心中別得玄機者。王子則命酒自飲。美理曼亦倚椅注視碁局。斗出奇計爲伏。王子竟墜伏中。不能出。雖厚誓於安司之神。酬以廟貌。而誓竟弗效。美理曼乃譏之曰。神弗汝聞。以神文人也。王子憤甚。飲益烈。則又曰。愚夫恆於酒中索其機智。然惟哲者始得之耳。汝試視此。佛羅死矣。今我已勝。賴耶予僕。歸我金蛇。否否。并持王子蛇冠來。吾當御此。以此全爲我有。猛納達。予究竟勝汝矣。遂起立。燈光之下。戴雙蛇之冠。嘲王子不已。且命臣

服勝者。出纖手令親以脣。王子眩其美。乃弗怒。惟立而平視。久之呼曰。嗟夫。辟多也。第汝洵美。彼簡汝爲吾后。自非無因。吾終恕吾老父也。美理曼冷然曰。雖然。吾乃終不彼恕。時王子被酒已醉。突曰。汝行爲吾后。吾今當親吻。萬事畢竟強者勝耳。遽起逐。美理曼方欲走避。已爲所攫。提帶牽就。強親其吻。始縱之去。美理曼面色轉白如死。瞥見旁懸匕首。疾掣之。搥王子胸。使當時不急引避者。勢且立死。方擊時。美理曼呼曰。王子。吾今以此報汝吻也。顧刃不中。僅批其臂。方欲再擊。已爲予所掣。不得下。王子負傷。懼且怒曰。汝妖蛇。吾曾告汝。願否弗論。吾終當親汝吻。今乃以此報我耶。美理曼微笑。怒已少洩。予引王子出就醫。爲理其創。既去。予復返。語美理曼曰。翁主奈何爲此。汝亦知爾父已決以汝嬪王子。今奈何傷之至劇如此。美理曼曰。賴耶勿言。吾不彼屬。彼庸夫耳。乃稱佛羅之子。彼爲予兄。願予弗能爲兄妻。天性哀鳴。敵斯舊俗。予曰。不然。此王家舊法。亦爾父意也。卽爾祖明神。亦罔弗爾。意昔斯之與阿施利。安思美斯大帝之與噶美南哈。皆垂爲明訓。子子孫孫。永保守之。吾今語汝。汝宜

自審。吾愛汝不異所生。故爲汝計。汝實無能倖免。須知佛羅之榻。卽佛羅御座之階。汝愛權力。而權力之門在是。一旦主人當去。則汝獨爲此門之主矣。美理曼曰。汝言誠不愧王臣。嗟夫。吾心甯弗鬱鬱。顧吾尙能御之。須知今夕之奕。非出偶然。將來運命。卽寓此楸枰中耳。汝不見彼人之冕。已加吾額耶。其初彼當勝。吾已預覺。事實如斯。故吾雖啣恨。而終委身於彼。至第二局。予當贏矣。此孿蛇之冠。將屬吾有。爲古國格恩雙冠之王。如古后哈媚普。以予強也。強者於理宜勝。予曰然。顧汝當視明神。勿轉汝力爲弱。以汝太任性而動。在婦人心中。七情之過。恆爲愚事之門。恐汝今日怨。明日愛矣。美理曼傲然四顧曰。吾何愛。美理曼非得一人足用吾愛者。不能有所愛。予曰。爾時奈何。美理曼曰。生死以之。有當其道者。禍及其身。賴耶。今別矣。

語已不卽行。忽作他語。爲予二人外所弗能解。亦弗能道者。此蓋巖城古民之彊語。巖城者。吾儕先祖發祥地也。其言曰。我將去。予聞聲股票。以人用是語。則心無善念。可知。美理曼微觸所得金蛇。又曰。我將去之。而諮諸彼。是爲汝所知者。予仆地。抱膝。



呼曰。吾女吾女。幸勿爲此巨責。行念家國。毋擾睡者使覺。毋溫冷者使生。美理曼僅一點首。卽起自去。(原註此種殭語。蓋信有之。其所著書文。率神闕幽渺。不甚可讀。有掘自古埃及者。爲古民之語。今已弗用。在科普多 Copios 之地。有僧得一書。其文曰。世界晦冥。獨有月光。照臨此書之上。又有刺美錫支 Ramessids 時代古書。已不可卒讀。惟有曰。汝語我。謂汝弗能知是語之臧否。是間有垣。無能踰者。汝學者弗能知此。是令我懼。據毗克博士 Dr. Birch 與摩斯披羅 Maspers 氏所引如是。)

僧述竟。色甚慘澹。阿迭修斯曰。彼意云何。賴耶匿面手中。良久始自語曰。孺子。汝亦毋擾睡者使覺。嘻。吾舌已緘。今所告汝。已逾他人。汝勿問。但聽可耳。彼輩復來矣。羅亞巴虛與雅萌諸神。會且禍彼。煞德紅豕之喙。大囓彼等於亞門諦之中。而綏勃克之魚。亦將礪其石齒向彼。噬之至於永久。阿迭修斯曰。賴耶。汝何仇彼等之深也。且來者何人。吾聞其歌聲與步響矣。時果有足音。起於宮牆之外。且行且歌。音甚高抗。歌曰。

惟神示朕。吾主聖尊。聿降厥沴。於彼格恩。撕孽繁華。織屑靡存。神鬼旁皇。踢面無言。

孰召鼃黽。填茲靈殿。孰致塵埃。汙茲冠緣。恨種諸皇。爰淄厥面。已矣已矣。神絕格恩。禍來無間。

賴耶聽歌聲已遠。曰。此卽侮聖之妖巫。與諸奴所謂亞普拉者。彼等道術。殊不亞吾曹。以其渠亦吾國僧侶。故具同等之智力。彼輩素未衍歌如是。願百害叢生。天未明時。當得噩耗。明神其厭若輩。彼當待時以去。如皇后美理曼能任其自去。槁死於山林者。事誠大善。特無如堅持王心。無奈何耳。

### 第七章 皇后見夢

亞普拉行歌漸遠。聲息不復入聽。鼓音歌韻。就滅如死。時復入寂。賴耶乃曰。吾今當語汝以此事之究竟。爾後美理曼在彼父母之前。終暫按其雄心。降意以從。惟必求所以償者。凡事皆與佛羅並。不受抑索。此卽償也。且當布告諸廟暨各市。言后與佛

羅同爲兩界之嗣子。自是婚事乃決。蓋自象戲之夜。其人即大變。見王子不復嘲笑。狀亦柔順。無何大婚之期近。在大潮之月上弦。佛羅翁主。乃嬪於王子。其事轟傳全國。惟美理曼立神廟中時。其手冰冷。如睡於阿施利膝上之人。方乘大輦過丹尼斯大門。傲然四顧。狀極嚴冷。逮聞人民歡呼之聲。呼美理曼者。聲至高抗。而猛納達之名。至沈寂。幾不能聞。始爲一笑。及宴。美理曼披白衣坐筵上。凜然不動。雖王子時睨視之。終不一盼。宴甚久。將闌。有音樂歌者進。美理曼即起告辭。偕侍者入室。予見此狀。心爲之悲。又倦甚。遂返吾居。持工具將作。以吾方受命建明神古帝之宮也。坐未定。即聞叩門聲。門闢。一婦人披重裘而入。去其裘。立予前。則美理曼也。尙襲嫁時之衣。語予曰。賴耶。今勿多責。予尙得少頃自由。欲趁此一視汝工。雖然。此戲言耳。幸勿駁詰。以予喜觀老人額上皺紋。爲高年與智惠之鑿所鐫者。吾自童年。即視汝畫紙爲圖。圖吾國明神死鬼所居之廟貌。賴耶。汝技甚善。以汝所建樹。乃能彫鏤寒石。藻飾宇牆。一如意匠所指示。而我之所建。則惟在心塵中耳。我之遺命。亦即書此塵埃。

之上。我死後當累爲一大墓。壯麗過於人間。而題墓門曰。此繁華末寺之中。建者女。皇。美。理。曼。實焉。攸居。彼言時。旨微而語甚烈。予止之曰。否。汝勿爲是言。今夕非汝婚期乎。胡爲此時。尙來此地。美理曼曰。予來何爲。予今殆復爲孩提矣。賴耶試視。盡埃及婦人。當無有含羞飲恨。如汝所愛美理曼者。卽倚市門之女。猶較我爲優。神志愈高。則零落亦甚。予今自賣於羞恥之中。權力卽其代價。禍哉婦人之運命。乃僅以容色爲尊。禍哉汝所知古昔之顧問。禍哉予也。乃致予胸臆呼吸中之睡者使覺。冷者使溫。而彼乃引我入於巨戾。嗟夫。賴耶。汝曷弗蹴我。且批吾頰。力唾此王家之倡美理曼。乃爲王冠。至自賣其身。噫。吾恨彼。此僞爲王狀之鄙夫。吾終恨之。今試視此。言次。自衣中出白花一叢。擲地上。此花蓋惟吾二人知其用者。彼又曰。今日吾已二次。欲以此花自了。并了結予此日之恥辱。與貪戀之空華。願吾手欲舉終止。則吾有他念。予美理曼當終留人間。必待踐彼墳墓。碎其影象。驅彼之名。出諸埃及諸廟。如彼等之驅哈婚普然。乃已。予言至此忽止。雖素不知泣之人。時亦淚下如雨。未幾又曰。

否。勿觸我。此但憤淚耳。美理曼爲命運之主。非命運爲美理曼主也。今王子待我。我當行。老友曷前親吾額。此頃予尙爲汝所知之美理曼。後此卽將永永不能親我。雖然。今美理曼已爲格恩之后。汝亦當爲國中第一流人。傍予御座之足迹。今行矣。言已披裘。棄花鑪火中。飄然竟逝。予心益戚。以予知美理曼非常婦人。可與爲善。亦能爲大厲也。

次日黃昏。予工作如舊。而門又啟。一婦人入。去其面衣。則又美理曼也。面色青白而莊嚴。余方起立。彼卽止余。余期期言曰。甯王子。汝夫。語未已。卽答曰。賴耶且勿言王子。昨與汝譚。吾心甚倦。吾爲人妻。殆一佳偶。然今且弗論。言已而笑。狀甚奇。余爲退避。彼又曰。今余當誠言矣。昨夜吾夢甚惡。思汝智而積學。因行告汝。其爲我釋之。余在夢中見一男子。愛之至弗能言。吾心幾與相擊。卽吾魂亦屬之彼人。吾蓋居其神光之中。愛之至於永遠。佛羅爲吾夫。顧夢中則不之愛。未幾。忽來一婦人。自海中出。較余尤美。顏色如朝日之照山。亦愛此男子。而男子亦愛之。余二人遂爲愛而爭。以

美敵美。以智鬪智。繼以魔術相拒。二人彼此互勝。初無定著。至末次。余終勝。遂就婚儀。爾時余視懷中人。則赫然惟有一尸。大驚而寤。逮復入睡。見余已易他衣。操他種之語。其人仍立吾前。而此婦人亦在余後。余復轉變。仍爲故我。二人又爭鬪至久。此次余乃負。既覺復睡。則已立異地。非復埃及。又似久遠之前。曾至其處者。居羣墳之中。四周有黑色之鬼面。環而向余。余此時仍著厥物爲帶。墳外巖上。皆泐殭語。來自先祖故地之文。余與婦人。忽復互易。又爭鬪久之。余似小勝。突有火海撲余而醒。逮復睡。夢境益復錯亂。顧今已弗能盡憶。惟爭鬪至不可紀數。至末次而彼終勝。余夢中大呼求護神。俾脫夢境。又欲索光明以燭是事。於是過去之戶忽開。余於是中。似見幻象。在不知幾何年前。余與夢中男子。起自杳冥。以目相視。相愛至弗能言。且誓世世弗能爲別。是時余等皆非世人。已具神性。美豔偉大。異於塵衆。快樂相處。不亞昊蒼。顧在懽娛中。乃聞厥聲。是卽爾所稔知。爲當日吾拒汝諫。進與商榷之物。而吾曹情愛之吻。終致睡者以覺。情愛之火。冷者爲溫。又悔明神。不致崇祀。以吾儕

自知當永住不滅。如彼神身。神乃大怒。攜余等至前訓之。余聞其言。體至爲戰。神曰。汝同命互全之孿子。今以汝曹情愛之吻。致覺彼睡者。情愛之火。溫彼冷者故。以汝曹弗念。賜汝生命愛樂之大神故。其伏汝罪。汝曹今當自二而三。歷久乃復合而二。行當上窮聖天。下極地獄。汝曹雖得不死。顧仍當被死亡之衣。自生及生。仍當居處愛憎。以迄於死。將各憑命數。於曹昧忽略之中。按世界自然之律。而自造其孽障。又以愛故。當入於罪業羞恥之淵。時生時滅。迭相勝負。憑汝一本三因之運命。以待懲罰末日之至。又以數言。則不變之循環。於焉自遇。將有盲瞶之黑幕。下窳汝目。汝曹愚事。乃將顯示。如卷軸之展。逮汝曹憂苦既終。乃復自二而一。

時余二人大懼。擁抱不釋。神又曰。汝一本之孿子。今將命汝所聞之大神。剖判汝曹。今其三人。

言次。余苦痛如裂。氣力皆盡。見夢中婦人榮光儼然。冠金星。傍余二人而立。余儕乃爲三人。而余與男子間。則彼宛轉如傷。是卽爾所稔知之物。男子見此婦人。立而詫

視。女乃飄然笑。張手就之。如已有者。時余雖在夢中。乃知嫉妬臨命之苦痛。戰栗而醒。此卽余之噩夢。今以告汝。盍爲我解之。余曰。此事函義玄崇。余未克解。惟不問汝如何者。余必相助。美理曼曰。吾知汝愛我。惟汝視此事太輕。此固僅爲夢境。顧使世間一日果有是事。吾恐將不出諸慈悲之神。而出諸威厲之煞德。或恐怖之巴盧。彼擲其禍影於吾睡眠鏡景之間。須知大數已定。必難倖免。吾今已爲塵埃野馬。隨佛德之呼吸而升沈。時吹諸古祠之顛。時或爲奴厮所踐踏。有時則墜深淵。逮時至復出。吾故弗愛吾夫。彼名佛羅。然非吾所當愛之一。吾固知弗愛良佳。蓋愛者奴事也。嗟夫。心冷之時。腕力乃壯。吾得爲后。執格恩古地元首佛羅之髯。而左右之。誠爲吾意。以吾生非以待人。惟以治人。今試竅其究竟。賴耶。汝胡弗視聖母意。昔斯座次神光。已遍照廷市。及諸水濱。發爲曙光。以是而月兒之名。亦將泛濫於格恩全境。迨及終局。則意昔斯尙當於未曙之前。一過死人之地。美理曼之聲。亦當一日閉諸塚下。更何有者。



美理曼言已而去。顏色斗然慘白。無新婦之愉容。其盼視尤爲詭異。殆如天吳之面。望荒原沙漠時耳。僧言至此略止。阿迭修斯曰。可異哉。皇后。惟此新婦之史。與噩夢之中。究於余何與者。僧曰。事固有出汝之意外者。吾述此事既竟。爾亦可知此中關係矣。

### 第八章 三靈

按埃及古教謂人類形成。凡四部分。一爲蛻。爲軀殼。二曰怯。爲魄。三曰侍。爲魂。四曰儁。爲曜。曜者。生命之光。自神頂騰蹕而出者也。見哈葛得埃及金塔剖尸記第六章自註。

僧曰。未幾。聖佛羅刺美綴斯上賓。歸諸阿施利。吾以此手親合其襯。入窆室中。坐居以待復活末日之至。美理曼與猛納達登極爲格恩君主。皇后之對佛羅。情極冷酷。雖佛羅事事依違。迄未有效。而二人又止一子。故愛情不久遂漓。且皇后喜勝。其制御佛羅。不異他人。惟吾運則大佳。被以殊寵。爲格恩將作大匠。且命長雅萌僧衆。

一日。美理曼偶設宴宮中。招佛羅飲。哈太色加旁侍。其人爲皇后侍婢之長。亦美婦人。而性傲岸無禮數。久得佛羅恩幸。是日佛羅被酒。公然在席間握其手爲戲。哈太色加飲濁醪亦醉。容漸肆。如其常態。惟后佯作不見。哈太色加忽舉金尊。牛飲盡其半。遣一奴進后。呼曰。舉此祝吾姊健康。此意甚簡明。聞者皆解。蓋顯以佛羅二妻自居。欲與皇后並。美理曼初不欲爭佛羅之愛。惟權位則所必爭。聞言顰蹙。黑瞳中閃然有光。舉盃微近脣次。卽置之。隨舉己盃將答禮。先弄盃於掌中。復僞作自飲狀。輒語之曰。哈太色加婢子。盍亦釀此爲答。以吾思汝不久且大於皇后。言次。宦者已齎金尊至。而此愚人竟誤會后意。向后微點首。纖手一揮。舉盃已飲。剎那間。卽大呼仆桌上而死。時座客皆恐懼失措。嘿不敢聲。美理曼則微笑。視玄髮之首。仆於几間叢花之上。佛羅狂怒而起。大呼宿衛。令執后。后悉揮退之。冷然微語佛羅曰。毋敢觸我。龔侏已盥聖油之皇后。否者汝弗得活。恐運且如彼。猛納達。汝勿忘婚誓。吾爲皇后。甯汝之蕩婦所得戲弄。以殘瀝辱吾齒頰。且字吾爲姊者乎。汝勿爾。卽吾目盲。吾耳

未塞也。今彼已處置甚當。汝別擇賢后可耳。

佛羅懼后已久。遂不語。美理曼則晏坐御椅中。自弄胸前金克第爲戲。視人昇尸出。置諸阿施利之廟。衆客亦告別欲去。以衆情甚懼。未幾卽盡。惟帝后與予尙在。佛羅怒且怖。自語曰。悍婦。吾甚恨當日遇汝之時。乃羨汝美。汝勝我矣。顧戒之。吾終爾主。他日復侵我者。當憑斐犁睡者之靈黜汝。付身刑吏。使褫爾魄。令隨汝所殺者以去。美理曼兀傲答曰。佛羅知之。汝若以一指見及者。汝滅亡矣。汝弗能殺我。惟我能御汝。今亦以同誓作證。吾憑斐犁睡者之靈。汝若一手拒我。或莖逆夫者。立死。吾非易欺。至是者。以吾有密使。汝弗能見。猛納達陛下。汝當知吾諳古后泰亞之道術。今聽之。汝但爲此。他勿更言。汝自向其路。離我弗得相隨。吾后也。則吾仍爲故后。國中事。雖云主之由汝。而吾亦執其柄必平。爾後卽從此別。以爾畏我。我雖不愛他人。亦不汝愛也。佛羅心怦然。懼意復返。應曰。今如汝言。吾惟恨當初辭蒞時耳。吾心欲望之償。今乃如此。爾後吾曹當異寢分食。惟朝議是偕。以二人之終末一也。美理曼。吾

知汝能。汝勿思謂將殺汝。世間舉矛擲天者。恆自中也。賴耶吾僕。汝昔嘗證吾儕婚誓。今亦證此離書。美理曼。汝古格恩之皇后。自是不爲吾妻。珍重別矣。言畢。鬱勃而去。美理曼目送之曰。否。吾不爲猛納達妻。然仍爲龕俤之后。噫。我亦倦矣。賴耶視我。杏運何如者。百事皆備。而愛獨無。吾今視百事亦病。吾昔冀權。今已屬吾。然權究何物。是猶一杖。吾以之撻浩氣。輒隨擊而合。嗟夫。吾度此不情之時光。身外衆生。悉歸頑鈍。吾信爲之疲矣。使有一時之愛。則甯一時而死。將來之事。其或自揭其幕。而示余以時之真相乎。賴耶語我。甯汝膽尙壯。敢爲是事耶。言次。引吾袖。就耳畔作殭語曰。厥婦。吾所殺。汝所見者。余驚曰。唉。皇后何言。余所見者。厥婦。如何。嗚呼。此舉殆甚惡也。美理曼曰。此舉甚善。亦甚當。汝應知彼尸肉之寒。爲時尙早。吾今有術。能乘彼未寒之前。召其精魂。令語神智。以彼當此時。能了徹未來一切。如阿施利也。余呼曰。后勿爾。是侮聖甚矣。吾輩毋得驚擾死者。懼守護之神且怒。美理曼曰。余必爲是。汝怖者勿行。吾將自去。余喜得智慧。故當獨獲之。設竟以此行死者。當爲汝后。美理曼

書曰。以究厥存。乃穫厥實。余曰。否。汝勿獨行。余亦略諳道術。或能爲汝驅除。不若設汝決構厥凶。則余亦永爲汝僕。無敢後耳。美理曼曰。甚善。今夜如國中常例。其尸必致諸宮門之側。阿施利大神廟中。以待灌油者之至。今當乘彼尸體冷逾吾心之前。偕余赴鬼衆主翁之宅。遂入室。裹皂色長袍。同趨阿施利廟。及門次。門者問曰。聖阿施利在上。過者何人。其速語。余曰。將作大匠盥聖油之長老賴耶。及他人來。速啟戶。門者曰。否。戶弗能啟也。是中有人。毋得驚擾。余曰。誰氏。曰。皇后所殺之女侍。余曰。后今遣人視死者。門者爲一僧。見余旁被面翳之人。瞿然而驚。呼曰。賴耶長老。符信何耶。余鞠躬舉御章示之。門乃闢。

余入廟。燃所攜小燭。乘微光度外庭。至聖殿幕外。殿中除死人龕間所焚。無得以火入。余遂熄燭。於是龕火熒熒。遽度幙外照。美理曼至。呼曰。啟戶。余啟之。攜手俱進。見龕上度巨燎。室不甚寬大。以此僅丹尼斯神廟之小者。而燭火之光。已不能照及四壁。破決沈暗。卽覘畫壁神祇。亦朦朧不甚可辨。惟返照龕後阿施利大神之像。明晰。

如畫。神端坐。以希奄黑石爲質。週身裹纏尸之帛。戴上界金冠。持聖節。端作鈎狀。與懲惡之鞭。膝上置白物。狀至嚇人。卽哈太色加裸體之尸。今夕死於皇后之手者。尸首倚神胸次。長髮分披兩肩。拱手當心。以繩繫之。其人雖死。而目光炯然。仍函生氣。直視庭戶。丹尼斯習俗。凡貴人死。必置此一夜。予見之。覺心際沈沈然。微語后曰。汝試視之。一小時前。彼尙蕩婦耳。今賴汝力。乃倏被以尊嚴。超於人間之榮顯。汝竟敢召旣縱之魂。返諸軀殼乎。汝當自思。卽竭汝全力。蓋不易致。且卽使有應。亦虞恐怖之言。吾儕將不勝受也。后曰。不然。吾何懼。吾曾受學。知以何名召僞。翱翔於无妄重庭之闕。復以何術返之。吾何懼。特汝心滋悸者。其離余。使余自作。余曰。否。吾亦受學。理當無去。惟吾意目前之事。殊瀆聖耳。

美理曼不答。舉其手向天。色嗒焉如死者之面。余乃引杖作圈。繞兩人所立地。圍及龕像與膝際之尸。余立其中。作聖咒數四。以辟除是時當集之不祥。美理曼遂出藥末少許。撒龕火中。凡三次。每撒輒有火燄一團。隨之而起。隨起隨滅。術中此著尤要。

以死者必藉火始現。而死者之三靈。卽如乘其一以成形也。當火光融於空中。飛越像頂時。美理曼高呼哈太色加者三。乃曰。吾今以大厲之名召汝。哈太色加。吾召汝於重庭之闕。吾召汝於輪迴之門。吾召汝於死亡之戶。吾以爾我死生之鑠。命汝來自汝所。應吾所問。言既寂無應。未幾而阿施利神莞爾似笑。膝上之尸。張目厲視空際。余耳語曰。凶事之成。易不如是。汝曾受學於恐怖之世界。如汝能之。則使厥詞出諸汝口。不爾當返。美理曼曰。否。吾必誦厥詞。乃起至神像之側。以衣蔽其首。兩手堅握哈太色加之足。余見狀卽踞地。匿面不敢視。以不蔽面且聞厥詞者。人且立死。時美理曼乃誦恐怖之詞。氣息甚微。幾不能動一飛羽。其詞神闕。筆弗能述。惟力則無所不達。能啟亞門諦死者之聽。誦時聲不可聞。而返響所生。如雷霆下擊。乘雨脚風翼。倏忽掠殿而至。屋山爲搖。古寺之基。亦震盪如乘秋風之樹葉。隨有巨聲。嘯曰。其去。去。汝曹生人。其視汝敢召之懼景。余去覆首之衣。立而平視。不覺大怖。見環吾杖迹立者。皆羣死人。如大野之沙。不可計極。以怪目睇吾二人。是時龕火希微欲絕。而

室仍微明。以羣鬼與哈太色加之目相映。故爲生白。鬼面倏忽轉變。無一息之停。其空中面目。經吾曹所視。卽復化沒。轉瞬復生。百變其態。無一同者。時羣鬼山積。自屋脊至地。層層而列。如金字塔之坡。景色慘厲。余曾受學。知當死亡。集余圈外時。亦惟死可以制懼。因嘿誦死人主者阿施利尊天之名。以求救護。方余念此不可思議名時。千萬鬼面。卽俯伏似拜。又如相語。面目變化。愈益神速。余振其氣力曰。美理曼勿懼。惟善自戒備。美理曼曰。否。吾所懼者。惟覺性之幕已穿。吾以一時間。歷視衆鬼。彼永永近吾道路。而其眼光之窺吾祕慮者。亦永永無間。吾故無懼。言次。行近圈緣。呼曰。問汝曹薩噶死者之精靈無恙。吾於是中。亦會當占其一席者也。美理曼進。圈外之鬼。乃恇然而退。相距一步。時衆鬼中。忽出二腕。黝黑而巨。直攬美理曼。手指攫拏。離其胸者不逾一粟。美理曼稍却而笑曰。仇鬼勿爾。汝力未逮。胡能破決此圈。願今當言正事矣。哈太色加聽之。吾今再憑爾我生死之鑠。召汝。汝其必至。嗟汝。昔爲蕩婦而今茲大於皇后之汝。



於是阿施利膝上之尸。忽別分一身。立於吾前。不異蛇之出蛻。狀與哈太色加無辨。舉止風貌支體皆同。惟軀殼仍挺臥神膝之上。以立吾前者。僅其佉也。時佉以哈太色加之聲言曰。汝今召我何爲。以汝手而隕吾軀。吾今已非汝侶。胡爲見擾。美理曼曰。吾需此耳。汝其爲言將來之事。雖衆前毋恇。吾詔汝矣。趣言。佉曰。否。美理曼。我弗能也。吾僅爲佉。墳墓中之居者耳。爲汝所殺哈太色加之尸神。當護視其死。以逮復活。安知將來。汝其自問知者。后曰。汝且旁立勿去。佉如命。后復呼哈太色加。卽聞有拍翅聲。見阿施利像上。立一大鳥而人面。卽哈太色加之貌。此名爲倂。倂言曰。汝今召我何爲。以汝手而隕吾軀。吾今已非汝侶。汝胡爲自下界中曳我來。美理曼曰。吾需此耳。汝其爲言將來之事。吾詔汝矣。趣言。倂曰。否。美理曼。我弗能也。吾僅爲哈太色加之倂。當飛行自死至生。自生入死。以迄復覺。吾安知將來。汝其自問知者。后曰。汝且止。倂亦止。美理曼復呼哈太色加應召。膝上死者之臉大啟。墳墓中居者豎羽翼之使者。目亦益張。旋聞風聲怒號。有火燄之舌至自暗中。飛集哈太色加額上。殿

中無數死鬼。齊注目視之。哈太色加乃言。脣絕不動。而有聲朗然曰。美理曼。汝今召我何爲。以汝手而隕吾軀。吾今已非汝侶。胡爲見擾。招我自无妄重庭之闕。而返諸下界。美理曼曰。汝僞。吾以是故見召。吾倦現世。欲知未來之情狀。而彼睡者之枳舌。告我無語。彼冷者之口亦暗。吾今憑神語。以能啟死人之口者。強汝。汝其告余。惟汝洞達萬象。試示我以何者爲余生之負荷。僞曰。愛爲汝生之負荷。而死又汝愛之負荷。視哉。有人北來。爲汝所愛。當愛之自生度生。迄於萬事皆畢而止。汝試自憶臥佛羅榻上所得之箭夢。記取其隱言。美理曼。汝名已盛傳於人間世。亦已聞諸亞門諦矣。汝運非惡。汝當得彼於血汗悲哀之中。吾言如是。其任余去。美理曼曰。汝言甚善。願汝勿行。吾今再憑生死之鑠。以神語詔汝。其爲言在此世間。余生能得彼人爲吾所當愛者耶。僞曰。美理曼。汝當於罪惡狡猾憂悲之中得彼。又將於羞恥嫉妬苦痛之中失之。以汝雖強且美。然終爲尤強且美者所得。汝將以身滅爲彼人之醜。而心亡爲汝運之穫。願此時者。彼女究當避汝。而彼之足跡。則常趁汝而行。亦復趁彼。以

彼固汝屬二人之有也。逮及一日。汝亦必償彼女。以術償術。以惡償惡。余言如此。任吾行矣。美理曼曰。否。儁。汝毋卽行。試示我以余仇之面。并及余愛。儁曰。汝敢三詢我。汝良勇哉。顧吾亦當三答。此別而後。吾將遇汝於吾所從來之地。重庭之闕前矣。今試觀汝所殺哈太色加之面。余輩仰視。見面果漸變。其傍之佞與展翼立阿施利頂之倅。兩形亦變爲美婦人。至於不可言傳。如女郎之春睡。又視之。則哈太色加頭上忽垂一影。如視其睡狀。面爲臉甲所蔽。不可見。惟見冠金製雙角之兜鍪。而兜上赫然著一青銅之破矛頭也。其人擐北人亞圭渥之甲。髮垂雙肩。美如水僊花萼。時儁以哈太色加之聲言曰。其認汝仇。并識爾愛。珍重別矣。言已。聲寂。諸光悉褪。火燄之香。瞥然上沖而去。萬億鬼目。各駭然相顧。互語不已。美理曼癡立良久不語。旣而寤。急摩之曰。汝倅汝佞。去矣去矣。人面巨鳥聞言。展翅自去。女形之佞。則行近尸次。倅與復合。地上鬼衆。悉瞪目疾視。漸化而滅。美理曼與余。乃復羸面。誦神語。此時語甚高。而返響起於層際。乃呦呦如耳語。未幾殿復動搖。如遇風雨。余儕去羣。則龕火復

明。在空虛沈寂中。惟哈太色加之尸。仍臥阿施利膝上。陰森逼人。美理曼力握余臂。頽然語曰。今事已了。我甚懼現在之所經。與夫將來所當屆。賴耶。汝巴美斯子。其導余返。余弗能矣。吾遂引之歸宮。而心甚不甯。如負重荷。孺子審此。此皇后所以驚心於北來攘甲之人。於雙角金胄間。著已折矛頭者也。

## 第二篇

### 第一章 亞普拉之男巫

遊子囑普利圖。聽將作大匠雅萌上座巴美斯子長老賴耶陳述已。乃曰。是殆均有神意也。言已復默。少選。舉目視老人曰。賴耶。汝所言事。乃極奇妙。吾浪遊海上。又流寓異地至久。得飽覽各國人情。且聞神人之語。怪夢靈迹。雜沓而遇。又曾身下冥界。殆卽此間所謂亞門諦者。一觀死人部落。顧未聞異事如是。賴耶。汝甯不憶吾初至面汝后時。卽覺盼我甚異。似曾相識。今如汝言。則后蓋嘗遇我於夢境與幻象中耳。然試告我。后幻中所見垂立色卷髮。被亞圭澥金鎧。冠金兜鍪而上著一破矛頭者。

究何人耶。賴耶曰。面吾空者即是。抑不知吾目所見。或神人也。阿迭修斯笑曰。吾非神人。惟曩日阜弓鳴噉。利鏃飛揚時。息敦人亦曾以神見況。賴耶汝績學之士。盍爲我釋其隱。時老僧低眉祝地。旋復仰矚。默禱智慧之神。妥司禱已。乃曰。人也。汝自海上。爲皇后美理曼齋愛之末運而來。而已則自齋其死運。吾所知止此。他則弗能。吾今籲汝。汝北方金甲之遊子。汝面函美。誠爲人中最偉大甜蜜之人。而汝舌亦巧。速返速返。其返汝從來之海。與舊遊之鄉。阿迭修斯曰。不然。人之避其滅亡。曷不如是。吾將死。且必死矣。顧須知我今此之來。實非覓美理曼之愛。僧曰。良然。第汝或當遇之。以天下往往求愛者多失。弗求反得也。阿迭修斯曰。吾來爲覓他愛。吾將以終老爲度。僧曰。若然。吾將禱天帝助汝。得汝所歡。則格恩或弗淪於苦境。顧在埃及。實無美逾吾后者。汝當速求諸遠耳。今余將去。給事聖雅萌之廟。以余爲是中上座。惟佛羅命余。須先偕汝入宮赴醮。今行矣。

賴耶引阿迭修斯出私邸。至辟多廟旁佛羅宮衙。自側門入。先至一室。爲佛羅賜阿

迭修斯者。室中徧畫獸首神像。燿燦奪目。又有象椅數座。臥椅亦用檀楠。鏤銀爲飾。與渡金臥榻一。未幾。阿迭修斯入浴。有黑瞳少女爲之盥洗。又灌以香油。冠以荷花之冠。浴頃。侍者勸客勿復擐金甲。與此巨弓矢箠。可並旁置。顧阿迭修斯不應。以方度弓時。弓又微鳴兆戰。遂甲而出。賴耶引之至一堂中。即別去。約酒闌時復來。阿迭修斯獨俟少選。驟聞角鳴。鼓聲累累不絕。廣幔忽揭。美理曼與佛羅猛納達已出。皆以荷花薔薇爲冠。後隨朝人宮婢數輩。后嚴妝。曳御服。雪色之臂。外羃繡錦。肩上披紫袍。頸御金環。兩腕束金跳脫。鏤製甚良。其容莊嚴華美。額際皎然而白。目光幽豔而視甚傲。似有夢意。宿於暎影之下者。後爲佛羅。驅幹殊偉。而重額塊然。狀亦鬱鬱。以彼日虞禍至。故憂怖日長。美理曼入室迅視。旋言曰。遊子善哉。汝戰裝而來。足榮吾宴。阿迭修斯曰。吾方度弓。陡作戰響。故雖赴后宴。不敢解甲。后曰。噶普利圖。汝弓乃爾先知耶。吾昔在樂人彈詞中。曾聞是說。彼蓋挾列賴自北海來。唱阿迭修斯巨弓之曲。佛羅曰。且勿論樂人。惟汝今以甲至者亦佳。汝弓一歌。吾心爲動。懼戰且近。

也。后曰：縱戰且近。遊子且從我行耳。阿迭修斯遂尾帝后行。久之抵一華堂。多刻古代戰鬪宴會之像。壁畫之上。圖刺美綏斯緬猛獨驅契多萬衆故事。及村人獵禽於叢薄中。偕一大貓爲田犬。阿迭修斯自島居時與海若宴後。久不見如是景矣。堂之後半。隆起如堵狀。上坐佛羅。其側爲后。阿迭修斯則傍后而坐。擐巴黎斯遺甲。阜弓穹然。倚象椅立。盛宴遂始。人人皆飲啖自得。后亦不言。惟時時於重瞼之下。以倦眼睨視生客。

轟飲方樂。忽室端之門大啟。宿衛皆怖。退縮而蹶。見二人立闕外。面色黃褐而枯槁。又羸瘠。似久於野遊而病者。鼻曲如鷹喙。目睛黃色如獅。腰纏獸皮。綴革紐爲扣。舉其袒腕。搖杉木之卜筮。狀甚凶猛。二人均已老髦。其一白髮。一髡如埃及之僧。方舉杖時。衛士皆戰栗如被撻之犬。坐客均匿面不敢正視。不動者獨后與阿迭修斯耳。佛羅亦震恐。第怒吼曰。嗟夫阿施利亞。普拉日者竟復至此。孰縱之入戶者。死亡待汝矣。於是髡者作大聲呼佛羅三。乃曰。佛羅。今聽耶和華言。汝能任吾族自去乎。佛

羅曰。余弗任其去。髡者又呼佛羅三。曰佛羅。今聽耶和華言。汝弗任之去者。舉汝格恩。王孫隸阜之嬰媿。與夫驢畜牛牲之獸子。將均爲耶和華所掙。汝今能任吾族自去乎。佛羅未答。席間之客。咸大呼曰。佛羅可任其去。以亞普拉故。致大禍降於格恩。今可任其去。佛羅心漸搖。方欲縱之。美理曼遽遮其言曰。汝勿任奴輩去。降殃國中者。非自諸奴。亦非奴輩之神。此寄居丹尼斯城之哈梭。妄神爲咎耳。汝素雖異懦。第今可勿懼。但逐哈梭。而留奴勿縱。吾有數城宜築。是諸奴者。當承斯役。佛羅遂叱曰。忤奴。吾詔汝。以明日始。爾民當任重荷。倍於曩日。而彼輩之背。亦將承笞痕。涅之至赤。吾弗任其去。二人聞言大噉。舉杖上指。倏然而逝。無敢以手犯之者。惟坐而嘖嘖。喃喃不已。阿迭修斯頗怪佛羅。胡以不使宿衛。刺此妄人。致敗佳會。美理曼見其目光耿耿。知有所疑。隨語之曰。噶普利圖。汝當知吾國近有巨殃。蚤蠅鼃鼠爲害。晝晦沈沈。而清水一旦變爲血色。凡是諸障。佛羅意均出自幻士妖僧爲奴輩長。此奴蓋在吾國任浚築城隍之役者。惟余深悉其蘊。知是爲愛之神女哈梭所降罰。以彼妄



婦人自銜於丹尼斯市。遂見崇拜。致奪哈梭之座。阿迭修斯曰。彼哈梭既以下民易祀而降怒。願胡以尙容。妄人寄居此城弗去。后曰否。彼乃受容許耶。是事當問佛羅。吾意殆以美逾常人而然。見者大都云爾。惟余則不之見。僅彼男子自往跪拜。或遙遙奔赴之耳。須知以一國之后。乃謁客民於几下。其事良爲希有。即使彼誠婦人。非下界之魅。而其來何從。亦不可知。殆與汝噶普利圖等也。惟汝尙欲少詳者。宜進詢佛羅。如妄神所在。守者誰氏。以至闕次拒鬪之狀。當無弗知。阿迭修斯乃轉向佛羅曰。佛羅能使余聞其細乎。佛羅昂首。狀極疑竇。未幾曰。遊子。吾將語汝。以汝老於遊。多歷異地。且面明神無數。與聞此事。或能爲助。當吾父聖刺美綏斯緬猛御極之時。一日。哈梭聖廟守者自夢中醒。斗見廟輿立一婦人。衣亞圭澣之衣。蓋爲美之自相。願彼等視之。乃不能言其何似。一人見之。鬻然。在他人目中則豔。人各一相。無有同時。女視衆微笑。曼聲而歌。愛念入於人心。各各擬爲自意。惟一之心上人也。惟欲就擁之者。輒相距不可卒近。若或沮之。逮二次強進。卽仆地死。久之衆皆自制其心。不

復生念。惟崇爲地上之哈梭。供以酒食。媵以頌禱。如是者三年。年終。聖廟守者偶覘哈梭。則已杳矣。百物不存。但有記念印於人心。而人有論者。謂此記念。雖較之宇宙萬彙。蓋尤貴而可寶也。

又二十年。吾嗣父位登極爲雙冠之王。一日忽有使者奔呼於道曰。哈梭返格恩矣。哈梭返格恩矣。而人之無能近其美者如故也。余聞信。便往視狀。見廟外人已大集。哈梭方立塔簷。任人瞻仰。容色變換。有如曙光。又唱豔歌。聲聲入聽。各人聞之。恍如所歡之聲。或生而離。或死而別者。方哈梭似變化其顏色時。人人胸中。咸似有一巨塚起伏。如是者數月。曼歌不已。每月之一日。許人進鬪。勝哈梭而有之。顧及門輒退。設再前者。卽有劍聲作於空際。仆地死。而無夷傷。此蓋誠也。吾亦曾前進。終受冥拒而退。顧衆中亦惟吾聆其妙音。覩其華色。而不復進。然吾亦以是得弗死。美理曼曰。在衆生中。亦惟汝一人自愛其生。乃逾世界欲也。汝亦嘗爲此妖巫所蠱。顧汝命乃重於彼美。遂弗復前擁之矣。噶普利圖。汝今當知是地憂患之由。正以國

人愛戀彼巫。至發爲狂。嚙彼以異面接人。幻歌盡衆。當立塔籬時。汝行見下民昏妄。爲狂氣所中。輒披髮泣禱。衝決廟庭。至於戶外。爲護神所沮。速再接再厲。即被冥劍而死。余今語汝。以是妖故。是地禍哉。凡百禍害。悉由彼故。降於格恩。決非吾諸奴狂覘能作之崇。使有一人能決其禁衛。入與之面而殺之。災沴自息。將轉爲格恩。日食之粟矣。或者汝遊子卽其人乎。言次。注視甚奇。徐曰。第此僅爲吾之謫權。設汝往與鬪。恐亦被蠱。吾儕會且失此巨人。阿迭修斯應曰。后言當。顧用吾力。且益以神助者。事或得濟。然吾意設非神人。則處以情辭愛胸。已足柔之。似較鑿以青鋒。爲尤當也。后頰然薄慍。顰蹙曰。汝在余前作爾許語。殊不當。使果能爾。巫必無幸。行且進之。阿施利。爲新婦耳。阿迭修斯見美理曼似妬哈梭之美。且嫉其柔情廣譽。遂不復語。

第二章 凶夜

夜宴就闌。而歷時甚緩。以人人悉含懼意。男女皆默。有時而飲。亦如添滴油於垂死之火。雖生機復熾。作以狂笑。而終如柴荆著火偶爆。經時卽歇。阿迭修斯飲絕少。但

靜坐以觀何者將至。后則凝視其所愛之人。爲大衆廣座中。僅此一人足少爲歡者。忽焉座後之門陡闢。滿堂皆震。客栗然疾顧。疑有惡耗。然進者非他。蓋埃及筵間勸酒人也。捧一死人之像。刻木如莽密。竟前呼曰。王飲酒。且行樂耳。人生幾何。行且類彼。飲酒。且行樂耳。遂舉像至佛羅猛納達前。佛羅方頽坐不語。斗見挺然包裹之像。疊兩手面貼金箔。驚絕。怒且笑。對阿施利信識頂禮後。厲聲叱曰。吾儕今宵殊無需汝。死亡已逼。何待汝無言之說法。死哉。死亡逼矣。言已。倒臥御椅上。金杯隨落。自嚼其髻。美理曼進以低聲作朗語曰。汝亦人乎。若然。胡尙惡終局之至。甯吾輩聞死亡之名。始於今夕乎。汝盍念彼猛加羅大帝。念彼建築義爾金塔之先王。惟彼公明溫直。敬畏尊天。天帝乃錫以死。在六載之中。爲之大賚。彼豈嘗嘖歎戰仆。如汝今日之狀。至爲奴言所嚇者乎。非也。彼蓋智勝天人。自夜造晝。且二倍其年。以酒讌情愛。從事於叵耳希樹燈光之林。諸賓其來。吾曹且謀樂方。縱爲時已迫。亦姑壯其氣。且飲酒耳。佛羅曰。汝言良然。且飲毋念。彼賜人以死之神。亦賜酒也。因睜目怒視。似索室

中何物足爲排遣者。突言曰。遊子。汝乃弗飲。吾曾於釀酒之時。覩汝。汝朔方漢子。於意云何。甯汝曹瘠地之陽光。乃無喝力。足以醞育葡萄耶。汝狀殊寒。似素飲水者。汝胡以自寒其生。至是。今來前。試以格恩紅酒祝我。取巴虛之杯來。言次。又顧侍者曰。取王者所飲巴虛之杯來。膳人長乃去。自御庫中齎大金尊至。形作獅首。可容酒十二量。是爲古器。以巴虛而神。昔露丹奴贈安思美斯物也。佛羅呼曰。湛以醇酒。汝北方遊子。乃見杯而失色乎。吾今壽汝。汝亦壽我。阿迭修斯曰。否。吾曩曾依思摩盧之酒。亦曾與一目食人之獐野居。停主人共飲。此時以聞王言而怒。故瞽然失其智慧。惟后聞答獨慙。佛羅曰。今以巴虛之杯壽我。阿迭修斯曰。王幸恕我。酒之爲物。能使智者愚。強者羸。吾意今夕者。正須吾儕智力時也。佛羅暗曰。懦夫。與我蓋。吾爲汝飲。壯遊子膽。遂舉金尊立飲之。飲已復坐。身搖搖然。垂首至於胸次。阿迭修斯怒。馳然呼曰。與居停爭。其事雖惡。顧亦不可拒王之請。今亦與我蓋。遂受金尊。舉之甚高。酌少許於地。以酬其神。而時已恚極。頗失常度。朗語曰。吾舉此。爲客神哈梭飲也。言

已飲盡。置杯於几。此時美理曼方以怒目潛視。而輕銳之聲。亦陡作於座旁。是爲巨弓之歌。又有激弦之音。如矢之前趨。阿迭修斯聞此。目光如炬。知利矢健飛。集人胸次時近矣。佛羅遽醒聽之。后亦聞其聲。顧阿迭修斯。又視其弓曰。樂人之言不妄哉。是弓非他。蓋墮城人阿迭修斯物耳。噶普利圖聽之。汝巨弓乃復浩唱。顧其因安在。阿迭修斯曰。此以羣鳥已萃戰橋。鳴駭行當飛翔空際。而鬼魂亦將就於沈滅而然。吾今告后。其速集禁衛。仇迫矣。佛羅沈醉。已爲恐怖消滅都盡。卽命侍側衛士往召其侶。未幾已集。堂中寂然無聲。客亦不語。景象悽絕如死。殆猶雷雨前之空氣然。座人心中皆悶絕。獨阿迭修斯雖不審仇來何方。而自默計其戰狀。美理曼亦仍兀坐。視堂中諸景。時益入寂。愬意亦益深。忽聞有大聲掠堂而過。如鼓巨翻。宮衛宏礎。至爲之搖。衆愕顧。似屋脊忽已四散。仰見空中有恐怖之影。一瞥遽逝。羣星灼灼。自影中外耀。旣而屋復合。四筵愈靜。衆相視以目。面色轉白。獨阿迭修斯尙弗爲搖。少焉滿堂忽動。客陸續起立。旋復大呼顛仆而死。或橫几側。或伏地上。阿迭修斯立握其

弓指數之。則座上二十一人。已俄頃盡矣。餘衆木然罔知所措。以爲怖念所中。幾不辨死者爲己。抑鄰座之客。惟美理曼以冷眼微睨。似無所怯。以彼不畏神人。更不知怖生死也。

方數死人時。復微聞有聲喃喃作於宮外。旣而漸厲。如千萬人之足音。門隨闢。一婦人倉皇入。僅蔽衲衣。抱裸體嬰兒。進嚀曰。佛羅泊汝后。其視汝子。視汝雛嬰。傷哉佛羅。傷哉吾后。殤者汝子也。吾方撫之入睡。乃忽殞吾懷抱中。因置死兒几上。與荷冠金盞紅酒之罍相次。佛羅奮起大噉。自褫其衣。美理曼亦起。然不哭。攬兒尸樓之。目光炯然。似愬且怒。徐曰。今試視此惡婦妄哈梭。降於吾儕之禍爲何若。言出。座客多躍起。呼曰。是決不由吾屬崇祀之聖哈梭。惟彼黝黑亞普拉之妖神。實降斯禍。而所留遺孽。后乃尙執不容去。是諸障害。殊不異汝與佛羅聖頂所發生。言次。宮外呼叱益獍惡。發爲啤聲。宮牆皆震。凡三數次。是聲爲埃及素所未聞者。雖阿迭修斯亦驚怖變色。默自禱神。乞提阿尼之女亞孚羅大諦爲助。忽而門又大啟。衛士湧入。皆異

地壯士。顧今則面色已轉青白。瞪目甚怪。口張顎垂。阿迭修斯聞衛士甲聲珊珊。力已來復。以彼雖畏明神與其報復。而凡夫之劍。則非所懼。是時弓唱數四。卽拈之。曲巨膝試彎。彈弦有聲。呼曰。佛羅醒。仇至矣。室中累累者。衛士其盡在此耶。其長答曰。宮中生餘之士。已盡於是。餘者爲怒神所掎。已挺然僵矣。言未已。有人狂奔來。不顧生人。亦不見死者。蓋卽雅萌上座賴耶其人也。顧盼異常。似含大懼。猝呼曰。佛羅佛羅。爾民之倒斃通衢者。旣以千計。室中亦咸滿死人。辟多與雅萌寺僧。亦多仆地而絕。后聞報呼曰。老人。汝言止此乎。僧曰。未也。城中士卒。目覩死殤。因佈而狂。至殺其長。吾今從雅萌僧衆中來者。亦倖免耳。以彼等執言謂諸禍之來。悉貽於佛羅弗。縱亞普拉使去。今已烏合。將弑佛羅。行且及汝。其衆不下數千。且均操兵器。佛羅聽已。頽坐而呻。后乃語阿迭修斯曰。噶普利圖。前者汝弓唱戰。今戰果在宮門矣。阿迭修斯曰。人雖無眚。不可弗懼明神。若突戰進攻。與憤爭決鬪。殊少所懼。噫。汝曹衛士。其近而環予。死期已屆。出於神意。勿頽然色如死灰。胡懼人間劍刃爲者。呼時狀極威



猛。抽其矢一一列案上。衛士見之。氣少壯。因作兩行。環王坐而立。凡五十一人。亦各理其弓。出矢於箠。

少選。有男婦譁聲起於戶外。座中生餘王家華胄與諸賓客。聞聲均起。竄匿衛士之後。隨有人攻門。砉然而落。衆擁入。皆操兵刃。圍立堂前。中有兵士叛營而至者。亦有爲死人灌油者。今夜事本甚煩。顧離而弗作。雖受鬼譴而死。亦弗辟易。亦有鍛冶師長。日親鑪火。面目黝黑。有錄事。伏案久。曲其背穹然。有染人手作紫色。有漁師。方自淵至。又有織人。媿其身。與寺門之癩者。彼等皆貪戀生趣。以佛羅弗任奴去。致降災疹。乃由怖入狂。後隨婦人。臂間咸挽殤兒。捶毀宮中金碧。撕裂壁上懸飾。又以空杯擲戰栗座隅之命婦。大嗥欲噉。索佛羅血。競曰。佛羅安在。爾示我以佛羅與后美理曼所在。會當殺之。吾屬嬰媿咸死。堆累如丘。猶息訶聖水。涅血時之魚矣。死亡之由。肇自妖覲。乃佛羅與后獨堅持其意。必令亞普拉長在格恩。是何爲者。言次。衆見佛羅猛納達已畢。瑟匿兩重衛士之後。惟美理曼不懼。於譁謫中。默然卓立。爾時忽自

衛士中出。胸前仍擁死兒。立衆前。目光四射。灼灼明於額上。蛇冠之色。叱曰。汝曹退。汝曹退。致凶死者非余。亦非佛羅。以吾儕固亦分享其死禍。因舉其兒曰。此禍實由哈梭。爲汝曹崇祀之妄神。能易面變色。轉弄爾心。溺於狂戀。以此巫故。致汝曹陷於巨戾。百凡禍本。悉根於巫。汝曹第往分析其廟。支解其體。則仇復而國安。卽自脫於禍患。衆立而聽之。喃喃自語者少頃。如將躍之獅。立而作勢。未幾復前突。呼曰。進進。礫之礫之。又合噪曰。吾屬愛哈梭而恨汝。以汝實降禍於吾儕。今汝弗得活。萬衆悉鳴且僂。競以足墊及瓦石投衛士。中有一人引弓注美理曼之胸而射。矢疾前幾著。美理曼見箭芒閃然。急謀所制。是法非常人所能行。且亦將不免其死。而后則急舉其兒。如戰士之持盾。衆矢悉貫其上。尸肉爲披。鏃幾及於后胸。美理曼乃棄死兒於地。阿迭修斯見狀頗駭。以生平未見此象。因大叫作亞佉亞戰聲。一躍登其前几。躍時。金甲鏘然而震。登後四顧。出矢箚弦。彎弓至於耳際。此弓蓋無他人能滿彎如是者。弓弛。弦聲噉如春燕。利矢前掠。空氣爲鳴。及堂盡端。砉然直中持弓射皇后者。心

貫堅甲。箭羽穿人而過。色作殷紅。復前中敵後一人。亦殞。同仆於地。衆大驚。而弦又鳴。矢繼至。當者立死。徹盾釘於胸。衆暴怒益進。堂中爲箭影所遮。盡黑。衛士見阿迭修斯射。心爲之壯。亦健鬪。而衆不少却。惟見阿迭修斯甲光燦然。矗立不動。是時忽有黑煙發於堂中。懸物爲牖風所吹。左右而動。金人手中之鏡。受擊悉墜。桌上桷間。悉滿插利矢。時有一矛擲中巴虛之杯。杯破。顧此昏黑煙塵戰聲矢雨之中。阜弓鳴弦。仍續續不絕。著人之際。長骸呼咈有聲。而亂衆之矢。則中甲悉墜。僅如微霰之擊。寺瓦。或輕雪降於野藥角上耳。衆進且詈。顧旋落如雪。或一躍復跌於案上。阿迭修斯久射。視矢且就盡。因思事已大危。以堂後戶外與婦人坐次。又有衆持兵自側進攻。然阿迭修斯已老於戰。世殊無其敵手。時衛士長已中矛死。已卽代之。召餘衆立坐前。作大環。處佛羅眷屬與諸女賓於中。又拾死人遺劍一。擲佛羅前。令自衛。軀命與王者之位。而佛羅以殤子且中酒故。覩此凶事。神已外越。但持劍而顛。美理曼遂奪之。仗而立。以自衛。蓋彼殊不欲如諸婦人踞地不起。惟卓立阿迭修斯之後。亦不

顧飛矛流矢之來。佛羅亦立。以兩手抱其面。時衆又進射。且攀坐前壇。坵欲上。阿迭修斯蒙盾拔劍待之。掙擊甚凶。人無得免。衆人目中如見三刃齊舉。銀鞞之劍深下。此蓋昔日斐愛基人歐黎耶路之贈也。衛士亦助之擊刺。冀自存其命。亂衆乃返。如潮之下。留死者而去。未幾復前。顧復被擊而退。時衛士已夷傷過半。力亦就盡。阿迭修斯心漸怖。然尙時作趣語以振起之。美理曼亦助以奮勇。謂命當死者宜善死。如男子。無何戰浪益惡。衝決凶猛。勢甚險惡。矛矢之鐵籬垂決。阿迭修斯乃以一身孤立於美理曼與劍刃之間。是劍卽枯渴欲飲。后血併及佛羅者。其勇猛之狀。殊爲格。應所未有。方危時。堂外猝作大聲。銳利出於戰鬪。劍響與大衆呻吟之上。聲呼佛羅者三。曰佛羅。汝今能任吾族自去乎。衆聞言皆止。衛士亦下其盾。惡戰已了。惟相癡視。見堂端有亞普拉二古僧。各持杉杖。自死者與臥人之間來。衆大呼曰。此妖巫。此亞普拉妖巫也。相率恇然而動。無意於戰。僧行漸近。如不經意。惟前行踐地下。血酒與殘几斷臂而過。直至佛羅前。又呼佛羅者三。曰佛羅。死者汝格恩之乳子。皆斃於

耶和華之手矣。汝今能任吾族自去乎。佛羅舉首亦呼曰。汝去。及汝所有悉去。汝曹速行。使格恩弗再見汝面。衆民聞言。生意復返。城內衆生。與死於刃劍。死於疫癘諸死者。一時入寂。時既入寂。又復入寐。遂復入忘。忘者誠天帝賜人最勝之物也。

### 第三章 青銅浴室

惡夜既逝。朝陽復出。賴耶齋佛羅之命。與曙光俱來。抵阿迭修斯室不遇。宦者言朝起便行。就息敦船長古離。即今后玉工也。古離與王家諸奴同居宮中。賴耶遂亦就之。逮至聞鎚聲似擊金石。阿迭修斯正在小庭。立宮牆日影之下。已不攬甲。袒其臂。著格恩工人小衣。俯視冶鑪。鑪中然火。青煙裊裊。化於晨光而沒。手持小鎚。側置鐵砧。上有金甲肩葉一片。餘甲則堆置鑪旁。息敦人古離旁立。執彫鏤之器。賴耶呼阿迭修斯僞名曰。老夫問訊。曠普利圖朝來無恙。顧汝置砧鑪何爲耶。阿迭修斯笑曰。吾方自補其甲。夜來堂前之戰。吾器之傷。非止一處。因指其盾。則上有深痕。橫切白牛之像。白牛者。巴黎斯盾識也。阿迭修斯又目古離曰。息敦人。速熾之。古離躡地。鼓

二皮鞞扇火。至於白熱。阿迭修斯取甲疊其破處。擊以鎚。接處旋固而光緻。時輒與賴耶閒談。賴耶倚杉杖立。杖甚長。頂飾青石。作頻婆果形。曰。汝從亞列白來。吾意必爲王子。今乃爲此。良奇。吾國尊者。從未自用其力。阿迭修斯曰。國不同則事自異。如吾國無妻妹之俗。如爾王家。然吾猶記昔日浪遊過風帝之島。亦曾見如是之新婦也。言時。忽憶在亞利亞島時。王者雅魯斯曾授一囊。中貯噫氣。因復言曰。吾手無弗能作。春則耕於綠野。或驅牛羣。或在墻壤以犁治畦。或造舟築室。亦能作金工生活。冶金鐵青銅之屬。皆能兼之。賴耶曰。或事戰鬪。余日擊其實矣。遊子聽之。今佛羅猛納達與后美理曼有旨命汝。言次。出貝葉一卷。以金線束之。舉之至額。仰首似禱。阿迭修斯方鎚擊胄上矛頭。問曰。是困然之卷。云以遺我者何耶。賴耶乃去束展卷。致其掌中。阿迭修斯驚曰。噫。是中爲何。此蓋圖繪。乃極纖巧。紅色之蜥蜴。坐立人物之小像。有斧有蛇有鳥有介。遂以書返賴耶曰。長老。此標識究何爲者。僧曰。是佛羅命中書長所作。用詔汝者。詔進汝爲巴虛禁軍之長。統王家宿衛。以昨宵舊長已殞。故

佛羅以高爵相屬。設汝肯臣之者。且許汝第宅。并有食采。南方一城。供汝酒漿。北方一城。供汝米粟。阿迭修斯赧然曰。吾雖幾鬻爲奴。願弗能臣事他人。佛羅厚我。殊爲非分。老人殷勤詢曰。汝將去格恩耶。阿迭修斯曰。吾願索吾所求之人。無論何屈。或在此處。或須他行。僧曰。則吾將何以報王。阿迭修斯曰。時光能生智慧。設汝能爲導者。余將一遊城市。吾前經多城。宏大皆不逮此。吾儕行時。當籌所對。時方修其胄。以繕甲已竟。乃拔胄上青銅矛頭。衡之以指。又試其鋒曰。是一良刃。若弗經鎚擊者更佳。遂顧古離曰。息敦人。此事當了矣。汝物之屬我者二。一汝命一矛頭也。前者已歸汝命。矛頭則借爲我用。今盍亦取之返。遂擲矛頭付玉工。息敦人答曰。貴人。余謝汝惠。卽拾插腰鞬間。而牙際作微聲曰。仇者之賜。禍之遺也。

阿迭修斯披甲。復冠兜鍪。語賴耶曰。老友。今可出示以汝國城景矣。賴耶見息敦人微笑。凶狡有戰狀。如海中沙曇那然。顧亦不言。惟召衛士一人來。已則偕客出宮門而去。塗中情狀。入阿迭修斯目中。至爲奇異。凡自朱門巨戶。以迄蓬華之家。無不有

婦人哀泣。如唱輓歌。而陋巷之中。乃有矮屋無數。門楣上悉畫血痕三條爲標識。伺屋中聲息甚歡。如方宴樂。是間殆有兩族。一笑一哭也。出入塗血屋中者甚衆。婦人多徒手去。及歸。輒滿持金寶銀環及杯盞紫錦之屬。其人色皆黝黑。目灼灼甚利。狀如肉攢。往來道上。歡呼甚囂。維格恩男女悲鳴聲中。無敢以一手見加。亦無有訶之者。衆中突出一人。頎然攬賴耶杖。冷笑曰。老丈。盍假我杖。假汝寶杖。便我旅行。無他。吾暫借耳。他日耶枯勃自野重來。會當還汝。阿迭修斯返顧。其人見之却退。微哂自去。曰。昨宵筵間。吾曾見汝。并聞汝巨弓之鳴。汝非格恩土著也。惟彼輩誠溫柔長者。耶枯勃得見。爲惠多矣。阿迭修斯轉詢賴耶曰。老人。今汝曹怪境。究何所遭。吾平生見聞中。此殆最奇者矣。胡以無敢舉手敵賊。以自衛其貨。僧大呻曰。格恩遭凶。亞普拉恨種。於遞入荒野之前。劫掠格恩居者。言頃。忽見一貴婦人號泣而來。以其夫已死。而其子其弟。亦咸殤於疫。彼系出王家。嚴妝金玉。頸著金鑲子。方趣辟多祠禮拜。有奴執扇隨侍。二亞普拉婦人見之。趨呼曰。假我金飾。乃競前默卸其金製頸飾與



跳脫鑲子等。堆其足次。二人分取已。各嘲笑之。呼曰。汝王家貴女。顧今也。汝良人與子弟安在。今也。汝始償吾曹工值。與吾曹手製無囊之磚。并日出時所集之枯蘆墜葉。今汝竟以此償奴長手中之笞策。顧今也。汝夫汝子與汝弟者。究安在。嘲已自去。惟餘婦人哭於道周。阿迭修斯覩狀大詫。欲奪之。返諸故主。第賴耶力勸。謂懼禍且及二人。遂自囂亂中徑過。塗次。但見掠奪死亡與恐怖三事。母哭其嬰。新婦哭其夫者。在在皆是。又有亞普拉人。凶猛如海鷗。各奪小兒玩具。與暫厝戶外。將葬莽密所佩之神符。途中又見一擔水夫哭其死驢。此驢蓋其人倚爲生活者也。

久之。衆囂漸遠。至辟多祠側一廟前。廟中塔簷。正向城中市屋。而內庭則倚丹尼斯城壁。惟面水者是廟。雖非極大。願以狀言。亦已宏美。用希奄黑石爲之。石面又悉刻哈梭聖像。人身牛首。或作美婦人狀。手持杖。上刻蓮蕊與一生命之符。頸環衆神之圍領。賴耶曰。噶普利圖。是間爲客神哈梭所居。卽汝昨夜爲之飲者。汝在后前作此。殊不曉事。以后執言降菑者。卽此哈梭。顧彼實未有眚。余知格恩之禍。皆造自亞普

拉人與受吾儕教育而叛道之僧侶。阿迭修斯曰。特未知今日哈梭將自現其身否。僧曰。此當問諸廟中人。今且從我行耳。二人遂自夾道中行。兩旁皆列天吳之像。已而進女神園中。達第一重塔外。有僧監門。賴耶視以符。門大啟。二人偕入。至庭次。及第二塔前而止。賴耶因指示阿迭修斯。謂塔簷何處爲哈梭所立。立而歌。至使聽者心皆融化如蠟。言已。叩關三數。遂入客堂。衆僧咸集。以灰自撒其頂。哭悼寺中死者。見賴耶雅萌上座與阿迭修斯擐金甲而入。哭皆止。有古僧一人。前而致辭。與賴耶問訊。并詢何作。賴耶攜阿迭修斯見僧衆。爲言昨夜拯王之事。且曰。第哈梭登塔而唱。期何時耶。以遊子欲一瞻顏色。且聆歌聲也。寺僧俯首阿迭修斯之前。莊語曰。今後三日之午。哈梭當顯法身於塔頂。第汝壯士自海來者。幸聽余言。如汝洵非神者。無能目擊其美。卽見之。命運會如前人。以愛哈梭。乃卒爲哈梭而死。阿迭修斯笑曰。余非神人。顧或敢一瞻其美。如吾心詔余。謂當更前者。亦敢進面冥守之神。僧曰。若然。汝生與汝浪遊之末日屆矣。今從吾行。當示汝以狀。此卽欲勝獲哈梭者也。遂伸

手握阿迭修斯。引之過一巷。蓋自牆中削成者。既而抵一斗室。森黑而深。惟阿迭修斯之甲。閃然有光。如夜中燈火。室倚城垣而建。牆根屋脊間。絕無光耀。中列浴器。制用青銅。浴盤中臥黝黑之埃及人。臥處有微光。見數人作戚容。以油灌臥者肢體。狀如阿迭修斯家居。少女以香油見傳時也。賴耶與阿迭修斯前。灌油者皆赧然引避。狀類羣狗攫食。見行人而却。此中景象甚異。阿迭修斯進視浴者與被浴之人。心頓沈。以臥青銅器中者皆陳死人。而流注身上者亦非凡水。覺有味甚劣。似蘇打也。寺僧曰。是處臥人。皆當日欲前趨哈梭者。進至神座之次。其處爲哈梭所坐。握金梭。且織且歌。此臥者十人。一一欲進擁之。顧一一皆復搢死。今將處以厚葬。故方爲之飾。俾入塋穴。阿迭修斯曰。誠哉。往者吾臨血色大海時。乃離舟後光明之域。而自向幽暗。其處沈黑。遠隔燈臺之光。吾於此怪境。所見甚奇。殊遠越昔日浪遊所經之城。與所泛之海也。寺僧曰。今已告汝。使汝隨彼輩之行。而志彼輩之欲。則不遠當同在此室。沐是中之水矣。他事多妄。此獨甚誠。凡求愛者無不自趨死亡。而其來又至速。阿

迭修斯重視死者。不覺却慄。至金甲爲動。彼在戰中海上。初不懼死人之面。顧此次事甚新怪。殊不欲久觀。思復就日光空氣中。少蘇其息。遂自室疾出。寺僧視之微笑。遽出穴。心乃復壯。又徧問哈梭之事。謂其居何所。殺拜者又何狀。寺僧曰。今當示汝。遂引之過客堂。出隘巷。至一小庭。庭中立哈梭聖座。爲一大室。以石膏爲之。光自屋脊下射。鐵扉嚴閉。前懸達亞織錦之幔。座頂有梯。直達廟顛。以至塔簷。僧曰。遊子。此石膏座卽哈梭之居。自此梯上經屋脊而達塔頂。每日余等置飲食幔中。引之至奧。惟其中何狀。余輩亦弗深知。以素未涉足。且亦無與哈梭面者。哈梭每登塔而唱。唱已歸座。是時外庭之戶大開。人悉狂擁而入。一一奔向垂幔之前。第未及幔輒退。逮復前者。隨有兵聲一擊。卽無言而死。殆惟哈梭之歌。尙留胸次耳。阿迭修斯曰。願此操兵之士誰氏。僧曰。是弗能知。生人安知此者。今來前。可傍神座之戶而聽。當聞哈梭歌聲。第行毋懼。惟勿近護守之限。阿迭修斯前。而心頗猶豫。寺僧行幾抵幕。賴耶則拱立甚遙。二人至幕外。立而聽之。神座中忽來歌聲。聲甚美而利且放。掾阿迭修

斯心。神思忽湧。陡憶長別之故鄉伊色加。與壯時樂事。泊伊利阿神造之風城。彼殊不能自言。胡以忽念此種種。而歌聲又何以撩人至是。寺僧曰。聽之。此哈梭方歌方織。凡夫死亡之網也。語已。歌亦遂止。阿迭修斯心默自咨。將即奮進。冀博佳運。抑暫忍須臾。既而定意少耐。待日擊他人進攻者何狀。再進未晚。遂退。狀若甚詫。別寺僧偕賴耶俱出。過丹尼斯之市。見亞普拉人掠奪市民如故。

已而至宮中。歸其居室。自念當以何術面廟中奇婦人。又免青銅之浴。沈思至久。天已入夕。有召者來。命登堂與佛羅同飯。阿迭修斯聞召即行。遇佛羅與美理曼后於外室。隨之至堂次。是堂即前夜拒暴徒之地。今已昇去尸體。惟白石上鋪氈。尙留血星。濯弗能去。而壁上及屋脊之最高處。亦有飛箭數枝集其上。使無此數者。幾不復知一日之前。乃有大戰。而夷傷復至鉅也。

座中。佛羅至沈鬱不懽。侍宴諸人。亦以室有死亡。重以重憂巨辱。降於格恩。備極悲苦。獨后美理曼者。初不以雛兒之死。少有涕淚。蓋彼怒而非憂。深腐心於佛羅。乃縱

奴羣使逝。愁宴未已。四座無歡。忽聞似有大隊步聲。與牛聲牟牟然。又有凱歌雜作。聲至宏壯。如有十千合唱者。蓋亞普拉之歌也。歌曰。

神鐙故故。照吾前路兮。格恩沈沈。凶睽來赴兮。

地有古皇。而主是擄掠。民亦有神。而投厥面以屬。

彼意昔斯有犢。主是禡而彼謔。截羅亞之日車。而斷其馭索。

主呼耶枯勃。吾民爰起。彼膝其弛。嗚嗚而死。

其一

主賚吾貨。一掠而得之。吾掠何得。銀鬘金卮。

猗耶和華。吾父吾友。眷佑耶枯勃。而煦育是久。

主叱彼神。而神折厥首。荒涼大庭。爬蟲是走。

主障日面。光曜爰滅。古皇有鞭。揉之斷折。

其二

主持筭策。罰其生民。吾背何負。憂患困侖。

惟及厥裔。而瀕然是作。其作如海潮。而蕩彼憾之田郭。

彼有古皇。主是撈掠。民亦有神。而投厥面以屬。

嗶嗶。神鏡故故。照吾前路兮。格恩沈沈。禍來赴兮。其三

其函意如是。而聲又獷厲。阿迭修斯起請去。立於宮門之前。恐諸奴且進掠王家帑藏。佛羅點首。阿迭修斯取弓出。美理曼從之。立宮門影中察其狀。見隊前有多人秉炬。沿大道行。曜如白日。男子羣行。悉臂刃。炬光照青銅芒上。與掠自格恩兵士之金盃。點點有光。次來羣婦人。搥大鼓而舞。歌得勝之歌。其後少間。忽來八黑髯壯男子。肩昇金色大柩。四周皆彫繪有文。美理曼微語曰。此亞普拉古巫遺體也。彼攜羣奴來此。拯衆於饑饉之中。忤奴汝行且槁餓於野。仍呼號而求格恩之肉臠耳。此時已爲怒所制。因大叫。語昇柩者曰。汝曹今後將無一人能復面此地。爲昔日爾族妖巫。引汝曹爲避難之區者。汝曹當飢且渴。復呼籲格恩明神。顧神弗汝聞。汝曹會且盡死。白骨所列。荒野且爲皓皓矣。今行勿復返。吾祝汝曹平安也。言頃。其容甚猛。辭意益可畏怖。亞普拉人聞之戰慄。婦人行歌亦頓止。阿迭修斯睨后詫曰。世甯有婦

人乃爾心硬。設有人當其情愛戰爭之道者。殆哉。美理曼微笑自語曰。奴輩將不復歌於吾門。遊子來。彼等遲我矣。遂握阿迭修斯。將之返堂中。賓客咸側耳聽。至於夜闌。逮亞普拉行盡。其數殆如大漠之沙。不可計極。既而行漸遠。足音已漸。美理曼乃顧佛羅曰。猛納達。汝良懦夫。既懦夫。且奴性也。汝懼禍。不知禍實來自汝崇拜之哈梭。而汝乃縱奴使去。能弗羞惡。甯吾輩先王。遺徽如是。今乃任奴輩蹂躪主國。剝奪居人。而是居人者。又卽哺育彼輩。如母乳其嬰。庇覆使長之人。后言時。氣甚森苦。佛羅曰。然則吾應何作。美理曼曰。諸事悉了。已無可爲。遊子。顧汝意云何耶。阿迭修斯曰。生客獻諮。義似不適。后曰。勿爾。姑言之。阿迭修斯曰。此國明神。吾殊弗深悉。惟使是民爲神所眷者。坐視可耳。設不爾。則佛羅可集兵卒。襲其不意。痛擊之。此非甚難。彼輩行攜婦稚。且雜輜重。必累墜不適於戰。阿迭修斯蓋僅知戰者也。后聞之大悅。擊掌呼曰。佛羅聽之。聽此良策也。時佛羅中酒。且亞普拉人已去。懼亦銳減。膽漸壯。終而頓足起誓。呼雅萌阿施利辟多與其父刺美綏斯名。誓追擊之。因立召宮中。



兵官之長至。詔之。又遣使者四出。告大城節度。令發兵後進。爾時佛羅忽向阿迭修斯曰。今晨吾遣賴耶詔汝。尙無返言。汝今願爲戰將。從吾行乎。阿迭修斯雅不欲臣他人。惟喜戰鬥。心爲之動。尙夷猶未答。美理曼迅答曰。猛納達。吾意汝出征時。宜令噶普利圖居丹尼斯爲衛士長。以吾不能丁此凶時。無所守衛。彼誠壯士。使允爲我守者。則我意安。睡眠都適矣。阿迭修斯亦正欲往見哈梭。好奇冒險。是其素性。因白佛羅。言留長禁衛。意無不可。而佛羅亦遂允。

#### 第四章 椒房

次日亭午。佛羅率御軍自丹尼斯啟行。取道野城。向亞普拉去路。惡草紅色海而進。賴耶不在行數。自御一車送之。阿迭修斯同乘。行一時許。兵衆見亞佉亞人。詫視甚怪。以兵從荒島來。故見聞極隘。阿迭修斯初未以所詫告賴耶。懼人笑其故國小陋。今觀佛羅兵隊。意良不滿。乃問賴耶。謂格恩全力。盡在是耶。僧答言。此僅四一以上。埃及傭兵尙不在此數。阿迭修斯始知己所從來之地。以較漫遊所經海陸諸民。已

蔚然大國矣。未幾。已臨歧路。賴耶驅車近佛羅輦。將別去。佛羅復呼阿迭修斯登輦。語之曰。遊子。汝爲余誓之。汝名嚆普利圖。其來何從。親舍安在。余雖不知。顧汝當信誓。吾行中必忠侍后美理曼。勿造禍於吾家。汝誠巨人。亦美豐儀。力絕衆人。願吾心不無疑慮。以吾意汝狡。恐或以汝故而禍及吾身。阿迭修斯曰。佛羅。汝意爾者。可辟余弗使衛后。吾自審前此二夜。未嘗有不利於王。爾時暴徒以死禍之故。直犯乘輿。王與室家。亦幾膏其刃。佛羅久視。似甚疑。徐出其手。阿迭修斯握之。憑袖斯。亞孚羅大諦。亞婿尼。亞叵羅諸神立誓。不負其託。佛羅曰。遊子。吾信汝矣。須知汝能自守其誓者。他日將有大賚。爲格恩第二人。無與倫比。惟使不誠。汝當凶死。阿迭修斯曰。吾不斲賞。亦弗畏死。以吾自知僅此一著。乃當死耳。願吾今當力守誓言弗貳。遂對佛羅鞠躬復下。返賴耶車中。與兵衆爲別。而兵皆呼曰。遊子勿離我去。以彼等視之。恍如金甲神人捨之去也。阿迭修斯亦不樂。意蓋喜戰。且亦惡亞普拉人。而車遂行。至日落時。已返宮禁。

是夜阿迭修斯侍皇后飯。飯已。美理曼命隨入室內。室爲后獨坐之處。香煙散馥。燃芬芳之燈。而光不甚顯。中置鏤金象牙臥椅。四壁悉圖天神王者戰爭愛戀之故事。后入室自倚錦椅。命阿迭修斯旁坐。相距甚近。后袍幾拂其足。阿迭修斯雖非惡婦女者。而意殊不懽。甚疑此立睛之后。徐舉首視之。美乃不可以狀。舍海倫外。無復有生人能略彷彿者。后先言曰。吾儕受遊子大惠未報。故吾殊樂聞汝生事迹。其人乃卽拯吾曹生命者。汝今告我。汝生何所。父家安在。與遊歷之異域。轉戰之事迹。及伊利阿城陷時狀。且汝金甲胡自來耶。如北方樂人所歌不妄。則彼不幸之巴黎斯亦鑿金甲。正此狀也。阿迭修斯甚恨樂人及其所歌。乃曰。樂人妄耳。彼隨地拾集陳舊彈詞。助其簧舌。巴黎斯或曾撰此甲。此他亦尙有人。吾購自克烈忒行估。初不問故主誰氏。至伊利阿之戰。誠在戎行。願吾年尙幼。從克烈忒之伊特美紐。得少許俘獲而已。財帛子女歸王。吾輩則受劍擊。此戰狀也。言時。狀甚鹵莽。吐其不平。作劍士常態。美理曼且聽且潛窺之。婉變而笑曰。噫。普利圖。此事極奇。願汝之巨弓。其弦能作

燕子鳴者。又何自來。余聞樂人言。則伊伽利亞之歐列圖亦曾有此。阿迭修斯受詰環顧。如人已入伏中。處處但見敵人劍光照日而耀。因徐曰。吾得此弓之事。蓋極離奇。吾前曾運鐵至西方一灣。泊而登陸。導者告余。謂名伊色加。余相其地。諸無所有。惟見死人。似在巨疫流行之後者。時偶在敗屋中見此弓臥地。乃得而寶之。蓋良弓也。美理曼曰。此較前事尤奇。汝既偶然得巴黎斯之甲。又偶然得歐列圖之弓。此弓者。余知爲阿迭修斯所用。曾殺其仇於堂中。噶普利圖。汝當知前夕會食。汝立筵前。大弓高鳴。矢飛人死之際。殊令余憶阿迭修斯誅仇時之歌也。蓋阿迭修斯之名。雖在格恩。亦已盛揚久矣。言次。直注視不瞬。阿迭修斯佯爲不知。惟云昔亦曾聞此說。顧頗疑樂人妄言。使所述信。則一人安能敵百。美理曼自榻徐徐半起其身。髮下垂。蜿蜒如金蛇。而彼起時亦如蛇狀。注其倦眼曰。異哉。此誠更奇。勒兌氏子伊色加之。阿迭修斯。乃不自知殺仇之事。嘻。異哉。汝噶普利圖卽阿迭修斯也。

阿迭修斯之頸。時已入罟獲中矣。彼亦自覺。默計者久之。乃漫應曰。吾聞諸人云。數

年前阿迭修斯復作朔方之遊。爾後似不再返。吾亦嘗遇之戰場。其軀幹蓋較我爲修。美理曼曰。吾又聞諸人云。阿迭修斯有兩舌。且狡如老狸。遊子今試目我。會當示汝卽阿迭修斯否也。遂前倚。迫阿迭修斯。髮蓬蓬拂其額際。雙目厲張。阿迭修斯大窘。然不能去。又恥爲婦女之目光所屈。僅能還視。未少時。卽覺頭腦飄然而輕。血筭中血皆震顫。時復停止。時后又言。聲極遠。似有垣間之。曰。遊子今盍返視。告余所見。阿迭修斯如言。見室之暗陬。陡起微光。狀若東方初曙。光中有物如大木馬。馬後有黑石巨塔。聳於雲表。并城垣郭門與家屋之像。木馬旁門忽啟。一人探首出。戴兜鍪。健視。視時。天際一白色星。蚩然下墜。餘光映及面際。阿迭修斯視之。則己面也。以是乃憶昔事。曾在伊利阿城中。自木馬空腹外偵。時有一星隕於圍城。爲多羅末日之兆。美理曼又自遠朗語曰。再視之。阿迭修斯卽見暗中現一穴口。在櫻欄雙樹之下。坐男女二人。月色莽蒼而起。光映暝海高樹。以及穴前。女子容色甚美。垂辮髮。衣華飾。但目似包淚而昏。彼蓋神女加黎普娑。爲亞德羅斯之女。男子時偶仰矚。顏色憔悴。

粹。以思鄉而病。則又阿迭修斯狀也。因又憶當日在海中小島。臨去之夜。曾與加黎普娑坐此間話別。美理曼之聲又曰。今重視之。阿迭修斯復向暗中。見面前斗現伊色加敗屋。庭中有尸灰之阜。焦骨赫然。卓側臥一人。手足拘攣地上。狀極悲苦。少須漸舉其首。阿迭修斯識之。則又已貌也。此瞬息間室中陰影已過。血筦復動。見美理曼仍坐其側。向之嫣然笑曰。遊子。汝見不甚奇耶。阿迭修斯曰。然。事誠大怪。后幸告我。汝操何術。能令吾目作如是觀耶。美理曼曰。噶普利圖。余有道術。遠勝格恩巫覡。吾能以此知他人過去之事。而其人爲吾所愛。言至此忽止。旣而曰。余能使陳迹復活。現諸目前。今試語我。所見何人。甯非伊色加人阿迭修斯。勒兌之子。抑非汝面乎。阿迭修斯自審無免。終曰。所見者信其人。亦爲余面。吾今自承。誠卽伊色加之阿迭修斯。非他人矣。

美理曼大愉快笑曰。吾術高深。竟能制世中最狡詭之人。阿迭修斯。汝今應知美理曼之自能燭遠矣。汝其誠言毋誑。汝此來究將何求。阿迭修斯心又自商。憶及賴耶所

談之夢。是事后初不料其已知者。又憶后在幻中曾見所歡與哈太色加之語。不覺大懼。以胃上矛頭之識。后已深悉其人。而彼又誓於佛羅。不能受后之戀。況亞孚羅大諦在伊色加所訓。亦謂當專求意中人黃金海倫。毋得旁涉。今爲時至險。正介於神誓與女禍之間。阿迭修斯但深怖其誓。懼主客之神袖斯且怒。沈思久之。乃直言曰。吾誠以語后。乃者負詛。漂流北方。逮今始歸伊色加。而吾家已荒。國人皆死。妻子僅留死灰。中夜乃夢女神降訓。是神吾初不甚崇拜。曰伊兌利亞之亞孚羅大諦。此國則名哈梭。神命余行。且爲彼役。遂許以大賚。謂此行當得一人相竝於此。爲余不死之愛。美理曼傾聽既久。至此不復更聽。以彼自揣。已必爲亞孚羅大諦所許之人。阿迭修斯方欲再言。而美理曼已直前擁之。如蛇之糾結。作低語。幾不可聞。惟意中似有所謂曰。阿迭修斯。此信然乎。甯彼愛神信遣汝行。使求余來乎。吾亦方翹企待子。埃吾歡之來。嘻。日胡如是其重耶。吾心淵然。此數年中。惟日冀彼人卽而就我。爲情之酸苦。如何可言。顧今終有究竟之見。見吾夢魂中所見之人矣。言次。舉首親其

吻。是時其心目唇吻之中。乃似無不有言者。而言惟一字曰愛。

阿迭修斯耐之久久。腦中諸念。已爲危險與愛情澡雪都盡。彼生平入於窮鄉。莫過於此。殆已就束縛。非刃可斷。已落網罟。無術能脫矣。在一端爲懽愛。而他端爲破誓。且亦將永永失其意中之人。以前承神誠。謂使沾戀他人。將與海倫永絕。願欲拒皇后者。他且弗論。即自審亦無此力。敢直云非此來誠求之人也。然在此時。狡謀固未失其用。遂告后曰。后聽之。吾輩殆僅據夢境耳。汝夢爲吾歡。醒時當記爲佛羅婦。且佛羅者。余之主人。而余又有嚴誓在。美理曼自阿迭修斯頸間斂手徐起。歸其金榻。狀極頹唐。喉際微作迴聲曰。吾醒時。誠憶已爲佛羅妻。願以吾言。則非其實。遊子。佛羅無關於我。所關者殆一名耳。阿迭修斯曰。吾誓奈何。且佛羅厚遇我。前者吾已力衛汝於惡。今此事了矣。美理曼曰。雖然。設佛羅弗復歸者如何。阿迭修斯曰。其時更論。今吾有責。須視衛士去矣。言已。卽起自去。美理曼自語曰。此人甚奇。彼以歡故。不辭遠道而來。今復以誓自築藩籬於二人之間。何耶。吾意須加以惠。佛羅猛納達。



是爲吾夫。飲食自樂。許汝者止此。今汝日短矣。

第五章 辰祠

昔北海筭人有言曰。疾如飛鳥。或如心也。今晨遊子之心。正復如是。迅如夜鳥歸飛。回憶椒房中聞見之事。心緒潮湧。猶母禽之抱其鷄。彼今乃介於美婦人與誓言之間。而此誓者。其破之也。尤較常誓爲凶。且非本願。以美理曼雖美且智。顧其戀情幻術。已足怖人。殊不亞拒而得其仇報。設求至善之策。殆惟遷延其事。以待佛羅之歸。雖事或凶終。顧甚欲去丹尼斯。尋彼世界之欲。是間有河。殊神怪。因思當泝之而上。此河傳說甚夥。蓋發源神地。爲聖善之伊淑丕亞人所居。其人正直。甲於世界。每宴。雖諸大明神。亦多爲坐客。阿迭修斯意自此上者。可達善地。如爲佛德所允。或能一見海倫。然佛德實已允於前。凡所經歷。無不由其號召。而此佛德者。乃已以遊子示美理曼於夢寐中矣。阿迭修斯思久。心少輕。自念昔在晝晦中渡血海而來。則此後自當涉血而去。以達佛德指示之境。遂掃其牢愁。起而盥浴。又傅油櫛髮。且被鎧。以

忽憶今日哈梭當唱於塔簷。引民瞻仰。亦思往覘冥守鬼神與人鑿搏之狀。遂禱亞孚羅大諦下助。傾酒待之。而禱竟無驗。惟偶於金杯酒影中。瞥見己貌。覺已轉美。了無耄態。少壯且澤。狀如若千年前。乘阜舟返。顧多羅風城。劫餘煙火時也。以是知神力無垠。無時不冥相守護。特在異道之國。不欲顯示法身耳。思至此。心益壯如童時。百憂皆去。死亡惡夢。亦并弗知。

阿迭修斯乃自飲啖。逮飽始已。起取短劍懸腰際。阜弓則置室中。將出門。賴耶已入。曰。噶普利圖早行安往。且胡以豐美遽爾。年事乃返少耶。阿迭修斯曰。無他。但酣睡耳。吾夜眠甚適。浪遊憔悴。已離我去。故復如未臨血海時矣。老僧笑曰。使汝以此睡鄉祕訣。市諸埃及婦人。汝生當不憂匱乏。僧言次。雖信客言爲誠。顧亦知由於神意。阿迭修斯答曰。吾將赴哈梭之廟。今爲哈梭登塔作歌招衆之日。汝當憶之。賴耶。盍偕行乎。僧曰。否否。噶普利圖。我弗往也。吾已耄耄。顧此垂枯血筭之中。血尙匍匐而動。如吾往視。萬一亦中於狂。將趨進赴吾死所矣。在例。凡人皆得進聽哈梭之歌。惟

須悉繫其目。顧聽歌者必且自禡。張目視之。乃與衆同死。嗟夫。噶普利圖且止。願汝勿行。吾愛汝亦弗審何由。殊弗樂觀汝之死。雖然。設偶而言至此。狀如自語。復曰。爾遊子竟死者。則吾所臣侍之人。會且幸爾。阿迭修斯曰。賴耶母怖。事已前定。安有第二死法。又自語曰。曾執兵抗巖間怖物唏洛之人。乃覩凡怖之色。凡愛之相而返者。世無是事。賴耶自搓其手。狀幾欲哭。以彼心中見如是健者。乃將自卽於死。似深可愍痛者。而阿迭修斯竟出。至市上。賴耶尾之。相距數武。已而抵一道。兩旁悉列天吳。自磚城外壁。直達哈梭之廟。道中大衆蟻聚。備各各種色。各各年貌。有王子乘輿。昇以數人。與閱閔子弟。多乘車馬。亦有農奴滿汗泥滓。跛者自持其拐。蹙蹙然。又有瞽人。以大犬爲導而至。復見男子前行。數婦女隨之。皆其母妻姊妹。或盟婚之女郎。哭泣於道。且以輒語勸所愛。衆臂挽抱。欲曳之返。

途中有老嫗呼曰。嗟夫。吾兒吾兒。聽爾母訓。勿面哈梭。以汝見之。會當立死。而爲吾子者。又僅一汝。汝之二兄。皆天死矣。吾老且癯。甯汝亦欲舍我去乎。汝勿爾狂易。汝

爲吾最愛之兒。吾愛撫護育。爲時滋永。今速來歸。吾禱汝速來歸也。顧其子若弗聞者。直前趨哈梭之門。

又一少婦美秀而文。左抱雛嬰。右則挽其夫錦袍之裾。呼曰。嗟夫。吾夫吾夫。甯吾弗汝愛。弗和婉順汝。汝乃竟欲瞻此哈梭凶厲之神光乎。人言彼美。蓋死美也。又豈吾之愛汝。乃弗及五年前死者洛依之女。汝之故妻未黎沙乎。視之。盍視汝兒。此汝兒生僅七日也。吾雖在產蓐中。亦起而尾汝。行此艱難之路。縱以是死。吾心亦甘。此是汝兒。容彼與汝諮議。如必應爾者。則甯死我。汝其勿前。汝所欲見。不爲神女。殆極惡之鬼伯。脫自上界。來索汝命者也。嗟夫。使汝信弗我愜。甯汝別娶。我當歡迎新婦之來。惟汝萬勿自趨死路。時其夫竟弗理。第瞪目視塔頂。方牽曳間。少婦忽躓於路。使非阿迭修斯擊之起。至於道周。此少婦雛嬰。必同斃車輪之下矣。

爾時景益悽怖。滿路但聞婦人祝禱悲怨之聲。而人咸弗聞。銳進不止。賴耶曰。汝今已見愛之爲力。凡婦人至美。恆是曳人入於滅亡。阿迭修斯曰。然。此景良奇。汝屬哈

梭手中。沃血誠已不少。賴耶曰。遊子。汝亦將以己血薦之矣。阿迭修斯曰。吾意不至是。願終當與面。今且弗言。時已達青銅門次。衆聚譏其外。數逾幾百。少頃有老僧出。自門隙外呼。是僧蓋卽當日引遊子觀青銅浴室者。曰。有欲入庭面哈梭者令近。願爾衆須知有人能得哈梭者。哈梭卽從之。惟使不能前者死。卽瘞此中。不復見日光矣。汝曹知之。哈梭降格恩以來。思進得之者共七百二十三人。而今長臥窟室中者。遺體亦共七百二十二具。惟佛羅猛納達。雖覲哈梭。終得生還。一人而已。雖然。是中窟室尙有餘地。足容君輩。孰欲來面哈梭者進矣。是語發。門外婦人號哭之聲大作。益力抱所愛者頸。狀如狂厥。願亦有效者。壯意漸盡。遂惟慙不敢入門。相率歸去。惟中有曾遠眺哈梭者。輒掙婦人而脫。竟趨祠門。數約二十。賴耶見狀。牽阿迭修斯臂曰。汝其勿入乎。曷背此死亡。從我遄返。吾薪汝速歸也。阿迭修斯曰。否。吾進矣。賴耶撮路塵撒頂上。大哭而去。直至宮中后美理曼所。

僧衆啟青銅門側之戶。衆一一入。此輩皆自牆外瞭見哈梭者數。故無復能止其欲。

方入門。卽有二僧前執其手。以布繫兩目。俾得聆歌聲而不至覩哈梭之面。惟有弗願或無須繫者則止。是日有二人弗繫。一卽揮妻顛路周者。一瞽人也。彼雖弗覩美色。願已聞歌而狂。故亦集。大衆旣進。獨阿迭修斯未行。時衆忽驚願。斗見一人突前。狀似久旅困於風塵者。黑髯黑目。鼻下曲如鷲鳥之喙。前呼曰。止。毋闔。吾自歸荒之亞普拉。中日夜兼行而來。且別妻孥牲畜與所許領地。冀一見哈梭之美。毋闔爲。寺僧曰。進進。格恩育此輩以長成。乃劫掠其母地。今除其一矣。其人入。僧將鍵戶。而阿迭修斯前。金甲觸闔。珊然有聲。寺僧識之曰。將軍誠不惜其命。來入此門耶。阿迭修斯曰。然。進耳。願死當未必。遂入。銅戶旋闔。二僧前爲繫目。阿迭修斯殊弗耐。却之曰。勿爾。吾今日本欲一見來者。僧曰。去。狂人。其去而就死。言已。引衆至庭心。可瞻塔頂。寺僧亦自包其目。臥地上。少頃。庭內外皆寂。似待哈梭之出。阿迭修斯乃度門隙外望。見人人悉翹首視塔。女子亦輟啼靜立。逮回視庭中人。乃各伏地。昂頭而矚。似目光能透帛而出者。瞽者亦然。脣翕闔如語。然無聲息。是時見塔趺有微影一圈。以漸

而澹。日色漸中。初餘一線。後並此亦失。陽炎如火。正當塔尖之上。於此時中忽來一聲。微弱而美。甫發。門內外皆作長嘆。臂吻指爪。亦拘攣搖擗。阿迭修斯亦嘆。顧不自知何以。繼而歌聲漸邇。音亦益高。廟外高阜上之觀者。漸覩作歌之人。又大噪。狀似狂易。悉力搥青銅之門。與四周石壁。以拳額撞突。又互登他人肩。歷齒狂嚙鐵栓。號叫求入。而婦人亦銳啼。以臂挽曳令歸。詛罵哈梭不已。如是者又少選。阿迭修斯仰視。則塔上已立一女子。方其出時。衆又寂。其人頎長。被素衣。胸前懸血色寶石作星狀。煜煜有光。石有紅質。點滴下墜。流衣上。顧不久旋滅。衣白如故。金髮飄動。映日而輝。素領盡袒。舉一手加額。似暫匿其美曜者。是之爲狀。誠不能名之曰美。但美之自相而已。由衆人視之。莫不在其心坎。爲元始之愛。或弗能得。或得而失者。四面又有神光環遶。如殘日之墮影。時所歌爲要盟之曲。聲聲恰如人意。阿迭修斯心亦翕然應之。如箜篌爲妙手所擊也。歌曰。

婉婉問歡兮。問歡情之向誰。相思相失兮。惟夫君其有之。

載辭舊歡兮。夢痕溢其都盡。載離長眠兮。爲夫君而終醒。

惡夢襲斯匡牀兮。深宵見茲大魅。豈汝歡以新生兮。兼幽情與古愛。

胡惡夢大魅爲兮。惟聖且神。相失相思兮。忍余死以待君。

歌止聽者皆呻。聲噲吟相應。阿迭修斯視身旁臥人。已悉裂其縛禡之。惟祠中老僧雖亦臥而呻。似不爲動。目翳如故。塔上人仍舉其手。歌又作詞曰。

爾胡余慕。且余須兮。浮圖之下。衆胡爲是于于兮。爾會勝我。且挫余兮。命弗得長。儉吾生之須臾兮。愛爲吾僂。而死倏其前狙兮。摟其新婦。而揉碎是繁花之株株兮。

爾聆余詔。詔淵如兮。衆視所覺。而美是攸居兮。噫消瘦之胡白。凡夫蠢其笑呼兮。夜闌何守。守空無兮。美不常住。先朝陽而槁枯兮。伊人有懽。愛其殂兮。

旣闌。景狀轉寂。哈梭忽曲身向塔下。狀幾墜。徐舒其手。向地似握抱狀。容光皆現。阿迭修斯視之。目光爲奪。如矚亭午之日。中心冥然。覺世界皆失。但聞譁囂滿耳而已。



衆狂呼。乃無聽者。一人嘆曰。視之視之。試視其髮。乃黑逾鷗翼。其眼乃暗如夜光也。嗟夫。吾歡吾歡。第二人嚙曰。視之視之。世甯有天色如彼目之青。水花如彼腕之白者乎。第三人喁喁自語曰。其貌正如吾數年前所婚者。初挑其面幕時也。其笑嫣然。如凝湫之在水。拳髮至美。而狀乃溫嫩如嬰兒。第四人曰。世甯有婦人莊麗如是。試視其額皎潔。眼波深黑。朱脣微窩。而尤雍容其度。此誠神女之降。殊值吾曹瞻拜也。其第五人卽從亞普拉中來者。聞之。呼曰。自吾觀之。乃不如是。彼色蒼白而豔。軀幹修頎。而風姿柔妙。髮作椶色。目亦椶。且大如牡鹿。唉。彼盼我矣。森森然殆希爲吾歡也。阿迭修斯旁之瞽人亦銳叫曰。吾目啟矣。吾目啟矣。吾已見塔簷。并此佳日。愛觸吾目。目遂悉張。今且視彼。彼凡數狀。甯止一耶。咦。是爲美之自相。光色何若。弗能言喻。今容吾死。今容吾死。以吾目啟矣。吾見美之自相矣。吾今知世界勞勞。其奔走尋求者何事。暨吾曹之胡以死。與夫趣死以求者爲何者矣。

衆囂雜作。忽起忽沈。率妄呼婦人之名。爲經生離或死別者。亦有人木立如癡。以當世界欲之前。噤不能語。宛在夢影中。得見其久慕弗得所歡之面也。阿迭修斯既見。以手承面。立而覃思。而餘人悉狂。失其常度。顧阿迭修斯乃何見耶。蓋卽畢生所求之物。竭來徧歷海陸。初不審所求爲何。因之如抱飢心。浪遊不已。今者心之苦飢。將或止矣。顧是間乃又問以死籬。目不可見。使彼前趨。其能勝冥守之神。徑越其界乎。又甯此界大衆悉敗。而彼能獨勝乎。抑所見亦僅幻象怪圖。自記憶界中偶爾而出者乎。阿迭修斯乃嘆。舉首復視。見塔頂立二少女。頂青銅水器。彼乃識之。昔在汀達留思王國中。驅車涉歐羅俺津時。曾與一面。而見夢於寂寞島中者。狀亦如是。再嘆復視。乃見婦人獨坐。面卽少女之面。而益美豔。顧似懷憂不懌。亦含古羞。彼亦識之。昔自亞佉亞營壘。僞丐入多羅城。曾與一面。而在伊利阿拯其命時。所見亦同。阿迭修斯重嘆復視。此次見黃金海倫矣。玉立塔頂。兩臂外伸。目上視。頰含微嗚。乃爲曙光不絕之微笑也。彼知此形信美之自相。蓋明神所遣淨美之靈。以集衆生悅樂與

生亡者。自煩擾中。引彼輩使達不可思議之末路。海倫久立。似神光已燭域外。而塔下衆生。至呼翕皆靜。彼乃復歌。且歌且却。未幾已杳。但有餘音嫋嫋。汨溜人意而已。孰合歡而共命。旦夕慘其將離兮。伊惆悵而長別。會雙宿之有時兮。精魂冥通。長相思兮。神明湛淨。胡婉而胡疵兮。古懽抑抑。上靈臺兮。芳情有希。未參差兮。伊惆悵而長別。會雙宿之有時兮。彼姝婉其延佇。望韶光之遲遲兮。黃塵曉。點芳姿兮。容黯澹其若瘁。百憂悍以來欺兮。形軀妄累。猶是羈縻兮。緬丰神之綽約。嗟已去而胡之兮。

甯愛緣之多戾。夫夫尙其有怡兮。彼衆生之罔愛。胥是索而是薪兮。惟樂有真。非俗能淄兮。惟是與彼。永追隨兮。媵以歡娛。無或虧兮。天上人間。愛莫能萎兮。入夢恍其有遇。遇彼姝之珊而兮。美人遲暮。顏色倘其未衰兮。世界胡狀。駸寒澌兮。凡譟已唱。盡微辭兮。夢魂把晤。歡相知兮。幽情宛轉。故嬌小而蕙蕤兮。

觀者聞歌。狂氣又作。門外人復投身自擲廟門。婦人大啼。爭來勸沮。且詛哈梭。以婦

人聆此歌聲。初無所與。但力挽其家人。卽爲所愛。又倚以得食者。而男子已蠶湧欲入重門。門內哈梭之座在焉。亦有數人投地。力抓不釋。如人在夢中。將墜無底之壑。輒仆地求免。顧雖噩夢中。而見夢者乃仍向穴口寸寸而進。如爲冥中怪手所引。此時臥者亦然。仍作蛇行。蓋爲意欲之力所引耳。或以足距石冀弗前。而兩手爬行益猛。終而欲却仍前。漸抵重門之次。拘攣屈曲。如負傷之蛇。以繩曳諸地上。蓋凡人來面哈梭。實無得生還者。時僧衆亦起。去翳目之帛。啟其重門。少進卽神座之幔。搖搖如爲風動。用達亞織錦爲之。有歌聲度幔而出。老僧呼曰。前孰欲得哈梭者前。聲出。阿迭修斯將前。顧心地尙澄。不爲欲尅。智亦未漓。因以心問心。擬暫視先者何狀。而衆又時前時却。似恐怖愛欲互爭於中者。旣而瞽者前矣。其犬例不許入。已置門外。乃令僧相之。瞽者喏曰。汝曹怖耶。懦夫諸君。我無憚也。得見哈梭神光而死。勝於虛生。長老端吾身正面。吾前矣。事雖至惡無却。吾僅一死耳。僧如言。扶之近幔。令正立。瞽者大呼突前。忽似爲物所抓。倒擲而退。如樹葉因風。飄然仆於大地。瞽蹶起又前。

復仆。至第三次。揮杖亂擊而進。杖方下。至半空忽止。唳然如撞盾木。碎斷而墜。隨有聲作如擊劍。其人顛立死。阿迭修斯視之。乃無夷傷。僧又呼曰。前一人殞矣。孰欲得哈梭者更前。自亞普拉來者卽突進。大吼如獅。退擲二次。終聞劍聲。仆地隨死。僧又呼曰。前又一人殞矣。孰欲得哈梭者更前。衆競進。悉死冥刃之下。未幾已盡。惟阿迭修斯僅存。僧問之曰。汝偉人。誠思趣死耶。汝命且如若輩。盍歸休乎。阿迭修斯曰。吾自昔迄今。無論人鬼之前。未知退縮。言已。抽短劍竟行。漸近。舉盾蒙其首。僧皆遠引。觀其就死。阿迭修斯知闕外尙非冥守之界。因默禱亞孚羅大諦。禱已抵闕。僅一弓之距。小立而聽。已聞哈梭機上之歌。音甚美而凶。聞之幾忘冥守門者及入門之術。舍歌外一無所知。以哈梭用方言作歌。聲利且清。蓋亞佉亞語也。

擘朱絲而抽金縷兮。爲傳茲健戰之軍容。

緣愛而戰兮。戰爲儂。海陸警兮。攻剽兇。

蒼塵點染兮。圖畫中。離愁今昔兮。懽無踪。

願壽健者而承其膺兮。繪余物以爲扃。

縱華年之弗久兮。當及余金雲之未衰。

并圖余美與離合之神光兮。一世界奴主而兼之。其二

舟車紛其既接兮。鳴駁去以縱橫。

戰浪崩騰。來搏厥美兮。美猶曙星。

美猶曙星兮。森索照戰浪兮冥冥。其三

火焦天以鱗鱗兮。多羅條而就降。

彼憾據壘兮。軍容弗張。角聲動兮士成行。

殊死戰兮臨沙場。無常來趁兮如曙光。其四

已矣哉。歡眷余兮歡意稠。奈余心之宛轉兮。無以答歡意之綢繆。

城蕪人盡兮。鬼夜愁。上儂心兮多煩憂。其五

人乎神乎。世甯無一斯人兮。余心乃長此而孤單。

及百事之未了其究竟兮。戰漫漫而未闌。

甯有一人兮日光之下。宛宛來前兮前爲吾歡。其六

聲漸闌。阿迭修斯又憶門者且備戰矣。方舉足臨前敵。而歌又作。雖不知聞者何心。而聲有幻力。必俟歌止始悟。此時聲益愉壯。如悲嚴冬長夜之人。乃見朝曦之東作也。哈梭歌曰。

懷歡情之未分明兮。余心怒焉如飢。

心自振而寤護兮。恍嬰兒之夜啼。

兒啼夜半兮人聲希。地蕭瑟兮心悽迷。其一

覺兮覺兮。甯飢寒之攫吾心耶。胡爲是惆悵而呻吟。

陳憂倏而填膺兮。若含楚其岑岑。

前因恍惚兮讖無根。余懷有憶兮憶歡情之昨今。其二

余懷有憶兮。甯靈犀之適悟耶。抑僅是舊夢之重溫。

託余體兮大千。怡余情兮芳辰。

黃金地兮黃金天。戰雲不作兮超劫塵。其三

奈余緣之過美滿兮。神爰忌而弗愉。

剖吾儕而使生離兮。結凶運之學如。

甯信高明之偏神惡兮。神乃命長蛇以間余。其四

神赫戲以垂訓兮。曰汝曹去而競前。

人自物色兮恨自纏綿。懷歡容而不見兮。惟對倩影之依然。

夢魂縈轉兮自年年。柔情蕩漾兮長迴旋。

汝憐歡影之亭亭兮。影亦亭亭而汝憐。其五

未幾又已。阿迭修斯手握匕首臂擐堅盾而立。陡憶賴耶所言美理曼之夢。云學者以罪而三。當幾經生死。互相物色其貌。今聆歌辭。覺義中所負荷者。良不殊后之夢境。顧彼亦不復多慮。無論夢兆歌詩。此時意中。殆僅思何以克敵。敵立其前。乃冥然



不可見狀。又念在伊色加時。女神見示。謂死兆之來。當殞海倫臂上。因不復語。亦不名一神。闖然而前。如獅子出於叢葦。人神之盾。相觸有聲。卽似有手抓之。擲使退仆。顧阿迭修斯初非羸夫。而世上最强之健者。台羅蒙子亞約司。亦已死矣。僧衆見阿迭修斯以一人敵羣神。了無退却。皆駭絕。彼以短刃四劈。其勢甚猛。劍光下處。火花亂飛。而暗中兵刃聲亦四起。落巴黎斯金甲兜鍪。鎧甲胸鎧之上。星火熒熒。如鍛師治劍。火墮鎚起。冥劍下擊。疾如雹霰。顧著甲而人弗傷。甲亦無迹。僧觀戰狀。滋怪冥神操劍擊人。而人亦返鬪。益大詫。俄而阿迭修斯覺守者已散。以刃下無著。殆惟虛擊空氣耳。遂穿幔徑立神廟門內。幔方動而歌又作。聲浪乘空氣而流。不復能動。第立而聽之。又諦視座中。有織機一具。上被所織巨幅之帛。海倫蓋聞守者劍甲鏘然。因復作歌。而歌聲卽自機後出。曰。

何戰鬪之偪人兮。金鐵接而有聲。聲鏗鏘以反震兮。復聯狝而不停。人天會戰兮。生死并。生人辟易兮。噫蹒跚而倒行。命被冥僂兮。身爲鬼攫。

緬哀歌之有節兮。樂音於以既調。嗟余生之幸存兮。乃亦以節此戰鬪。阿旁狂醜兮。鬼伯舞跳。余步會顛兮。隨舞影而俱消。迄末日其何屆兮。時自去以迢迢。

故懽倏而異物兮。抽余思其悠悠。無常見乘兮。舊愛都休。舊愛都休兮。夙恨終留。嗟夫嗟夫。世甯無人兮。能余有而余求。命不彼厄兮。來爲吾儔。

歌已。阿迭修斯仰矚。見前立人影三。咸著甲冑。觀盾上標識。卽識其人。均世間健者。顧已早逝。一昆利俺一綏修一亞約司也。神亦凝視。同聲呼曰。吾問訊勒兌子阿迭修斯無恙。阿迭修斯亦呼曰。吾亦問訊汝伊革子綏修。曩者汝下居赫兌之地。顧復蘇而外出。豈今又渡汪洋之水。仍居日光之下乎。吾昔訪汝冥中。胡不相遇也。綏修之形答曰。吾今棲赫兌之地。亦居鬼督郵之野。汝之所見。僅一影耳。受古后毗舍豐尼命。來護海倫之美者也。阿迭修斯又曰。吾又問訊汝益克森子毗利俺。汝尙獲毗舍豐尼爲汝歡耶。且赫兌又胡以自縱其敵。使薄遊日光之下。以吾往日冥行。乃弗汝遇。毗利俺之形答曰。吾仍居赫兌之地。汝今所見。亦僅一影。與健者綏修偕。彼行

亦行。彼止亦止。吾儕之影。永無溜期。顧今亦以護海倫之美來耳。阿迭修斯又曰。吾又問訊汝。台羅蒙子亞約司。汝豈以丕留斯子愛企來斯兵器。終爲余得。因念舊惡。仍憤而捍我乎。前者值汝冥中。乃無一語見答。胡嫌我之深耶。亞約司之形答曰。使吾生而見日光者。必將答汝。以鐵捍鐵。以銅捍銅。顧今以影劍擊人。非命當盡者。無能爲僂。吾亦僅冥中亞約司之影。受古后毗舍豐尼旨。來護海倫之美者也。阿迭修斯曰。健影告我。甯帝命永闔此途。抑吾雖生人。尙能進面汝所護海倫之美耶。影皆點其首。擊盾三數。應曰。汝進矣。惟未面汝歡之前。慎勿返顧。遂入。行近神座深處。而三影亦漸澹。竟滅。阿迭修斯如言。徑至白石座前。隔機上懸帛而立。帛廣且大。座與盡蒙。立少選。不知所爲。自計進見之法。忽而手力漸弛。盾墜。觸白石之地。作巨聲。哈梭聞之。歌又作。而音益玄美。歌曰。

故歡倏而異物兮。抽余思其悠悠。無常是尅兮。夙恨靡留。夙恨靡留兮。舊愛俱休。嗟夫嗟夫。世甯無人兮。能余有而余求。命不彼厄兮。來爲吾儔。

嗟壯士其安居兮。孰能歷冥刃而弗隳。倘神斯之有神兮。伊人會其來歸。伊人歸而余魂警兮。如地母之感時也。挹涕淚於豔陽兮。傍春日之偎依也。

歸兮歸兮。余心故如止水兮。玄雪紛其滿天。今胡泮而熊熊兮。如炬火之當吾前。昔余情之浩蕩兮。愛胡突至而余牽。牽余情而襲余心兮。恍伊人之笑言。世界胡欲。余今乃識其名兮。與夫欲爛之洞然。

欲爛洞然。朔風來吹兮。余身如燦火而驟揚。朔風來吹兮。風又胡如是之寒厲而不祥。余希終寤兮。會復僵。余愛方生兮。旋就亡。旋就亡而如昔兮。嗟吾愛其弗長。歌聲淒咽動人。至此已歇。阿迭修斯之心。亦應之而動。如列籟清絃。雖已離樂人之指。而餘音嫋嫋。如呻嘯也。如是者又少頃。覺手足皆顫。如白楊當風。而顏色陡變。亦如白楊之葉。久之已爲欲力戰勝。不克自持。必欲一見歌者之面。遂自機上擢帛力攀之。眇然四解。散落兩旁地上。金絲蜿蜒。糾纏及於足次。

## 第七章 光中人影

帛裂。客神哈梭最後之障除矣。金絲絳縷。紛紜滿地。糾阿迭修斯之足。及織機桁柱。諸事已了。愛戀戰爭之圖史。今亦已歸消滅矣。然試視之。則當銀黃薄暗之中。座上海倫儼然一玄妙之新婦。與嬰兒世界欲也。其景玄美無匹。觀此覺世界傳說。皆不爲過奇。而一切不可思議者。亦似悉歸實在。時海倫方疊手加膝上。俛其首。端坐座中。其美爲百千美音之反響。姿亦諸有美色之鏡光。而又具常變不居之顏色。明月善變。彼蓋其愛兒耳。海倫在象椅中。金髮四披。狀如暘景。被素色疊衣。懸星石。化於胸次。猶冰海紅晶之化於日光。時有紅質下墜。點澹素衣。而旋澹旋潔。一如神語。

阿迭修斯舉首。見海倫容光絕人。心爲之戰。如負大怖。體不勝持。宛覩一轉人爲石之面。愛懼一時而至。海倫目亦驟張。脣際似尙滯歌韻。顧含懼而哆。恍如獨步郊原。遇死仇於月明之下。自冥司重來下界。攜其鬼禍。來趣向人也。阿迭修斯見海倫怖狀。亦轉增其懼。蓋神座幽深。此外更無人至。彼究何見而怖。且見者何耶。時海倫瞪其妙目。力視金甲。甲爲巴黎斯故物。又視其盾。而盾繪白牛。亦巴黎斯徽識也。又視

兜鍪。則面目正爲臉甲所蔽。不可辨認。海倫忽三呼巴黎斯。曰。死亡已失汝乎。汝奚來。豈欲曳余就汝。使更向舊羞乎。巴黎斯。陳死人巴黎斯。孰賦汝勇。乃敢過斯人影前。爲汝生時所不敢與面者乎。因搓手大笑。蓋恐怖之乾笑也。阿迭修斯聞之。得點策。因不直應。擬巴黎斯之聲。柔且美而含諷。以巴黎斯嘗誓於伊利阿前。得聞其語。故仿之至肖。曰。然。夫人。汝尙不恕巴黎斯耶。汝織古錦而唱故歌。顧胡以乃爾不情。竟未改其前狀。海倫似懼。以睽隔雖久而懼意不能悉泯。因答曰。汝胡爲集而僞我。汝幻形陷我足矣。何加辱之甚耶。阿迭修斯又僞應曰。舊事皆因愛而生。不名爲惡。且昔之愛夫人者何限。顧悉以是死。惟我獨存。以愛力尙強。不爲死屈。今者梗事送譴之人盡矣。多羅亦陷矣。昔之健者。今爲死灰。獨愛尙生耳。夫人。汝甯不知人存一影。將不能愛耶。海倫俛首聽已。色大赭。怒目頓足而叱曰。去之。健者多以我死。良爲余羞。今獨羞尙生耳。汝其速去。爾後無間死生。吾吻決不能再觸毀吾榮譽之凶唇。與幻作吾夫之假面矣。海倫此語。證以古詩人所述。則巴黎斯初誘海倫。蓋以魔術

幻形者也。阿迭修斯又曰：海倫。吾進龔時。聞汝度曲。其聲似醒吾心。起吾魂中之愛念。而汝所久踈弗至之人。於是至矣。此人久爲汝愛。汝亦將永永愛之。故汝歌時。吾來集此。吾巴黎斯爲汝舊愛。亦爲新歡。人鬼之中。惟余一人將復爲汝歡。願汝乃終斥吾去乎。海倫曰：吾歌信然。以神啟余心。詔之爲此。余心坎之中。亦誠有一人爲余舊愛。而爾後之愛。亦將永永止此一人。願汝巴黎斯罔人。則不在吾之胸次。今且語汝以此人之名。已足懾汝返諸地獄。此人者。吾當髻年自井行汲歸。乃遇諸車中。方涉歐羅俺津而過。又在多羅亦曾一面。時爲乞人之狀。潛來城中。惟彼獨爲吾心坎中人。今雖久逝。顧吾愛之於始。將復愛之至終。永遠更無變易。巴黎斯。今語汝以名。彼爲阿迭修斯。勒兌之子。亦曰伊色加之阿迭修斯也。方吾歌時。惟彼永住吾心。無間時日。縱明神降怒。拂逆吾志。而以他人偶我。是適羞我已。阿迭修斯聞誦其名。乃知黃金海倫信愛彼一人。俄覺心無所著。似欲透甲而出者。遍思不得一語。因徐起。胷之眉甲。海倫流盼及之。識其面。信伊色加之阿迭修斯也。既識。忽按目斥曰：噫。巴

黎斯。汝作僞到底矣。海倫曩故未言。今言之。而汝遽僞作已逝健兒之狀。不論人鬼。此爲最羞。巴黎斯速行。汝旣幻吾夫美納羅之形。貽余大恥。今猶欲試其故技乎。吾當籲神斯大神以神錐掙汝。否也。吾弗呼神斯。即名阿迭修斯足矣。阿迭修斯。阿迭修斯。汝其來自冥界。擊此巴黎斯罔人。以汝逝矣。而彼猶辱汝也。海倫語竟。震目而視。伸其兩腕自語曰。阿迭修斯趣來。阿迭修斯趣來。

阿迭修斯前。徐就海倫。其進甚緩。久之至前。黑色之目。與海倫碧瞳相射。遂曰。海倫。愛爾俱爭之海倫。吾非鬼影。來自地獄以窘汝者。多羅之巴黎斯。吾亦弗知。吾阿迭修斯。伊色加之阿迭修斯也。仍爲生人。居日光之下。遠來尋覓。且欲得汝就我懷中。以伊色加之亞孚羅大諦見夢。命余渡海而來。謂終當得汝。視胸次紅星爲符。余遂漂流至此。入此廟門。聆汝歌聲。撕裂佛德之障。今究竟見汝矣。吾覘汝識怨偶巴黎斯甲。故偶仿其聲相戲。猶昔日吾伏多羅木馬腹中時。汝僞爲吾衆婦人之聲也。吾今得自汝祕懷。餽汝甜蜜之愛。猶陽光之作。能發花香。使之外出。吾今語汝。吾阿迭



修斯攬巴黎斯遺甲而至。自末次浪遊。來爲汝歡。并爲汝偶。海倫却立而顫。注視似疑。久而曰。余猶記在伊利阿堂前。爲阿迭修斯濯足。曾見膝下有白色創痕。使汝信非鬼物而爲阿迭修斯者。可出痕示我。阿迭修斯微笑。倚盾於柱。去其胛甲。是處有痕。爲童時在巴那細亞爲野彘所嚙者。因曰。夫人視之。痕在是。卽汝見諸多羅堂次者耶。海倫曰。良然。吾已知汝決非異物。亦非僞形。信阿迭修斯來爲吾歡。且偶我也。乃凝盼不流。眼波萬疊。阿迭修斯亦不作一語。徑擁之。赤色之星。當胸而匿。僅有紅質。落於甲上。海倫容光在金胄影中。亦轉益柔媚。阿迭修斯吻之。而喜淚溶溶。秀目均爲融掩矣。

海倫微嘆。漸自阿迭修斯臂間引退。方啟其皓齒欲言。而顏色斗變。目中復滿愬意。迴顧窗間有日光斜入。落於地上。色如黃金。第其中如拍翼者何物乎。豈僅微塵之舞於光中者乎。而日光之中。故無陰影。海倫又何以愕顧。如覩異物。來窺此二人相遇之狀乎。時海倫力制其懼。迴身復語。而脣滿眼角。均含笑影。曰。阿迭修斯。汝誠人

中狡夫。以詭計竊探吾祕。舍汝一人。誰能測此。爾時宵蔽汝面。故誤爲巴黎斯。恐懼之中。乃名阿迭修斯。猶孺子之呼其母。以余素重斯人。故臨窺輒以爲念。神雖弗言。而吾心固如是矣。余呼汝名。蓋不得已。欲以懾巴黎斯耳。顧此言本以逐巴黎斯使歸冥獄。而今反引阿迭修斯致之吾胸之前。今事已就緒。余無多言。以吾儕吻於神前。盟誓已結。前因夙業。殆所應爾。冥守諸雄。咸證誓言。今守者皆去。海倫之美不須更護。已付汝阿迭修斯。汝善自將。海倫爾後亦復爲常人。以汝吻故。咒詛悉破。嗟夫。故者自故。吾夫逝於洛舍代蒙以後。余所見聞遭際。殊不勝言。第今有二事告汝。汝當以全智自覓其解。汝一生中雖前此未曾親我。顧吾知今日之吻。實非初接。且明神實啟余心。又知吾儕歡聚。期當不長。樂亦滋少。特後則繼續無疆。死亡不能爲鯁。阿迭修斯。汝當知吾雖明神之女。顧亦不能弗瞑。在此瞑中。乃遺忘其經歷。且色相常變。無有定形。正如此間人所述。然我終當不死。若汝者爲一世之人。會且有死。顧亦僅如夏夜。其時至暫。聊以分日而已。汝當復生。仍如前世。而世世之中。吾儕終相遇。

相愛。自生度生。直迨終局之至。是時阿迭修斯。又憶賴耶所述皇后夢境。顧亦弗言。以彼自忖。凡美理曼諸事。當弗宣布。惟曰。如是生者甚善。以世世之中。吾終得汝爲吾歡也。海倫曰。然。阿迭修斯。汝爾後世世皆能得余。或如此相。或如彼相。汝終得之。以美有衆相。愛非一名也。顧汝得且復失。吾今語汝。如汝今生爲健者。而世上健者正多。吾爲衆愛。而吾又胡以不遍愛衆人。吾心雲已淨。乃能返憶過去。遠見將來。知吾僅爲神人之器。用以終彼輩末路者耳。且吾又知吾之愛汝。厘爾一人。此愛蓋根於胚胎之時。即葬火焚燒。將不能燼。阿迭修斯曰。誠然。吾亦自覺往日之愛神女婦人。皆不逮愛汝之擊。汝蓋吾心。無是。吾弗活矣。海倫曰。且賡汝言。余聞汝作爾許語。入耳乃如妙音。阿迭修斯曰。然。吾將賡之。吾儕之愛甚暫。吾心告我亦云。吾知此爲末次浪遊。不久卽有死亡趣我。起於水濱。故吾敢問吾儕孿子。究竟何時一耶。如此生已促者。且容及時少相愛耳。

此時海倫金髮被面。併蔽其目。如新婦之面衣。淵嘿久之。始曰。今茲未能。如居聖地

而婚。且觸神人之怒。蓋以汝寓告我。當就汝耳。既而曰。否。是弗能直也。阿迭修斯聽之。明日中夜一時之前。其遲余廟外。吾以時出。汝在暗中。可憑胸前星石識余。定議相將以去。以汝應爲吾夫。吾亦願爲汝婦。爾後當體神示而行。吾意欲去格恩。以是地居民。乃月月爲余而死。阿迭修斯吾歎。久別始逢。今又暫別矣。阿迭修斯曰。甚善。明日夜中。當遲汝塔門之外。吾亦欲去此弗居。第佛羅未歸。吾行非易。以彼親征。留吾爲守宮掖耳。海倫曰。此容再議。今可去。以是間弗能多譚人間情愛也。阿迭修斯執其手。以吻親之。遂行。惟以彼顛蒙之智。竟不與言皇后美理曼事。

#### 第八章 賴耶神遊

長老賴耶。自廟門之外。疾趨回宮。是門所以護海倫之色。惟應死者至則啟。蓋死門也。賴耶行中。極盡憂苦。以念遊子不止。彼歷相格恩黝兒。乃無一能似此亞佉亞人。溫和武壯。善於搏鬪。念往日奮其神勇。救埃及至美且智之后。月兒美理曼。當屹立堂前。長矢亂飛。其容威美如天人。因又念數年前。后在阿施利廟中所見金胄健兒。

俯視哈太色加之像。百感潮湧。神思愈益擾亂。殊不測諸大明神。將何所願。惟彼知不驗者一事。則妖夢中人。乃以妄見戲后。應愛之人雖來。願終不能得而自趨死亡。今已僵於戾祠門次矣。賴耶疾行。屢欲傾跌。入宮門逕堂屋而奔。將趣己室。忽遇美理曼於門次。后子立。美豔如圖畫中人。凡諸景色。皆不能匹其狀。被御袍。冠金蛇之冠。黑髮柔膩。額白如象齒。而目光前矚。狀極神異。賴耶見后止奔。鞠躬欲去。后忽止之。問曰。賴耶。汝頃安往。且顏色胡戚戚至是。賴耶曰。后。余方往就工事。思佛羅無耗。亦弗知與亞普拉相遇何狀。故吾面有憂色耳。后曰。汝言或誠。願未盡實。今且進。余將語汝。

賴耶不敢拂命。從之入。坐於后前。卽前此阿迭修斯坐處也。未定。美理曼陡起跪賴耶膝前。清淚盈其目匡。胸際爲幽咽所遏。翕然而動。賴耶甚詫。意或以殤雛之故。攫其悲懷。而后則扶頭倚膝而戰。僧曰。后。吾所撫育之兒。汝何所苦耶。后不應。惟力握其手。僧亦老眼模糊。狀極悲窘。良久。后始仰視。願仍不言。賴耶撫其頭曰。吾女。汝究

何緣爾耶。久久后乃答曰。賴耶老友聽余。汝爲余獨一之友。使尙不宣。吾心信將益碎。且使此事終闕。吾腦且焚。余亦不復爲后。殆惟冥生之物。僅有鬱氣蝟行。遊光耀照。臨吾心意之劫灰。澹然無色而已。願汝尙記余爲佛羅妻禍夜之第二宵。余微行就汝。告以夢鬼欺我。示我之幻象乎。賴耶曰然。憶之所見大奇。吾智未能釋此。后又曰。抑汝尙憶吾幻中所見之人。云應爲吾愛者。乃擯金甲有青銅矛頭立冑上者耶。賴耶曰然。吾亦憶之。后張目凝視。微語曰。其人何名。彼遊子嚙普利圖非乎。方彼來時。冑上不有矛頭在耶。此甯非拂德之意。在余美理曼者耶。聽之。賴耶今聽之。吾愛之至。不殊定命。當其進謁。余已一見識之。蓋余之識彼。實緣彼我與他婦人。皆當分擔古昔之遺禍。爾時在一不可知之地。學者以業而三。且依豫言。當生生相爭軋而自造其禍障。賴耶。彼不知余。余實識彼。吾聞彼人足音。精魂輒爲之動。吾心且蓓蕾作花。亦如洪水之後。息訶復其故道。環流黑壤。皆灑生意。吾返視過去遠索霧中。知彼爲吾歡。又前探未來深抉其蘊。亦知彼爲吾歡。願余此時目中乃沈沈然。但餘黑

聞耳中亦無所覺。僅似有垂死之人呻吟不絕。而此外更有銳響。如婦人之歌。賴耶曰。后。此事甚惡。后曰。賴耶言當。此誠甚惡。然止其半耳。今聽之。余將盡吾說。近日吾心已爲狂易所中。而此狂易之來。乃自愛欲女王雅泰赫其之哈梭也。吾雖素不知愛。今乃爲愛而狂。嗟夫。賴耶。賴耶。余必欲得之。汝勿耿耿視我。我亦爲佛德驅策而然耳。昨宵與言。因得其隱。知彼實阿迭修斯。勒兌之子。卽伊色加之阿迭修斯也。唉。賴耶。汝驚躍乎。然驚躍宜也。願吾以術馭之。雖彼狡夫。亦傾其實。吾謂知彼長途跋涉。專爲吾來。來就其明神許與之新婦。特今日觀之。乃又似回身背我去矣。賴耶。直自坐中躍起。呼曰。皇后。皇后。吾所撫事之孺子。汝腦雖病。心不當爾。汝萬不能垂愛於彼。甯汝不記自爲佛羅之妻。而格恩之后。今乃願自擲其名節。爲一浪遊客臣所踐躓。而泥滓乎。美理曼應曰。唉。吾信格恩之后。亦佛羅之妻。願非佛羅之愛。名節乎。汝奚必空譚名節爲愛之泛濫。正如尼羅水溢。直決名節之堤。吾亦弗知習俗所定名節之界。究竟何在。環汙洋之水。四周皆沸躍生沫。而吾名節漏舟。卽浮其

上。狀如殘荷敗葉而已。賴耶。汝勿語我名節。不如策我何以得吾健者。就我懷中。僧呻曰。汝信風矣。然吾亦幾忘之。吾思此事結局。必將以眼淚了之。美理曼。吾有惡耗語汝。汝所愛好之人。已永永別汝。且別世間矣。

美理曼聽已。自牀中蹶然而起。立賴耶前。狀如牡獅之搏鹿。怒且怖。色益美而凶。就耳際作齒語曰。彼死耶。彼死。我乃未知乎。蓋爾實殺之。吾仇必復。隨掣一劍。此劍卽往日擊其兄猛納達以報其親吻者。劍光森森。盤於僧首之上。旋又下其劍曰。否。汝當別有死法。賴耶。汝死應苦且緩。汝亦知櫻欄苦具之痛乎。汝應以是死。語已而立。手足皆顫。胸息鼓動。目光四射。如晨星之光。賴耶急呼曰。且止且止。非我殺之。設遊子信死者。亦以己之不智。彼往見客神哈梭。凡見哈梭者。必與冥劍奮鬪。與冥劍鬪者。又必臥青銅浴室之中。自往尋其冥路。美理曼聞言。色急變如蜃灰。大呼仆牀上。按額而呻曰。吾何以救彼。脫諸妖巫之手乎。嗟夫。爲時晚矣。雖然。我必欲知其究竟。并殺彼者之美狀。此時不作格恩方言。操殭語微曰。賴耶勿怒我。幸憐余弱也。汝知



神遊之術。然耶。賴耶亦以殭語報之曰。習之。且以授汝。授者我。與汝所有之古惡也。后曰。誠然。汝耳。汝素愛我。屢屢同臨禍患。賴耶。今願假汝神魂。遣諸哈梭之廟。使覘所遇。且偵吾歡之死耗。賴耶曰。美理曼。此事大凶且惡。設吾神既行。或與冥中守者遇。則以吾地上有形之生魂。遣彼無形之冥鬼。事之何若。孰能言者。美理曼曰。賴耶。汝以愛我故。竟敢一往乎。況惟汝諳此道術。能作此行耳。賴耶曰。美理曼。吾素未逆汝命。今亦何辭。特有一言相屬。如吾神不返者。當葬我於綏勃斯生墳。且以術拯吾魂於門者之手。今吾事備矣。汝知咒文。其速誦之。

囑已。就榻而臥。瞪目上視。美理曼前。目光正與之對。至耳側誦殭語三數。賴耶色俄變如陳死人。后引退。朗語曰。賴耶之神。汝已離其蛻乎。神假賴耶之聲答曰。離矣。美理曼。吾將安往。后曰。往哈梭廟座前之中庭。賴耶曰。至矣。后曰。汝何見。賴耶曰。見一人。擐金甲蒙盾。立座前門次。前有健者死鬼。而彼不能見。有歌聲作於座中。彼乃佇立而聽。后曰。汝何所聞。賴耶乃一一述歌辭告后。美理曼聞之。始知居哈梭廟中者。

卽愛爾俱孕之海倫。心漸弱。膝爲之戰。又憶前此幻中所聞。覺所謂古懽之愉樂。神人之齋怒。與無期之尋求。一一與之吻合。已而歌止。阿迭修斯前矣。后作色厯聽之。及破圍而過。不覺喜叫。而歌又作。賴耶述其辭。并阿迭修斯與鬼影問答之語。鬼散。后命賴耶之神從阿迭修斯入室。奧。賴耶遂述裂帛事。帛裂。已覩哈梭。后問曰。賴耶告我。哈梭容色何若耶。賴耶答曰。其容色絕美。如往日汝召哈太色加精魂時。死者與僮倖所變相也。美理曼大呻。知已無幸。已而賴耶又述阿迭修斯與海倫之語。及盟婚之吻。而婚期又卽在明夜。美理曼嘿然。未幾。阿迭修斯出。后又作微語召神返舍。賴耶乃欠伸而覺。狀如出夢。

賴耶既覺。見美理曼倚榻而坐。顏色灰敗。目眶內陷。有黑線環之。賴耶曰。美理曼。汝已具聞乎。后曰。聞之矣。賴耶問曰。所聞云何。蓋神遊所見。初不自知也。美理曼曰。所聞不能告汝。其能言者。僅彼人已過冥守之界。與妖婦哈梭妄遇。已無恙返矣。賴耶。汝今可去。

## 第九章 睡者覺

賴耶憂疑自去。美理曼亦徑歸臥室。命宦者禁人勿入。登榻偃臥。以錦衾蒙首。良久不動如死。直至室中盡昏。薄暮已屆。顧彼軀殼不動。而心中正有無窮悲痛。如熾烈之火。爲熱情之息所扇。時復自熾。而冷淚時下。則又塊然遽熄。此時乃知前兆已驗。己之烈愛。亦終且吞其生命以去。卽在死後。而墳墓中亦一日不得甯息。彼之仇敵。亦非在幻境之中。蓋爲一美婦人。其人至美。名多羅之海倫。卽哈梭客神。如大炬火。四方皆耀。爲世界衆欲所歸。彼一人之生。卽衆人日日之死。美理曼亦美。特較海倫則失其色。如火光爲太陽所奪。彼知道術。世靡其儔。顧禁勒雖神。又奚能敵善變之妙目。而此海倫者。又爲阿迭修斯特來物色之人。至不恤風波修路而至。惟阿迭修斯初言僅云來訪所歡。而美理曼卽以自擬。告以一切之祕。沈思及此。羞憤交乘。發爲謔笑。思當時彼人輕哂。以佛羅爲言。可知彼心所屬。故在海倫。美理曼遂自誓謂使已不得阿迭修斯者。亦不授之他人。當先視其亡。已乃隨之俱逝。設餘力所及。則并

殺海倫。而其爲計。惟在明宵卽羸阿迭修斯有之。否則當任相將以去。或殺彼人於明日未暮之前。第如是者。又將何以泯其迹乎。以藥毒人。固可謀諸息敦人古離。使持盃進藥。後復誣而戮之。謂挾前此沒其財貨之夙仇。因以謀刺。然美理曼又胡能自殺其歡。設彼人云亡。己亦卽殉。就諸阿施利域中。或能得少樂趣乎。默諮旣久。以心問心。左右迄無所可。於是其靈魂之中。殆僅餘一策而已。

美理曼起而下榻。視暗中久久。始摸索至一處。得一彫鏤之篋。用象齒阿列夫木爲之。出鍍裙帶間。啟其篋。中皆金飾寶玉古鏡香膏之屬。亦有毒藥。類皆甚烈。美理曼悉不顧。惟探手深入篋底。抽一小匣出。製亦金屬。名曰泰豐之骨。國人以爲不祥。諱其名曰褐鐵。美理曼捺機鍵。覆闌然啟。此中又有稍小之匣。乃取置層際。誦殭語有詞。言時。昏際出火光一縷。在沈黑中森索四射。匣蓋徐徐自開。如生物之張其口。隨亦有光猝起。噴入暗中。美理曼視之。戰栗而退。旣而探指匣中。微語曰。汝古惡。出矣。出矣。卽引之掌上。有物瑩然。在暗室中。如殘竈之餘燼。其光紅色。漸變爲綠。又轉爲

白爲碧。而狀則一纏蛇。在美理曼掌上。如以卵白石與綠玉所琢。美理曼注視久之。又復戰栗。如有所疑。徐言曰。汝怖物。吾致汝瞑後。凡兩視汝。擬不復再見汝矣。否也。吾終見汝。汝古智之子遺。凍火睡惡。古城無生之活死。緣惟汝有是智慧故。遂解衣袒胸懷之。石蛇觸膚。冰涼沁骨。其冷逾於死體。全身皆策策而顫。顧終忍之。伸手攀柱。而屢欲傾跌。痛苦如將免身。堅忍久久。冷者漸溫。光燭益明。透錦衣外現。如鐙火之光。穿水晶盃而出。又時許。美理曼盡斥衣飾。髮被面如面衣。俯首至胸際。噓氣吹蛇。以古惡之生。非藉人息不活也。氣凡三噓。亦微語三曰。醒矣。醒矣。醒矣。方第一噓時。其物似震而發光。再噓。物伸昂其首。及第三噓。自胸突墮於地。繞美理曼之足數匝。身漸壯大。類術士之樹幻花。室中光滿。如秉炬火於黑穴。又纏后身。至於腰際。舉首甚高。有火燄數尺。自雙目出。其蛇人首。狀如美婦人。卽美理曼之貌也。二面相對。四目互視。時美理曼癡立如白石之神像。巨蛇作火色。周繞其體。

未幾。蛇語矣。作人聲。卽美理曼之聲。而語爲古民之僵語。曰。汝告我。我何名。美理曼

曰。罪。汝名也。蛇曰。汝告我。我來奚自。美理曼曰。吾心之惡。汝來處也。蛇又曰。汝又告我。我將奚之。美理曼曰。吾往之處。汝去路也。以吾溫汝於胸。而汝實遠吾體。蛇昂人首而笑。狀至可怖。曰。汝善哉。以是我之愛汝。不啻汝之愛我。語頓。曲折其身。親美理曼之吻曰。余古惡。是爲死外之生。亦卽生中之死。禍害之長。良由朕躬。分擘心華。是生間隔。而厥名曰幽冥。吾形不常。世世之中。汝終當得我。卽在掌握。吾曾授汝所知之道術。且爲汝策得王冠。顧今將何爲。汝美理曼。我之老母。我之伯姊。我之愛兒也。吾之與汝。永永弗離。雖汝可離我而獨生。我不能離汝而獨活。然汝有時捨我。亦必有時就我。汝今何言。速言之。我將索其值矣。噫。我更何言者。我良願再覺共生。以此纏繞。永永把汝靈魂。與汝美同修。亦與汝罪偕滌。美理曼曰。汝古惡。試以汝吻就我耳。耳就我吻。吾當告汝所需。蛇如言。美理曼遂與耳語。室中沈黑。而蛇火煜然。目光炯炯。與后之雪膚玄髮相映。久之所語已了。蛇又高舉其女首而笑曰。彼尋善而得惡。求明而入昏。彼希眞愛而失於幽歡。彼歷搏戰凌荒濤而來。本當得黃金海倫爲

彼愛。而先得汝美理曼。緣汝美理曼。乃得其死。以彼應憑星而誓者。今將誓於蛇。彼昔遠遊。而今遊且更遠。以汝之罪。是爲彼業。冥明易面。善惡同光。美理曼。我當以彼授汝。願須聽吾償。爾後汝行日光之中。吾不復潛幽闇之內。吾將纏附汝身。不更離貳。毋懼毋懼。我在人目。不過一寶玉之佩。綴諸皇后鞵帶間。其爲飾甚美。自是爾我共命。汝行亦行。汝死亦死。汝醒亦醒。汝眠亦眠。百凡悉偕。直待終局之至。無論爾仇終贏。或爾我竟勝。美理曼曰。諾。吾償汝。蛇曰。昔在異地黃金天色之下。汝曾一償我。願遠矣遠矣。爾時汝與歡居。甯不甚樂。惟我僅自蟠屈。環抱汝心。及彼三分之二學子。與舊日之煩憂已耳。婦人。汝如是而行。事亦如是而定。緣汝卽厥婦。故禍塵悉萃汝身。而愛緣亦均圓滿。婦人。汝神光已爲我褫。而溫柔亦爲我散。是其爲物已徜徉於人世間。而美實其名號。彼黃金海倫以美種因。緣是美故。人人欲得欲勝而有戰爭禍患。亦有企圖祈祝與夫曠世無垠之希望。而汝美理曼者以業種因。遠離善境。故汝終當攜一切咎惡。降諸汝歡。是一隱書。是一隱書。孰能讀之。汝能讀者汝讀之。汝

名美理曼。是爲皇后。顧汝之爲后。是耶非耶。且汝誰何。彼名海倫。彼爲遊子。遨遊漂蕩。以相尋覓。是二人者。究竟誰氏。且我又誰也。是一隱書。是一隱書。汝弗能讀。而其底面。乃自寫於高天。寫於大地。寫於莽海世界人人心中。今茲聽之。明日中夜。汝當取我佩繞汝身。行事悉遵吾命。視之視之。汝之狀貌。將變爲黃金海倫。汝面汝目。亦罔弗變。以惟海倫能動遊子。汝乃得一度爲汝歡妻。吾爲汝諮議。不能言未來。惟後此者禍且悉至。禍也戰也死也。皆是也。顧汝得汝歡。彼入彼業。應憑星而誓者。已誓於蛇。而汝與彼既爲不可解之結所纏縛。此外更復何願。選之。美理曼選之。使汝今日拒吾策者。明日卽失彼矣。彼入海倫懷中矣。汝將抱獨知之愛。歷數數年。窮憂以終老矣。試決進取。彼當終爲汝有。何事應至者一任其至。選之哉。古惡以是餽美理曼。美理曼聞之。答曰。吾選之矣。吾甯被海倫之形。爲吾歡子妻。一任千災百難之至。汝古惡。今睡矣。睡矣。汝被吾怖容而耀其目。吾更不能忍視。吾幾發爲狂易矣。蛇又舉人首。得意而笑。徐徐緩其約纏。墜地而縮。俄頃枯槁如小卷。作光熒然。仍一



文石彫鏤之光明飾物而已。

是日阿迭修斯自神座之輿出。見門者已去。亦不復聞劍刃之聲。以明神預示。已以海倫之美付阿迭修斯矣。座外衆僧多聚議而詫。不知此健者噶普利圖。胡以潛入幔內。乃不爲神劍所中。俄而彼人復出。體無所傷。狀甚威毅。益懼而大呼。阿迭修斯笑曰。若輩毋恐。吾仗神佑而占勝著。亦戰守者。終越其界。意彼輩且去矣。吾已面哈梭。此中闕藏。良非汝輩所知。今給吾食。吾少倦矣。僧皆鞠躬。引之入食堂。供以最佳飲食。任阿迭修斯飲啖。既飽。起欲去。僧又作禮。獻其鑰。可任啟諸戶。雖知此客神通。無需於是。顧竟以特權屬之。

阿迭修斯出。其心甚樂。飄然歸宮禁。自返其居。及門。長老賴耶已見阿迭修斯生還。乃狂喜趨抱爲禮。且曰。噶普利圖。吾疑此生不復見汝矣。特后言至此。忽自審不如弗言。遂止。阿迭修斯徐行入室。笑曰。吾已來歸。人鬼悉不爲害。第汝適言后何耶。賴耶曰。無他。惟后聞汝赴哈梭之廟。慮汝且死。頗爲汝憂耳。噶普利圖聽之。吾不知汝

爲人抑神。惟誓則神人無別。汝曾誓於佛羅非耶。阿迭修斯曰。賴耶。信也。吾誓善護皇后。以待佛羅返駕。賴耶目之。久曰。噶普利圖。汝誠欲弗破此誓乎。且願善保皇后。令名。而其名乃貴踰生命者乎。噶普利圖。吾知汝會此意矣。阿迭修斯曰。吾或能會解。賴耶知之。吾良願如是。賴耶黯然。又曰。吾觀后美理曼。近乃爲病所踣。欲乞汝醫。今夢兆且踐。凡吾前此所陳。成實不遠矣。惟汝曾食居停之鹽。使仍弗踐其誓者。則汝噶普利圖。無論神人。終爲賤子。阿迭修斯曰。吾不旣云無意破其誓言耶。是時俯其首。心默自計。賴耶立視之。未幾首忽舉。語曰。賴耶。吾今以一事相屬。此事奇而極誠。緣吾之視此。居心正與汝合。使汝能助我。則亦自助。且卽助佛羅并皇后也。惟吾誠汝。使汝誤我祕密者。當非汝齒爵與昔日友情能救。賴耶曰。姑言之。汝勒兌子伊色加之阿迭修斯。使是事無害吾后者。誤汝當死。阿迭修斯大驚而躍。呼曰。汝焉知此名。賴耶曰。吾自知之。須知汝雖人中最狡。於我安施其術。蓋彼固弗能自言。惟聞自皇后。故僞應之。阿迭修斯曰。汝亦僅拾俗傳。偶一試耳。此名爲我爲人。皆無關於

大。今茲且言正事。吾實畏汝后。以此來爲覓他人。不爲汝后。今幸吾行不虛。賴耶。汝不見彼哈梭之廟乎。是中有。人。卽吾所覓。彼嚴衛居此。以待我之來。明日中夜。吾當往期諸廟門之外。世人罔弗愛彼。而彼所愛。僅我一人。此亦神意應然。爾後吾將攜之他行。覓地爲偶。使汝能助我。則願以一人一舟見齎。明日曉光未上。吾儕去格恩矣。特汝面后時。暫勿以此事爲言。俾吾得從容出港。吾非不欲踐誓衛后。願汝當知我之速去。較留衛尤佳。後日佛羅歸。弗善吾行者聽之。明日中夜。汝可竢余廟前。俾同見哈梭。以備逸去。而汝更送吾就舟。且以訣別。賴耶沈思有間。曰。吾頗懼見哈梭。雖然。我必往矣。惟相見時以何爲識。阿迭修斯曰。以彼胸前紅星之石爲識。但前勿懼。吾且偕在。第汝信願爲吾備一舟乎。賴耶曰。舟則必備。噶普利圖。我雖愛汝。今別矣。惟願此舟破格恩環岸之浪而前。汝在其中。與汝所歡之神女哈梭。瞬息去也。

### 第十章 遊子誓言

是夜阿迭修斯不見美理曼。次日有使者將命至。令日夕入宮赴宴。阿迭修斯意殊

不欲。顧后命弗能却。遂埃暮而往。賴耶亦來。相遇於堂外。漸相告語。謂百凡悉備。一舟極良。已躡河次矣。舟卽息敦人舊貨船也。且約中夜必埃於塔下。語時。戶驟闢。后美理曼已入。後隨宦者宮婢數人。后嚴妝。面色森白。而目光炯炯。阿迭修斯見后。鞠躬甚莊。后亦略俯其首。卽以手與客。攜之就席。相次而坐。席中后不甚言。惟略及佛羅與亞普拉人迄今無耗而已。頃之宴已。美理曼命阿迭修斯隨入前室。阿迭修斯益怏怏。顧無可辭。遂入。賴耶自去。后又悉遣侍婢。闔室爲之闐然。

二人相向坐。默不一語。惟阿迭修斯覺后視甚異。似目光能洞其腹而燭其心者。久之。后始言曰。伊色加之阿迭修斯。吾今甚慵。汝能敘浪遊事迹乎。不也。盍爲言攻圍伊利阿。與彼罪人海倫禍母之始末。且汝如何自亞佉亞衆中。變乞食裝。竊就海倫與語。今彼海倫亦復爲怒神所殛矣。阿迭修斯妄應之曰。后言當。彼信爲神誅矣。彼誠禍水。緣此人妖冶容。致殺幾所健者。吾昔亦遇之多羅圍城中。心卽欲殺。而神持吾手。猝不能下。美理曼陰森而笑曰。異哉信乎。使彼未死。遇汝者。汝且殺之乎。阿迭

修斯。此未必爾也。阿迭修斯對曰。后。彼死久矣。美理曼曰。今且勿論。暫而曰。彼久死。阿迭修斯。吾今詢汝。昨汝赴哈梭之廟。所見究何狀耶。阿迭修斯曰。吾見一美婦人。或一神女。立塔簷之上。立而歌。聽者皆喪其魄。隨有數人進角守者。旋悉中冥劍而死。景大奇也。美理曼曰。然。景誠大奇。阿迭修斯。爾時汝乃不喪其狡智。不欲進破冥守之界乎。阿迭修斯曰。否。吾少時曾見愛爾俱孚之海倫。其色美逾塔上之人。凡人見海倫者。斷不再思進得哈梭。美理曼徐應曰。特人之見哈梭者。或仍欲進得海倫耳。阿迭修斯聞之。覺此語之猛。如函魔力。局蹐不能置對。復閒話有問。美理曼審其狡。甚詫之。顧亦不宣。少頃。阿迭修斯起。俛首請出視衛士。后凝視不語。任其去。阿迭修斯見后縱之行。乃大愉樂。出後。幃動未息。美理曼遽頓其足。目射怖光。隨擊掌召宮婢。令就安息。侍者聞令。悉去。室中僅餘一人。亦去而之寢室。

美理曼入室自語曰。今新婦須自裝飾。備親迎矣。直至舊處。取篋中藏蛇出。溫諸胸前。吹以鼻息。蛇暴起如前。周繞后身。微語以策。令纏素衣爲嫁時裝。而佩蛇於胸。心

中默念當日阿施利廟中哈太色加與佉俾面上所現之美。美理曼如言。了無懼意。以其心已爲愛熒。且爲妬裂。不復自念罪。且何若。憂患將長於無窮。遂以香自浴。解其髮。衣白色之衣。臨鏡自照其美。迴語睡蛇。聲極悽苦。曰。嘻。甯吾美尙不足得吾歡。汝古惡爲我言之。甯吾必竊他人之美。始得彼乎。惡曰。然。汝當如是。否者將失汝歡。而入海倫之懷抱。緣汝誠美。然彼者。美之自相也。緣遊子之愛。亦愛彼溫柔。而弗愛汝之傲岸。選之選之。遊子且行就黃金海倫矣。美理曼不復疑貳。惟持蛇視之。蛇大笑。纏之周身。剎那而縮。成一帶狀。則枳首而嵌赤目者也。縮時。美理曼卽冥想哈太色加與佉俾二面之變相。就鏡臺守視已狀。見漸變如死人之顛。色灰敗而多竅。少選復返故態。而美容已變。立色之髮。遽成金鬢。目亦轉碧。昔日高傲之風。亦化柔媚。巧笑妍然。彼在婦人中。本爲至美。而今則尤美。蓋美之自相矣。時且窺且語曰。噫。今已類哈梭矣。語聲入耳。似亦有異。以聲亦轉變。吐音柔滑。過於風吹水草之私語。而甘美絕俗。又逾亭午蜜蜂之嚶鳴。美理曼出門。覺甚懼愛重罪深。而不遐顧。心中別

有奇樂。掩之都盡。出寢室後。瞥然行月光中。直至堂前。是中靜寂無人。惟有蒼白月光。匍匐而上。照見刻石怪神天吳與古代先皇之遺像。方彼過其前。耳際聞有微聲。似切切私議。互論其深重之孽緣。與將來之禍果。美理曼亦不爲動。其步其心。均爲愛所燃。如熾巨火。惟欲得此遊子。令就彼懷。彼以遊子之故。徧歷死生而相物色。今乃得之矣。

是時阿迭修斯方居私室。埃時至。行覓海倫。心魂飄然。凡前時夢影與永久愛情。皆一一經目前而過。如燃明鏡於暗陬。照見一切所歷事迹。與昔日戰爭航海諸景。此時心竊自惟。知百凡皆夢。不過隨意生幻。按之終無所有。在人生中。誠者僅一。其名曰愛。又有一物。獨爲圓滿。卽名曰美。實爲愛衣。又有一物。爲人所慕。緣求此故。人乃有生。其名曰世界欲黃金海倫之心。卽平安歡喜永息是也。阿迭修斯欲出。乃披甲。懼暗中有伏。又挾歐列圖之弓。加箭箠。以戰禍未盡。不能弗備。又櫛其髮。著兜鍪。默禱其神。而神似弗應。遂離室而去。室臨大堂。阿迭修斯每夜出。輒徧視暗中。惟爲陰

影所遮。殊無所見。今日則月光朗然。穿罽毼斜入。落於堂中。如葦塘之水。清湛一白。阿迭修斯時又四顧。眼光溫利。忽而心動。覺在堂中者。乃不止一人。雖爲人爲鬼。抑不死之神人。皆莫能知。惟目中似見黑影。遠處現一白物。築築動搖。阿迭修斯握弓。以一手撮箭。使觸箠有聲。影中白物。似有所聞。抑以見甲光映月之故。遂移而漸近。至月光之側。頓止。如浴者臨寒泉而縮。阿迭修斯大詫。亦止不前。思抽一箭試之。而終不舉其手。惟立竢之。

已而物又前。驟入明月光中。則一婦人纏素衣。腰束金帶。而帶玉之上。有光閃然。如蛇之雙目。其人頰而媚。如亞孚羅大諦神像。俯其首。面不可觀。不知誰何。立而不動者有間。阿迭修斯逼視之。亦並立月下。其人忽舉首。伸兩臂向之而笑。時月光滿照其面。視之非他。正愛爾俱孚海倫之貌。彼方將就之者也。阿迭修斯視其容色。與金髮碧瞳及玉色之臂。默不能語。惟徐徐自近就之。其人亦不語不動。木立久久。幾於呼吸皆靜。獨帶間蛇目。熠燿如生。阿迭修斯前而又止。以彼自思。此必遊魂相戲。而



其人之不言不動如故。久之阿迭修斯始搜索得數言。微語曰。夫人是誠汝乎。吾所見者。誠愛爾俱孚之海倫。抑赫兌域中之鬼物。爲古后毗舍豐尼所遣。令來擲揄我者乎。時女子亦以柔聲報曰。伊色加之阿迭修斯。甯余不汝約。甯昨在哈梭廟中汝勝門者後。余不謂今日當婚乎。甯汝今乃疑余爲無形之異物耶。阿迭修斯聽之。果海倫之聲也。而目亦海倫之目。顧尙懼被蠱。又詰之曰。夫人愛爾俱孚之海倫。誠與吾約。特彼謂當迎諸塔門之前。歸爲吾婦。吾方將往覓耳。使汝信海倫者。胡以來宮禁中。且胸前之流血赤星。又安在。女曰。吾胸之星。已無。赤露下滴。緣我已爲汝有。今後不復有人因吾美而死。故戰星已去。今惟智惠纏繞吾身。此不死神蛇之徵識。正以表無窮之愛者也。汝問我胡自來耶。余爲帝女。亦爲神人。阿迭修斯。汝勿多言。拂德明神實啟余心。令余如是。阿迭修斯。甯汝能任余別汝去乎。阿迭修斯曰。未也。必萬事俱畢。乃能別耳。此時彼智已蒙。亞孚羅大諦所示得海倫必徵胸前流血赤石之言。已忘而不念。深信海倫在是。弗復疑貳矣。

女又張兩膊而笑。阿迭修斯茫然。惟前就之。海倫笑而徐行。阿迭修斯卽隨其後。如在夢中。漸經堂屋迴廊。又過諸神古帝石像前。覺耳際仍有微語竊議其後。顧亦弗憊。仍引而前。隨者亦無所覺。既而至椒房。立佛羅金牀之次。女乃語曰。汝伊色加之。阿迭修斯。吾愛汝始於有生。亦將愛汝迄於萬死。今汝愛已立汝前。爲明神預言當就汝抱者。汝其取汝新婦。顧當先按神賜助妝之金蛇。立汝婚誓。爾後勿愆。阿迭修斯誓之。當曰吾愛汝。無間爲人或神。吾愛無二。任汝何名。或轉何相。惟吾與汝。永永固結。直待末日之至。吾赦汝罪。吾慰汝愁。不得復許他人。介吾兩間。吾今誓汝。立吾前者。或神與人。吾今誓汝。婦人。自今以後。永遠永遠。任汝胡名。或轉何相。無渝此誓。勒兌子伊色加之。阿迭修斯誓之。當如是誓。否者自上汝道。離吾去矣。是時阿迭修斯雖不念被蠱。惟心覺不祥。因曰。大哉誓乎。女曰。選之選之。弗誓則別。不相見矣。阿迭修斯曰。別吾弗能。亦胡能別夫人。吾誓矣。因舉手按蛇而誓。頃。彼忘愛神所言。并忘海倫所囑。當憑星而誓者。今竟誓於蛇。彼憑明神之鑒。靈蛇之符。新婦之美而立。

此誓。誓頃。蛇目閃然。女目亦爾。而歐列圖阜弓。則微鳴兆戰禍死亡之至。顧阿迭修斯不知蠱惑。不知戰死。惟覺新婦之吻。已與已接。遂登美理曼之金牀而臥。

第十一章 遊子覺

是日中夜。長老賴耶如約而往。遲遊子於哈梭廟外。佇立少選。見時屆矣。而人弗至。遂立塔門影下。是時廟之旁門斗啟。一婦人出。幕其面。胸懸紅石。光耀如黑夜之星。獨立而望。望天吳行列中來路。顧月光滿道。空虛無人。景色一白。其人佇久。又縮立塔下暗中。不復可見。惟有星光燦於暗陬。賴耶心乃大怖。自審已覩哈梭。懼且不祥。或如衆人行當立死。卽欲逃去。而夷猶未能決。因亦引首望路。冀遊子之至。而月光之下。了無人影。如是者又久之。哈梭亦靜立昏黃。猩紅之星。仍耀胸次。而世界欲者。今乃遲人於幽期之所。如荒村之女郎焉。

賴耶小倦。倚牆踞地而禱。禱遊子速至。俄聞人聲。柔美過於琴音。問曰。潛匿幽暗中者何人耶。賴耶知問者哈梭。益懼不能應。而聲又曰。嘻。汝世之狡人。汝來訪我。胡樂

僞爲老僧狀耶。阿迭修斯。汝前作乞兒裝。余在仇敵中猶能識汝。今在平日。汝雖素衣偏袒。甯余遂弗識乎。賴耶知弗能匿。遂戰栗而出。跪海倫前曰。神后赦我。吾非汝頃所名之人。亦非僞服而至。吾今誓言。吾名賴耶。爲佛羅將作大匠雅萌僧衆之上座。又雅萌國庫之司藏。格恩尊者也。吾審汝胸懸紅星。知爲廟中神女。幸憐老臣。勿怒而掎我。緣我非敢自來。乃承汝頃所名健者之命。來竢諸此。幸汝慈悲。勿扶我也。聲應曰。賴耶毋懼。余不害汝。雖彼輩衆生。或緣我而趨於冥路。第此亦非吾意。蓋神旨如斯。特以我爲用了。結此一重公案。賴耶且起。汝適從何來。且所言健者。又安在耶。賴耶起視。見海倫目光直透面衣而出。絕無怒意。惟溫和如薄暮之星。心乃安帖。對曰。吾白神女。健者何在。吾殊弗知。惟彼約我中夜一時前。期彼於此。吾卽來耳。聲又曰。彼不久且來。願汝所稱遊子之人。命汝期此何事。賴耶曰。哈梭。彼言今夜將婚神女。然後同去格恩。乃命余來。以余亦彼友。將商去此之策耳。第不知胡以屆時弗至也。

賴耶言頃。舉首望天。海倫見其貌。因問曰。賴耶聽之。吾今詢汝。昨日吾如神命。立塔上而歌。以娛歸人之後。吾退入座。自織其帛。而門外生人。與吾美之。護神鬪。隨悉被劍而死。方吾織時。獨彼一人。能辟守者以前。其人卽今宵所期之健者。吾識爲勒兌子伊色。加之阿迭修斯也。顧晤談之頃。則有遊魂來覘吾事。雖健者弗見。吾亦不識其名。以吾生平。殊未覩斯人面目。賴耶今知之。其魂之貌。蓋卽汝貌。衣亦汝衣也。賴耶大懼復顫。海倫曰。吾詔汝。其誠言之。否者不吉。吾不欲蓄人禍。不出自吾手。顧明神將不汝宥。汝昨入聖所。究何所營。且汝又胡敢潛窺吾美。而偵吾言耶。賴耶曰。神后弗怒。吾誠告矣。特希見恕。勿使神怒及於余身。前偵聖所。初非本意。亦不知吾魂何見。竟無片影之留。吾蓋受主人所遣。彼諳道術。所偵之事。卽以告彼。吾亦弗自知作何語矣。海倫曰。賴耶。汝主人誰耶。且彼又胡以遣汝相偵。賴耶曰。吾事皇后美理曼。彼欲知遊子往捍守神。究何狀者。因遣我耳。海倫曰。彼人昨乃弗言美理曼。何也。賴耶。汝后美乎。賴耶曰。人間婦女中。彼爲最美。海倫曰。賴耶。汝言最美非乎。今其較

之。汝后美理曼與愛爾俱孕之海倫。卽汝曹所謂哈梭者果孰美。言已。揭其面衣。容光外露。賴耶昂首視之。蹀跌幾仆。以手掩目曰。否否。汝尤美也。海倫加鬢。又曰。更誠言之。胡以汝后美理曼。乃因遊子往角守神。而必欲知其究竟。賴耶曰。雅萌翁主。汝乃未前知乎。吾今告汝。以惟汝一人。乃能拯吾后於羞滓之中。美理曼蓋亦愛汝所期之男子也。海倫聞言。以手按胸曰。吾正是懼。后愛彼。彼乃弗來。今竟如是矣。賴耶。吾亦欲仿汝后故智。遣汝魂一偵其事。否。吾不爲是。海倫不當行巫蠱而用魔術。願須自就吾敵之居。以探實耗。賴耶勿懼。余不汝蓄。亦弗禍汝后。今其引余入宮。賴耶速引我行矣。

美理曼幻愛爾俱孕海倫之貌。阿迭修斯擁之而睡。甲裳悉積金牀之次。牀側。歐列圖之阜弓立焉。夜旣闌。漸近破曉。巨弓忽醒。醒而歌。其詞曰。

醒兮醒兮。縱汝歡之爾擁而爾偃耶。

念戰聲之信甘兮。甘逾歡唇之如飴。

情話縱其清脆兮。角聲尤美而靡靡。

信彼腕之溫柔兮。又甯如惡戰之可怡。

劍光高舉。青銅焔以照眼兮。眼波都遜茲明媚。

世亦安有是酥胸兮。乃如吾盾之瑩膩。

縱薔薇花鬢之信芳兮。亦焉能去兜鍪而弗被。

矧好夢之難甘兮。惟戰尸而能有斯沈睡。

神蛇方繞僞海倫身次。聞歌而覺。益纏遊子之體及美理曼。以罪惡之纏。綴二人而

一。漸益修大。高舉其婦人之首。亦歌應之。

睡兮睡兮。胡不更爲一時之休耶。

猶冥魂之欲息而終醒兮。汝亦會寤而不汝留。

故鬼惕然如有覺兮。入荒塚其幽幽。

纒其胸而縛其臂兮。乃有長蛇之蟠膠。

是有林木而余攸居兮。彼歡亦于以爲好。  
見眞愛之條其迴身兮。乃向幽歡而就抱。

弓復作歌以答蛇曰。

是有林木而余以形成兮。證彼業緣之草草。

吾呼屠伯其興起兮。汝行爲塵埃而上周道。

蛇又應曰。

咄余死亡之女兮。其捫汝舌而勿言。

毋噓汝息而高歌兮。攬彼歡之寔眠。

弓聞其聲。此死聞罪之歌也。已而銳聲又作於空中。弓歌曰。

噫吾罪業之母兮。其亦緘嘿而勿余愆。

護彼死商之沈睡兮。是余責之仔吾肩。

蛇又曰。



宇宙之早了其究竟兮。何汝生之賤乎後。

汝年猶是其離稚兮。世界惟吾之爲久。

弓報之曰。

顧微余而汝且負兮。縱汝力其何有。

汝罪業而余死亡兮。余汝女而汝吾母。

弓蛇迭唱。聲響直達睡鄉。入阿迭修斯之耳。醒而徐歎。伸其臂。雙目驟張。斗見前有目光炯然。一婦人之面。似美理曼而蛇其身。轉瞬已杳。遂大呼自牀躍起。晨光熹微。度窗扉匍匐而入。落於椒房。微光射及佛羅之后。金牀之上。而其旁金甲與巨弓立漆之背。亦受照作光。晨曦直映睡人之面。阿迭修斯漸憶往事。似昨日之夜。與新婦海倫同臥。臥而見夢。夢一妖蛇戴皇后美理曼之面。噴彼處睡者。海倫非耶。終竟贏得爲吾婦矣。因自調笑。胡虛怯如是。俯首臆之使醒。曙色初生。澹澹然聚其面上。彼人之睡。一何美耶。顧此何人。如是容光。又爲誰氏。當在哈梭廟內裂帛見海倫時。非

此狀也。昨在堂前相見。立月下之海倫。非此狀也。卽與誓言。謂永永愛好無有渝貳。時之海倫。亦非此狀也。彼所見者。究爲誰氏之美。嗟夫。嗟夫。此美理曼之美。此佛羅之后之容光也。

阿迭修斯注視美理曼嬌豔之睡容。憂懼大集。精魂爲戰。爾後事且如何。前此事又胡以爾也。時已天明。阿迭修斯環顧室中。見壁上所刻。皆格恩古帝之像。御牀之上。又有格恩神聖之徽識。上書猛納達美理曼之名。昨夜共臥之人。非是海倫。實佛羅妻耳。已嘗對之設誓。而彼乃被海倫之容。今禁咒破矣。阿迭修斯驚怖而立。立時弓復微鳴。兆死亡之至。阿迭修斯陡覺力已來返。攫其金甲。片片著之。僅餘兜鍪未戴。方舉諸手。忽墮。觸白石之地。巨聲砉然。聲作而睡者已醒。大呼下牀。玄髮紛披。被袵衣。以金蛇爲束。阿迭修斯則握劍手中。擲象齒之鞘於地。

### 第三篇

#### 第一章 古離復仇

遊子阿迭修斯立椒房微光中。與皇后美理曼相對。良久無語。惟羞憤內灼。傾入心坎。備極苦楚。美理曼之面。則冷澀如尸。上帶微笑。有似天吳。今雖已占勝著。而胸際翕動甚亂。支體悉戰。如臨風之雜草。久久始言曰。吾夫歡子。胡睨余作是狀爲。且又胡遽擐甲輪囷。著汝背上。光明之羅亞。尙未脫媯德之抱。阿迭修斯。詎汝旣欲離新婚之榻而起去乎。阿迭修斯不應。惟張目疾視。光如炬發。美理曼張兩膊前就之。狀極豔褻。於是阿迭修斯言矣。聲微而厲。難於爲聽。曰。速引去。速引去。汝倡女妖巫。毋敢觸我。慮我且失性。搗汝斃於余前。美理曼漫聲答曰。阿迭修斯。汝必不能爲是。緣余永爲汝婦。爾後二人當永永相結。試念誓中何言。汝前誓未歷五小時耳。阿迭修斯曰。吾誓信然。特初非誓汝美理曼。吾初誓乃爲海倫。彼蓋吾愛。逮醒乃見汝臥於側。汝吾憾也。美理曼曰。否。阿迭修斯。汝誓我矣。汝縱人中狡夫。終亦有時而敗。汝誓曰。或神與人。自今以後。永遠永遠。任汝胡名。或轉何相。吾夫毋怒。但聽之。今汝視我何間形體。且極言之。余詎未美耶。而美又胡狀。是猶一積。珠玉尙韞於中。汝今已獲

余眞愛。須知余愛永生不死。非如肉體。能歸滅亡。以我愛汝。汝亦愛我。愛自古初。尙在別一世界。吾白汝言。爾我當永相愛好。直至汝身已非伊色加之阿迭修斯。余亦非復格恩皇后美理曼。雖在此世。已易他相。且號他名。而愛卒無間。遊子當知吾爲汝之死劫。無論汝行何屈。徧歷死生之大野。吾終在汝側。以余卽汝。是爲彼美。而汝亦我。卽爲伊人。縱明神見創。終當結合。同度吾生無涯之河。以達精魂冥知大海之極境。故汝母棄余。余亦母以怒相扞。雖吾以道術引汝。就吾懷抱。顧吾臂間終竟爲汝家也。言次。又前赴之。阿迭修斯探簾出一矢。抵己胸。以芒向美理曼之面曰。前如是者。將復撲汝臂際。美理曼聽之。汝倡女妖巫。佛羅之妻與格恩之后。吾前誠誓汝。願吾智受盡而憐。遂憑汝所束厥物而誓。而赤星之耀海倫胸次者。漫不之見。以是吾會且失我所歡。天后在伊色加海澨所言。良非妄語。第我乃忘之。致貽余戚。願汝亦知之。爾後無論竟得余歡。或終失却。吾終竟愛彼一人。恨汝如地獄之戶。緣汝以詭術陷我。竊眞美自相而被其形。令吾重誓取爲吾婦。且汝又格恩之后。吾前有保

衛之誓。今汝乃攜巨恥加余。使爲不義之人。身蒙大戾。觸怒居停司命與主客之神。故吾今當召集吾屬之士。告以汝之恥辱。及吾之憂患。且將徇呼於市。書文揭諸廟頂。又待佛羅來歸。白其狀。使格恩君民。無不知汝爲人。俾共覩汝之穢德。美理曼聞言。顏色慘變。凝立如有所思。以一手扶頭。一按胸際。徐曰。遊子。汝語盡此耶。阿迭修斯曰。然後。此爲吾最後之語矣。言已。返身欲去。

美理曼倏以撫膺之手。裂其衽衣。玄髮皆亂。奪門而奔。慘呼不絕。畫壁悉應。未幾。房幃大動。門闢。衛士擁入。隨宦者宮婢無數。美理曼指阿迭修斯呼曰。速援余。俾弗爲賊子所辱。佛羅任此獠守護。今護我善哉。方余臥佛羅御榻。彼乃敢犯余格恩之后。遂倒地披髮而哭。羞楚似不能勝。衛士見狀大呼。亦怒且愧。悉奔阿迭修斯。如狼羣之搏鹿。阿迭修斯返躍立牀次。抽矢加阜弓弦上。挽之至耳。弦鳴矢發。當者立死。弦聲繼作。一人著矢復僵。三發皆中。衛士漸引退。如潮流之激石而去。以衆見矢而懼。無敢復前。惟匿柱後攢矛箭射之。而弗能傷。觸甲迸落。或植於盾上。方美理曼呼時。

玉工息敦人古離。聞聲亦集。見阿迭修斯受敵。默念當日所失貨財。且己以息敦巨商。辱居奴境之故。遂思盡力害阿迭修斯。俾得殃咎。其時曙光尙薄。室陬悉留陰影。古離乃伏影中。行。手長矛。端卽植遊子胷上之矛頭。乘阿迭修斯顧堂前矛箭。漸潛入室內。伏金牀之隅。阿迭修斯則背牀而立。可一矛之距。室中懸飾。受矛悉滿。古離初思覘隙。刃其背。顧弗能行。慮矛力不足貫金甲。或反爲遊子之戮。繼思不如致阿迭修斯於苦刑。冀自爲刑吏之一。以息敦俗慘厲。故古離殊工此技。策定遂立待之。未幾。阿迭修斯忽下其盾。挽阜弓而射。彎弦未及於耳。古離自懸錦中。伸矛出。以利芒著弦。弦立絕。矢落白石地上。阿迭修斯擲弓怒吼。微覩矛光。踴奔割弦者。古離力拋牀上紫衾。幫阿迭修斯之首。如被網罟。衛士宦者見狀大喜。阿迭修斯未及去。覆抽其劍。衆已奔集。遊子雖猛。顧終弗勝。卒爲所仆。衆持之甚堅。卽一指且不能動。衛士大呼曰。后。獅就縛矣。殺之乎。美理曼方以手掩面。自指隙竊窺戰狀。乃退顛答曰。否。弗須。惟枚勒其口。去金甲。加青銅之梏。用巨絙繫諸囚室。以待佛羅之返。緣彼得

罪佛羅。且破其巨誓。故死法若何。當聽王命。古離旁立。聞阿迭修斯獲咎。俛語之曰。曠普利圖。割汝弓弦者。余息敦人古離也。汝殺我火伴而奴我。我卽以汝所返青銅之刃。斷汝弓弦。且當請於佛羅。俾吾得日夜以苦器刑汝。迄於汝死。汝須自恨生耳。阿迭修斯睨之。答曰。汝息敦之狗。汝亦早晚伏尸於此。事已書於汝面矣。不出一時。汝當趣死。死且甚凶。古離怖且怒。徐退。阿迭修斯亦不能更言。衛士已如后命。啟其顎。銜以鐵枚。去甲加桎梏。時美理曼已起入他室。加外衣。束以金帶。惟亂髮弗整。亦不洗面上淚痕。用表其羞憤以示衆目。而待佛羅之至。

賴耶與海倫偕行過市。抵宮牆之外。賴耶初來時。意遊子當能同返。遊子者。守衛之長也。因不問入門口號。比至。門閉不得入。計惟坐以待曙。海倫語之曰。欲入此門。在余良易。顧吾意不如少待爲佳。或吾儕所訪之人。會當出也。遂至門前。阿施利廟廊下。坐伺郭門之啟。未幾。東方微見曉色。海倫無言。賴耶默睨之。雖蒙面衣。而心中自生俶擾。以海倫時時幽歎。而胸際懸星。亦點點墜紅不絕。久之。曙光已麗廟廊。海倫

起曰。行矣。以吾心似兆不吉。余歷多難。而神意所如。不能弗往。二人出至門外。守者見翼面婦人偕賴耶來。甚驚其態度之美。遂啟門。賴耶入問之曰。若輩伴侶安往。守者曰。弗知。惟前者宮中忽大驚擾。闔長乃去。僅留余守此門耳。賴耶又曰。汝見嚙普利圖將軍耶。守者曰。否。昨晚食後。卽不之見。亦不復來視衛士。如曩日也。賴耶與海倫驚異而入。徐近宮門。見羣民競奔便殿。此殿近皇后椒房。衆中多秉武器。或徒其手。第皆疾趨。且遙聞呼聲發於殿內。二人行益近。見衆蟻附殿隅。當椒房門外。賴耶驚語海倫曰。夫人且匿。吾料必有死亡在前。此間有幔。汝當暫隱。容余前偵其耗。海倫如言。走伏宮楹幔中。驚絕幾暈。賴耶方前。見有人脫宮疾出。爲其故僕。因前呼之曰。止。何事起耶。僕曰。主弗知凶事起乎。佛羅親征。留遊子嚙普利圖爲衛士長。今乃以手加所衛之后。后拒而大呼。宿衛皆覺。羣赴御室。遊子抽矢拒捕。人有死者。迨息敦人古離斷其弓弦。始就縛。今將致之囚室。以待佛羅庭訊。彼輩執之來矣。吾銜命往告囚室。禁子去也。



海倫聞耗大戚。使爲常婦人者。或且戚戚以死。以此罪人。乃卽己所選許之人。而昨夜當來婚者也。今復爲明神所侮。往者已爾。來者復然。彼歷此生。沈沈無所愛戀。今初知用愛。而證果又復如是。海倫牽幔立。慮不自持。且顛仆於地。俄聞聲哄然。引首視之。見羣人自內出。中有兵士十人。共舁一榻。榻上臥人。勒口。梏手足。了不能動。衆舁之行。如負野鹿太牢。登諸鼎俎。此即阿迭修斯。終敗而受縛。顧雖在縛中。而勇猛弗遜昔日。目光炯然。見者咸辟易。如有所怖。海倫乃見歡子矣。特已躬負巨眚。將舁致黑獄。因大呻且號。蓋自傷不幸。且悲歡情之不終。與所陷之戾辱。呼曰。嗟夫。阿迭修斯。汝爲人中之良。胡遽陷落至是。阿迭修斯聞之。諗其聲。強起四顧。頸額間血筩皆僨張。掙扎至劇。自榻顛隕於地。惟受三木。故不能立。亦不能言。衆復拾置榻上。舁之竟去。人悉隨之行。獨賴耶弗去。聞事之顛末。及客所爲。亦憂且恥。前事悉忘。不復疑慮。但癡立引手自障其目。海倫潛出拊其肩曰。丈可引余返廟。吾愛已敗滅都盡。惟須暫居此間。聽神命耳。賴耶俯首不語。隨海倫出。直至殿心忽止。則見皇后美理

曼亂衣披髮。面有淚痕。孑孑而至。如狂人亂行。莫知所屆。亦無所爲。後有息敦人古離從之。海倫見后。問賴耶曰。此王家貴婦。漸來前者誰也。賴耶曰。此卽后美理曼。爲遊子陷於羞恥者耳。海倫曰。且止。容余與言。賴耶呼曰。否否。夫人。彼不愛汝。會殺汝耳。海倫曰。否。是弗能也。

## 第二章 佛羅歸

美理曼前行未幾。卽見長老賴耶。并側立羃面之婦人。又見胸懸赤色寶玉。光如燃火。心乃大焚如灼。以彼知前立者卽愛爾俱孚之海倫。昨宵曾盜其美。蠱遊子者也。賴耶遇后。俛首。后大呼曰。言之。斯人誰氏。賴耶畢瑟答曰。此卽居哈梭廟中之神女。幸后寬假。俾得平安以去。美理曼曰。彼當平安以去。信哉。耄夫。汝何言者。何云神女。須知此間更無神女。但一興蠱妖巫。其降禍格恩。乃至不可計極。緣彼巫故。月月以來。哈梭廟穴之中。死人充塞。而是地之殃。亦未有艾。聖水轉爲血色。巨雹晝暝。乳兒皆死。吾子亦殤。賴耶。汝乃敢躬引妖巫。來吾宮禁耶。使余不念前事者。汝命當償其

值若汝者。因指海倫曰。亦敢來乎。來亦大佳。奴子聽之。言次。顧古離曰。出汝兵。刺其胸。沒刃。汝當復得自由。并往日入官之貨。海倫柔聲微應曰。夫人慎毋嗾奴爲此。余雖不欲殃人。而人亦難於犯我。古離小立。握劍有疑狀。美理曼曰。奴子速刺之。如吾詔令。否者。汝伏此劍。息敦人怖而大呼。知后言既發。行且隨之。遂抽巨刃奔海倫。海倫俟其至。徐揭面衣。目光射人。眞美畢現。古離見之頓止。狀似中矛。心卽狂易。又大叫。舉刃自陷其胸。仆地立殞。此爲息敦人古離之末路。蓋殺於美相者也。

海倫見古離死。返面美理曼曰。夫人視之。人無能害我也。后驚絕失語。賴耶則喃喃禱其護神。已而后曰。去。妖巫去矣。汝胡爲集此不祥之家。詎欲更降凶死耶。海倫曰。毋懼。吾信欲去。不思擾汝。至問余胡來。乃爲自尋其歡子。昨日之夜。本當就婚。而神意陷諸羞恥。乃至不可言說。卽彼勒兌氏子伊色加之阿迭修斯也。吾此來爲冀一見彼美之面。以彼容光。乃能掣遊子之情。使回心忘我。且能使人中健兒。緣彼而冒不韙。汗其盛名。美理曼知之。婦人之美者最強。縱他事多虛。此獨非妄。今汝洵美。顧

試審之。不知能踰愛爾俱孚之海倫乎。遂又軒其面衣。神光朗然。與后顏色相映。二人對立。逆視良久。賴耶在旁。似見生死二神。互相物色。亦似冥明二元。被婦人之狀立其前也。后漸乃言曰。巫。汝信美矣。惜汝美。乃不能持汝男子之心。使彼獲無恥之巨罪。吾殊弗料愛汝之人。乃匍匐就我。如小盜夜來。竊攫余之名節。海倫漸憶賴耶所言。美理曼亦眷遊子事。遂曰。埃及婦人。適有新事。上吾靈臺。吾思汝語亦真。僞參半耳。余亦弗信伊色加之阿迭修斯爲人。乃猥賤至是。且何至無所榮召。遽思擁汝於懷。余觀汝目。知汝亦愛彼人。卽頃斥爲賤子者否。汝尙少安。勿努其目。須知凡人無能害我。但聽可耳。余未仗魔術行事。惟就明神所示。諦觀汝語。誠妄。余弗能知。惟一事非妄。則彼阿迭修斯者。於汝固非無情。雖就我盟婚。而亦運愛眼視汝。故吾心之愛。蓓蕾作花。方及二日。乃遽枯槁以死。卽弗槁。余亦棄置弗理。踐諸履下矣。在婦人中。余尤無助。而運命所遭。亦惟輾轉流離。爲人所襲。以度無數年無情之歲月。至末初能知愛。而陷誤復隨之。余行且歸吾舊祠。美理曼母懼。余將不復審汝。及彼格

恩男子亦不復因余美而死。以余將如神意而行。因以一言贈汝。汝當善待彼人。彼蓋悞我。特在汝者。彼雖獲罪。亦由愛汝之故。孰能自海倫之手。得阿迭修斯之心者。其事良非易易。美理曼。汝縱思殺我。今長別矣。後此之覲。邈焉無期。惟願明神錫汝佳日。多得懽娛。頗勝前此賜海倫者耳。

海倫言已。羈其面。轉身欲去。美理曼久立。愧不能言。聞海倫婉語。怒意都盡。如烈火爲清露所濡。顧海倫行後。未及一矛之遠。而怒又作。思胡能縱海倫自去。使果衆生之中。彼爲尤美。惟竊彼色。乃得所歡。而一切惡因。亦悉種於此。且設海倫尙生。則眠食皆爲弗適。獨斯人死後。或能得遊子之心。蓋最者旣去。人自就其次矣。爾時兵士已引返。因呼曰。趣闔宮門。悉鍵之。衆如言。逮海倫前。門已悉闔。銅扉相觸。聲如擊盾。海倫至門次。美理曼又呼衛士曰。要之。毋令此巫逸去。衛士皆交矛阻海倫之路。海倫徐啟面。羈視之。衆驚愕。武器悉墜。海倫徐曰。啟之。門卽闢。遂過。美理曼賴耶及諸衛士皆隨之行。中有未覩海倫之美者。突前遮道。思閉戶而力弗勝。海倫已抵宮衛。

第一重門次。美理曼令曰。衆射此巫。縱彼踰闕一步者皆死。衆射此巫以箭。言已。有三人奮然握弓。其一弦未張而弓裂。次者方彎。矢不出而墜。其三矢發而斜中。后側侍者倒地立殪。卽思閉門遮海倫者也。海倫返立微語曰。美理曼。其母令衛士射。慮利鏃且返中而心。汝其知之。世蓋無能傷我。因又上面囂語門者曰。盍啟此門。任哈梭過。兵士皆失兵。瞪目視其美。急去鍵。門闢有聲。向後而啟。海倫出。衆又隨之。逮轉眼復視。已雜入人叢中杳矣。

美理曼見愛仇海倫竟去。怒極變色。而門者衛士實縱之逝。時尙相率癡視。狀如昏眩。因大憤。卽盡定死罪。賴耶進跪后前。獨爲乞命曰。后勿爲是。禍且來降。會如汝足下之死士與彼息敦人古離。以人無能害神女并其友者。后勿爲是。恐惡耗且隨之至耳。美理曼突然向之。狀類狂易。叱曰。賴耶聽之。汝其再言。余縱愛汝。且爲佛羅臣僕長。今余誓言。汝死此其首次。爾罪大矣。緣汝實引妖巫來。余宮禁。今已聆吾詔歟。須知吾詔如是。行且隨之。汝行矣。速離吾目。否則恐余不慎。或竟殺汝。吾今悉奪汝

榮寵去汝官守。藉沒汝產入官。汝行丐食於道。俾永永弗覩汝面。賴耶幸全急遁。以當美理曼盛怒之前。其可畏怖。乃較剽刼牝獅之獸子爲烈也。是時宮門又闔。執闔長。牽至后前。其人似無所動。亦不乞哀。以彼心坎尙貯美相滿中。如樽受酒。遂論死。刑吏一擊首隕。賴耶遠立伺之。大呻。出宮急去。美理曼尙一一召衛士將殺之。忽聞呼聲作於宮外。衆愕立聽之。少頃又作。且益慘厲。曰。佛羅歸矣。佛羅歸矣。隨有叩宮扉者。美理曼不遑更戮罪囚。惟趣人啟戶。戶闔。一人闖然入。衣冠悉滿旅塵。目光獐野。髮種種不理。面目爲憂懼所侵。已消損。幾不辨爲前此佛羅矣。佛羅瞠目視后。又視足次臥尸。厲聲而笑。且呼曰。何哉。胡死之夥也。甯死亡未有窮期。彼神之僂人。亦未有艾耶。否。彼亦降災於此。特較輕微。想彼臂亦小倦耳。後來前。汝之死人安在。盍攜汝死人來。后進曰。猛納達。汝何所中。乃狂譴爾許。適哈梭經此。此二三臥人。殆僅識其步迹者耳。汝今何言。佛羅曰。然言耳。容以妙事相語。汝言哈梭所經。因留步迹。吾今請足其說。彼亞普拉人所謂耶和華者。亦經彼地。循紅海之濱。其處臥人尤多。

亦高臥識其步迹矣。后急呼曰。汝之禁旅。汝之禁旅安在。卽至極地。亦必有數人留者。佛羅曰。后言然。彼輩皆留。皆留而贖余一人矣。彼輩今已沈浮於惡草海波之上。臥其濱者數亦十千。海鷗掇其目。野獅饜其肉。不封不樹而臥。呼吸隨颶母以微歎。膏血沈於鹽沙。惟阿施利大神來藉其衆。爲地獄禁旅已耳。今聽之。吾前追亞普拉人。及諸紅色惡草之海。第已薄暮。黑暗之幔。來障吾軍與前敵之間。故弗能急進。是夜通宵沈黑。海風怒吹。似微聞大隊行聲。與兵刃應答輪蹶作響。逮曉出偵。則軍前海水陡關。中成巨道。亞普拉人羣行其中。余急起士卒趁之。衆如旨。第車輪滯於泥沙。行乃甚緩。比吾軍至波心。而亞普拉已抵彼岸。余行最後。方及水次。風頓止。海水隨合。聲如雷霆。余急迴車登岸。而吾軍車馬士卒。已悉爲海水所吞。有時黑浪山立。尙彷彿見人。如雲中星火。呼哭之聲動天。顧不久便沈。萬籟都寂。故大軍中獨余一人。人生也。

佛羅述竟。聞者皆陸然而呻。美理曼獨曰。哈梭妄神。居格恩一日不去者。事甯有已。



言未竟。又聞叩宮門聲。且呼曰。啟之。使者至。使者至矣。美理曼曰。啟之。消息當惡。顧或不逮佛羅所言。戶闢。使者入。目厲張而懼。又經奔馳。喉燥欲裂。但轟立殿前。不能出一語。美理曼呼曰。飲以酒。侍者卽將酒至。其人飲已。初不識佛羅。遂面后跪。后曰。消息若何。速言之。其人口。乞后垂慈。亦毋怒臣。消息惡也。彼處有戰士一軍。已向惡恩城。蓋聯北方異國而成者。中有都力舍。狹伽列蘇。力庫。與狹耳陀那。諸國土軍。行神速而暴戾。所過城市爲墟。掃蕩一切。但隳鷲鳥四飛。與村市燼餘煙火。及人尸遍地而已。美理曼曰。汝言已耶。其人曰。否。又有戰艦一軍。進向息訶東口。軍中有亞圭。懈精兵十二千。卽昔墮多羅名城諸健者之苗裔也。語已。聞者益大呻。惟美理曼曰。汝曹謂菑害之來。由亞普拉。今彼輩去矣。而禍不少衰。使哈梭妄神居此格恩。一日不去者。將來之事。亦正未有艾耳。

第三章 苦具

既夕就寢。美理曼旁坐。佛羅心含大怖。迴思禁旅士卒。此時正隨惡草海波蕩漾耳。

全軍乃僅留己一人。歸傳噩耗。又思亞普拉人當已抵荒野甯居。且遙相嘲弄矣。而諸事中尤所關心者。爲使者傳來消息。有野人入寇。與亞圭澥水軍已抵息訶東口。因終日室處。遣使走東北方。集諸大城市備兵禦敵。以丹尼斯城中軍行垂盡。僅餘五千人耳。佛羅奔馳倦甚。遂就寢。忽憶當日留守宮門之健者。問曰。彼金甲之遊子安往耶。美理曼低應曰。今當述其人之事。余前此未言者。以惡耗疊至。襲吾曹之耳。乃如大漠之驚沙也。佛羅曰。今言之。后略欹作耳語。佛羅色遽轉晦如深夜。不及聽已。卽躍起呼曰。嗟夫。稚萌辟多。於此竟得憾者。吾力足勝之矣。美理曼。吾弟吾后。爾我分睽。遙隔至遠。如天香之於廟頂。其間無幾微之情。願吾終當替汝一洗此汗。汗汝卽汗我也。彼遊子者。今夜當弗得睡。明日尤大難。第明日之夕。得安睡矣。言已。擊掌召侍者。命出阿迭修斯。致諸刑室。且集刑吏備一切苦具。在彼候之。遂又默飲良久。俄而人來。白悉備如旨。佛羅起問。后曰。盍偕余行乎。后曰。否。余殊弗願再見斯人。且汝今夕亦可勿往。惟縛諸苦具之上。命刑吏飼以酒食。則明日死更不易。又在

室之前後。各置炬火。使彼獨居刑室。達旦。令於苦死之前。得百死也。佛羅曰。今如汝意。明日睡時。余當蒞視。彼受苦痛也。遂語侍者。命布置如后旨。

阿迭修斯被攜至刑室。置苦具之上。衆如佛羅言。去銜枚。飼以酒食。食已。筋力復健。衆又緊其桎梏。前後各支鑪火。競嘲笑之而去。阿迭修斯獨臥石榻。沈憂上心。因而大呻。此處似爲浪遊末路。亦如亞孚羅大諦所示。言當臥海倫臂際。今此冰人之石。殆卽海倫粉肱矣。抑且復得自繇。金甲帖背。與衆憾再相見耶。雖然。此何能爲。三木加身。詎人力所脫。遊子縱健。亦弗濟矣。彼昔虔祀明神。而今安在。抑此後誠將永永不聞。巴羅鑊角之聲乎。彼又胡爲忽背巴羅而祀伊兌利亞之后。今明神自踐其讖。所以酬崇祀者。效乃如是而已。阿迭修斯自審無免。呻曰。亞孚羅大諦安在。使吾曩時不暫爲汝役。頽運所中。諒不加厲。言已張目。則刑室已滿神光。方驚訝間。旋有聲自光中出。蓋伊兌利亞亞孚羅大諦之言也。聲曰。阿迭修斯。毋懟我爲。慎勿以爾事至斯而懟我。勒兌氏子。汝宜自責。吾言云何。不云惟憑胸前流血之星。得彼海倫。而

海倫語汝。不嘗謂視紅星爲識耶。今來者一人。不懸赤星。以蛇爲佩。汝乃悉忘吾示。引於愛欲。自就歧途。汝心旣蒙。致真妄在前。漫弗能別。須知美非一相。或如海倫。或美理曼。悉依人心成差別見。顧其間明星毒虺。自有逕庭。今使蠱於幽歡。當誓星者。乃凭蛇而誓。則其穫果。亦僅得蛇爲報耳。聲已。阿迭修斯益森然大呻。語曰。神后。吾信罪矣。顧吾罪乃弗能邀恕耶。聲曰。然。阿迭修斯。是亦有恕。第罰必先之。此亦運會使然。爾後盡汝一生。不能復偶海倫。緣汝已誓於蛇。因不克與星復近。顧星光燦耀。自無窮期。從死霧迷濛中。以光燭汝。逮汝再覺。會相見耳。此所以慰汝。汝當不死。此中亦不被苦。以死亡趣汝。當在水濱。如古先知之言。而未死之前。必一遇海倫。縱已非汝有。願尙得受其情辭愛吻。今知之。戰士一軍與汝國亞佉亞艦隊。不日趣格恩矣。汝急前禦摧折之。試視彼處。前日擊多羅之劍光。當炳炳以耀。此亦定命應然。縱彼輩爲攻取多羅戰友之苗裔。汝亦不能弗前。與己民相戰。汝由此戰。始得其死。由此死中。乃得世界欲海倫之懷抱。緣此世間。海倫雖似永存。顧亦僅美之影相。在人

目中。一一如所意而現。惟死殿毗舍豐尼之囿。彼乃定居。能爲汝有。蓋是間無復有美及彼衛者。介人生喜樂之間。亦無星蛇互形。以罪惡之力。剖一者而二。阿迭修斯。且壯汝膽。吾盡所知。悉語汝矣。汝自珍重。聲至此止。神乃隱去。阿迭修斯大悅。緣彼知海倫雖失。而不至永無得期。亦不復恥死亡之來摧襲矣。

夜半。佛羅已眠。獨美理曼久弗入寐。徐起。披黯黑長裘。裹其面。燃燈攜之。潛過空殿。至一地。其地有密梯。循之下。梯跌得門。闔者方睡。后蹴之起。其人奔欲捕后。后出信物示之。爲古后泰亞之環。上作哈梭拜日像。門者見環鞠躬。門立啟。美理曼入門。過小徑無數。直至地腹。終抵小室之外。室中燃燈。有數男子聚談。后潛聽之。男子談良久。轟笑甚歡。后推戶遙視。凡得六人。皆亞索丕亞產。目睜然。環坐地上。中置蠟製人形。衆操刀分割。燒針鉗至赤焦炙之。并他種苦具。奇慘可怖。蓋衆刑吏。方共議明日苦遊子之法。因先以驗實。后視狀戰栗。吐息微語曰。汝曹死手。吾今允汝。明夜未至。汝曹當如是死耳。遂入室舉其環。吏皆俯伏。后過。舉著履之足。蹋蠟人碎之。室之他

廠。又得一門。內通小道。后循行直抵石門。門半掩。有歌聲自內微度。后卻立而聽。蓋遊子之聲也。歌曰。

甯羞楚之填臆。胡不忍此須臾。善惡悉其已造。良吾日之就除。瞻神斯之金座。望雙尊於太虛。爲衆生而造種。布哀哭與懽娛。今生趣之已滿。盡樂方而無餘。旣徧歷夫愛戰。又禍福之與俱。盡努力以奮鬪。羸末戰而就殂。趣冥路兮無言。索故友於幽都。有赫多兮相竦。與多羅之征夫。噫嘻。甯吾將不復戰兮。抑戰之弗吾愉。縱西方之黯澹兮。日不臨此暗隅。願汝將於茲永息兮。脫塵繫之煩拏。嗟吾心兮忍諸。

美理曼聞之。深異其堅忍。臥苦具之上。乃不畏憊。尙洋洋作高歌也。遂啟戶入室。景象滋可怖人。室頂甚高。作弓狀。四壁滿繪身受苦刑之圖。其人皆爲忒於世。逮死乃付靈魂於煞德。壁上又懸青銅之環與桎梏鎖子。尙見人骨零星。懸附其上。中央置石牀。阿迭修斯挺然繫臥。裸體僅被圍裙。牀首尾皆支鑪火以照室內。餘光反映苦

具之上。鑪之遠處。有煞克忒之檻籠。作婦人形。斷然露齒而笑。又有巨束自屋脊下垂。用縛刑餘罪人。燔於火中者。美理曼竊行立於牀頂。阿迭修斯被縛。殊弗能見。特似少有所聞。歌斗止。側耳而聽。美理曼又視牀上臥人。其人蓋人中之雄而彼之歡子。乃凝立良久。已而阿迭修斯覺有人至。遂語甚狡。曰。來者何人。若刑吏者。其卽始汝工。吾不之懼。無論若何苦我。斷不能自吾口得呻楚之聲。惟吾詔汝。我死不及三日。明神卽爲報復。而報且極慘。禍降汝身。及嗾汝之人。彼神將操刀火報我仇。緣已有大敵近前。爲無數異國戰士。與水軍一行。皆吾族苗裔亞佉亞人。長奮鬪者。彼輩突前。勢如怒狼。當衝之地。皆爲黑暗。逮足迹所經。乃轉殷赤。名城大邑。悉付劫火。煙雲上接於天。惟沃以是地。人民熱血。火始就熄。噫。是中亦有汝血。有汝視我者之血也。美理曼聽已。俯視阿迭修斯之面。移動間。外裘忽開。露腰際金蛇之首。目閃然。狀如怒視。微影映入牀後銅鑪。阿迭修斯瞥見。知立其旁者矣。遂語曰。皇后美理曼。佛羅不忠之婦。汝來胡爲。殆來監汝工否耶。汝母徬徨余後。其前立。俾余見之。汝勿

懼。余旣嚴縛。不能舉隻手拒汝矣。美理曼不答。特深異。遊子未見。胡以能知。遂循牀行。去裘而立。容光黯然。畢現。阿迭修斯視之曰。美理曼。汝來究胡爲者。吾聞汝以犯汝相誣。甯汝來一視犯汝之人。抑來視余刑。令奴輩支解吾身。取吾血灌鑪火耶。嗟惡婦。汝信造大殃於余。今余已奄然待盡於此。當可益益造其凶禍。惟吾詔汝。汝之苦痛。行將更多。猶衆星之多於大地。緣汝且爲渴愛所烘。永無止日。歷各各國土。各各時光。彼此苦難。又將再三得勝。著持有。顧亦旋失之得意之頃。吾當盟星者。今乃憑蛇。與汝爲合歡之誓。顧美理曼。吾又詔汝。彼星光者。仍將永歷死生。作余烽炬。而汝亦受蛇糾纏。爲汝運命。美理曼曰。休矣。毋更以痛楚之辭語我。須知余因愛得狂。益以汝之狠傲。令我風矣。汝試揣余胡爲來此。余來卽欲脫汝死耳。遊子聽之。爲時促矣。汝胡以臥而先知。良不能測。顧所語有非妄者。則蠻民果撲格恩。并有戰船悉載汝國士卒。且佛羅亦信獨歸。所領軍旅。皆吞於惡草海水。不餘一騎。余殊不知胡以自愚至是。顧終當救汝。阿迭修斯。余欲解佛羅之心。赦汝巨眚。使禦來敵。此良吾



力所及。惟汝須忠於佛羅。出征蠻族。盡先誓之。阿迭修斯曰。誓矣。自殘國人。事雖甚悖。顧弗能計矣。美理曼。汝傳語止此耶。美理曼曰。否。吾事殊未了。此亦當盟。否者必死。汝弗得復近彼人。無論託足格恩。名曰哈梭。抑有他號。汝弗得近。以汝昨已妻我矣。阿迭修斯亦允。美理曼又曰。彼當永永離汝。而汝者。而汝者。則憑明誓靈神。永與余合無間。余在世間。易爲何相。或命何名。汝之與我。終相聯繫。且毋許語佛羅以昨夕事。阿迭修斯曰。諾。吾亦誓矣。美理曼曰。設日後佛羅歸諸阿施利。而彼哈梭亦赴下界者。汝阿迭修斯當婚余美理曼。盡此生餘日。以真情待我。阿迭修斯聽至此。默自計量。返憶女神所示。知美理曼將殺佛羅。且及海倫。佛羅生死。本不甚爲念。而海倫則無能加害。縱顏色變換不居。或爲此相。或爲彼相。顧必迨人類盡亡。彼乃有死。上就明神之列。且知己當復出。履末次浪遊之途。而死亡之來。卽俟於水裔。思定乃答曰。美理曼。此亦誓之。破此誓者。俾沈淪羞恥之中。永弗得出。美理曼聽已。跪牀側流媚眼視之曰。阿迭修斯。此甚善。顧余不能弗要汝誓。汝幸勿惡我。須知余卽有罪。

亦緣愛故。阿迭修斯。汝之影像。墮余心坎中。余抱此空虛者。已不知歷若干歲月。今汝來矣。而余復久在睡夢。逐影而行。今竟得見生人。愛之迄於萬死。吾遂自馴其傲。冀獲汝使。卽吾懷。明神因易余形。如汝所訪者。就汝以爲汝偶。阿迭修斯。意者余與伊人。元出一本。卽極言之。吾亦何能遽絕汝乎。當汝屹立。力撲羣狗之時。以至息敦賤夫。斷汝弓弦。言未已。阿迭修斯亟曰。奈何。幸語我。古離奈何。美理曼。吾請臥彼於我之舊迹。而以吾之定刑殺之。美理曼曰。今述一事。當快汝意。但惜汝請太遲耳。哈梭妄神視彼。彼自戕久矣。余且歸休。長夜已闌。佛羅當於未覺之前。甘其夢寐。阿迭修斯珍重。今夜汝榻良堅。而御牀則輒。會待汝耳。遂別去。阿迭修斯目送其行。自語曰。唉。妖女。吾榻今夜良堅。而御牀獨爽。待余於昆舍豐尼之國耳。特汝弗能分此。吾榻今夜良堅。盡死夜之中。汝榻且堅於我。死期迫人。彼阿旁鬼伯。乃將恣意懲僞誓之人耳。

#### 第四章 佛羅見夢

是夜佛羅倦於憂勞。沈睡至適。美理曼返宮。直入佛羅臥所。立牀後。舉手作術。自象齒之門。召妖夢集於佛羅。佛羅乃夢。夢中似自臥榻上。造物辟多冉冉自天而降。經廟頂立其前。黝然如巨靈。佛羅在夢境中似醒。起伏神次。詢神降靈之意。神曰。愛子猛納達聽余。九弓之蠻。已前趣格恩古地矣。衆以九國合成。欲進蹴格恩。令鞠爲茂草。余子猛納達聽余。余當給汝勝著。速醒速醒。毋慵臥如是。余當給汝勝著。行破九弓蠻民。易如農夫之斫僵木。彼輩當敗。恣汝糜爛。顧吾子聽之。此亦不須自赴。彼囚室中臥一健兒。善蠻民戰術。習爲浪遊。遊滋長遠。汝當釋其束縛。錄爲兵長。卽有巨臂亦勿問。猛納達趣醒趣醒。吾今賚汝大弓。足撻九弓之蠻者。美理曼遂取遊子之弓。置佛羅牀次。潛歸己室。幻夢迷離。亦與俱去。

嚮晨。有宮婢將佛羅命。召后諮議。后至前室。見佛羅方持歐列圖阜弓。突問曰。汝識此弓耶。后曰。識之。汝亦胡遽弗識。此卽嬖媿盡死之夜。救吾儕於衆怒間者。蓋遊子物也。今以侮我故。已置刑室。待榜掠矣。佛羅曰。彼雖辱汝。顧能拯格恩使勿落蠻民。

之手者。亦彼一人耳。后聽之。吾將言夢兆。因盡述其夢。后曰。彼人侮余至矣。今轉錫以榮寵。使長佛羅禁旅。事滋弗愜。顧既秉神詔。胡可弗遵。汝其命奴輩出之。返其甲冑。攜之來。佛羅如言。阿迭修斯遂辭石牀。復著金甲。威猛如昔。惟弗返以武器。出立佛羅之前。佛羅又述所夢與追死之故。阿迭修斯立聽不答。佛羅又曰。遊子選之。詎願返就刑室。死於刑吏之手。抑長吾軍出禦九弓之蠻耶。汝誓良不足信。吾殊不欲得誓。特我則誓之。設再不忠余事者。吾必復送諸汝舊遊之石室。阿迭修斯曰。使佛羅罪我。來見詢鞫者。余或有辭以報。顧禦敵之命。乃無後言。佛羅既不令余誓。余亦不復有誓。惟使任我。屬以士卒十千。兵車百乘者。吾當撻伐汝敵。使不敢復面格恩。縱其中有國人眷屬。亦擢之弗恤。第使不幸而敗。可卽命監軍殺我。送諸赫兌之居。言次環顧殿中。索長老賴耶。欲使傳語海倫。顧弗能得。賴耶避后怒已遠遁矣。佛羅遂命其臣導阿迭修斯。乘以兵車。赴惡恩城。其地軍旅聚焉。佛羅又誠守者。使日夜露劍。如遊子不禦來敵。返向丹尼斯者殺之。迨大軍發惡恩。則歸其弓劍箭箠。百事

悉秉其令勿違。惟阿迭修斯面敵而退。或戰不勝轉爲敵逼者。監軍亦即殺之。阿迭修斯聞約。微笑如狼。顧亦不語。大臣乃前。偕與俱出。使登車。馬兵千人從之。遂發。美理曼登丹尼斯睥睨而望。目送其去。久之已不可見。但餘荒野煙沙。一痕杳然。藉識遊子軍行之迹而已。

阿迭修斯登車。亦返顧丹尼斯。思後此且不復見。黯然而悲。又遙望哈梭之廟。聳峙天半。神閣皎潔有輝。下臨黃波。狀如晶石。今彼已前趣死路。不得與廟中人握別。想獨坐閣下。方怨其用情之不固耳。際遇如斯。可謂至惡。而念事之酬報。尤覺愴然。當車行向惡恩時。阿迭修斯沈思至久。惟聞馬足蹴沙。聲如奔雷。入震耳膜。思極忽舉其首。陡見沙阜兀突於前。距車遠可一弓。阜上有人乘橐駝。鵠立如有所待。阿迭修斯甚異之。不審何作。而其人已趣駝向車。已而止。大聲呼曰。噫。監軍亦叱曰。汝何人。乃敢叱咤於佛羅御軍之前。其人曰。吾非他。方自蠻民中得消息來者耳。阿迭修斯視之。其狀甚異。老而枯槁。似長日爲陽光所炙。膚肉皆黑。且藍縷如乞人。顧駝脊之

飾。乃以紫革爲韉。鏤浮凸銀花。阿迭修斯復視之。殊非舊知。而面目又似極稔。時監軍命御夫止馬。召老人曰。汝前述其消息。其人曰。吾之消息。捨佛羅羽林軍長外。無得聽者。其令彼下車。就我與語。監軍曰。否。彼受誡矣。殊弗許。遊子與人語。駝上人曰。一任汝意。去矣。去矣。去而就死。世間愚人恆絕天使。良非汝作俑者。監軍怒曰。吾將命士卒射矣。老人曰。射則吾之智慧。與吾息俱盡。伴吾熱血滴入沙中耳。癡人其速射。監軍聞言大惑。察來人狀。或信天使。返顧遊子。仍晏然似無所動。惟心中默自忖度。思能與其人言者。當得佳耗。監軍召騎將議良久。已而偕來。白遊子曰。將軍可下車前行十二步。與語。第行過遠者。當射汝。并彼耄夫。言已。又呼老人告之。其人果下駝前十二步而止。遊子亦前。洋洋如平時。二人對立。軍士遙望。不能聞其作何語。惟彎弓伺之。

敝衣老人先曰。吾聞訊勒兌子伊色加之阿迭修斯。遊子聞呼凝視。彼雖僞裝。亦已識之。遂應曰。吾亦問訊司藏之長雅萌上座賴耶長老無恙。老人曰。吾信長老賴耶。

願已無職號。緣后美理曼。因汝遊子及汝歡神女之故。已禡余爵。今聽之。余以道術  
 調得佛羅見夢。及汝出禦蠻民。乃微服乘丹尼斯至速明駝。出間道遲汝於此。有事  
 相詢。不知前日之夜。胡以竟誑神女。甯未知彼人堅俟於廟門之外耶。吾遇諸門外。  
 引以入宮。而爵祿卽由是被奪。今哈梭已返其居。至何以得返。余弗能知。第知彼方  
 沈憂。怨汝情之弗卒耳。阿迭修斯曰。奴輩昇余入囚室時。固似聞其聲息。嗟夫。彼乃  
 懟余不信耶。賴耶。汝知美理曼幻術否乎。汝未知彼託愛爾俱孚海倫之形。因得我  
 乎。遂約略述其狀。賴耶聞遊子已誓於蛇。戰曰。今知之矣。遊子毋懼。禍惡之來。不在  
 汝身。及汝歡神女。彼行蠱之蛇。獨食其報耳。阿迭修斯曰。賴耶。今以一事挽汝。吾自  
 知臨命近矣。故希汝往尋哈梭。爲言失墜之事。此事一了。吾死亦甘。且冀彼宥我。吾  
 之愛彼。實無二心。賴耶曰。此良吾力所及。兵士已喃喃相語。吾須行矣。遊子聽之。九  
 弓蠻民已集。息訶東岸。自惡恩前進。程僅一日。道中皆山。直達水次。山中有峽谷。敵  
 來必取此道。遊子。汝當設伏於布洛蘇比。乘而摧之。珍重前路。使余見哈梭者。當傳

語弗漏。顧尙有言告汝。時運之合。孕育斯成。怪產之來。期不在遠。吾夜來夢惡。死亡幻象。疊乘吾目。滋可詫怖。今珍重行矣。言已却行攀駝。煙塵四起。瞬息已杳。阿迭修斯亦返登車。將士以軍行忽止。方相聚議。而阿迭修斯殊不能明述所聞。第曰來者信一天使。來自世外。授我勝策者耳。車馬復前。未幾。抵惡恩城羅亞廟前。有圍場極大。軍士悉聚。依尖頂石塔支帳而居。塔外爲山。門則將作大匠賴耶所造。而刺美綏斯大帝用以答羅亞光榮者也。

## 第五章 紀死人語

皇后美理曼望遊子車行已遠。入塵影中始下。黯然歸椒房。寂坐良久。逮暗色漸集。室隅。而心中惡念亦與俱集。思其所歡。乃既得復失。百感悉入惡境。且已淪罪惡深淵。畢世不能復懺。所能希者。惟遊子舊盟。謂倘佛羅晏駕。海倫亦亡。則當婚彼。如是者。彼且退縮不敢。面血腥之事耶。不然。自惡度惡。彼終須進耳。后遂拊腰間。積首金蛇。向暗隙自語曰。猛納達。阿施利待汝。阿施利待汝矣。海倫。殉汝之冥魂。亦已萃汝。



門矣。此必應爾。佛羅汝今夕且死。汝神女海倫亦當了矣。世間男子信不能傷汝。彼火燄者。甯尙戀汝愛吻。且詎無女子爲汝舉茶毗之火耶。遂起召女侍。令出豔服著之。冠金冠。胸際束蛇形金帶。衣已。又似探一物藏之胸次。直入前室就宴。佛羅先在。一見覺嬌豔異常。因大歎其美。至併忘禍害。精神專注。如數年前作象戲。佛羅強擁之。美理曼抽劍反擊時也。是日。后見佛羅愛意現於顏色。不覺舊恨悉集。涌於心坎。顧仍嫣然而笑。談言甚美。旣就食。佛羅大飲。后睨之微笑。目光炯然。婉與談詼不已。佛羅飲久。誘惑益深。惟冀復合。此外更無所蘄。未幾宴已。退息前室。侍者皆去。獨留后與佛羅二人。佛羅徐起就后。執其手。注目視之。后亦弗拒。是時金几之上。適臥琵琶棋枰各一具。散數枚。棋子皆金製。佛羅拈一金帝。弄之掌中。語后曰。美理曼。汝我分離。倏易五寒暑矣。我弗能得汝歡情。如五木一投。棋一妄動。滿盤輸却矣。吾儕兒早夭。軍旅亦敗。而蠻民自來息詞。如青蠅集於水次。美理曼。今吾輩間。殆惟情尙存耳。后徐視之。意似不惡。且如已柔其心者。顧仍弗答。佛羅又曰。美理曼。垂死之情。

其能復起。悲怒之愛。其有宥辭乎。后取琵琶微勾以指。了無律韻。答曰。否。吾不知此。亦誰能知者。吾父刺美綏斯時。樂工朋泰爾所歌舊愛重新之曲。中作何言耶。佛羅置金帝局中。又無聊而擲骰子。偶得色二六。曰。哈梭。是爲喜色。因自忖運兆大佳。答曰。美理曼。曲中何言者。吾數年不聞汝歌聲矣。后乃撥琵琶而歌。聲至幽媚。彼蓋自懷遊子。而佛羅以爲應於己身也。歌曰。

倘舊愛而重新兮。繫云胡其弗樂。

或鑒汝悔而昭蘇兮。憐余生之飄泊。

猗懽樂之何如兮。愛其蘧蘧而覺耶。

將愛宥之能蘄兮。荒廣田其胡穫耶。其一

余飛習習。迅以前兮。胡弗踵旣逸之芳情耶。

余呼余媒。甯終虛兮。抑愛將能吾聽耶。

嗟夫嗟夫。余求輾轉。終成空兮。抑又呼籲之無靈也。

愛乎愛乎。弗聽余言而絕余夸。愛其將不復醒也。其二

佛羅曰。彼將不再醒乎。使二人共禱者。詎愛猶力却其禱。后曰。使二人共禱者。事宜可濟。能禱。彼必聞之矣。佛羅意后心已爲憂患哀憐所動。殷然問曰。美理曼。汝前此曾以象戲得吾王冠。今吾儕亦以此博汝歡可乎。后曰。夫子言當。余亦願與汝博。惟余手鈍。已失其技。美理曼將復輸。且失一切矣。余先整局。再爲夫子攜美酒來。遂整局已。至室外取酒一大尊。置佛羅手中。佛羅殷於象戲。未卽飲。舉手先弈。后應之。良久。室中黯香馥郁。銀鐙作燄甚烈。而后目亦耿耿相應。未幾棋闌。后大負。佛羅亂局。乘興舉酒一飲盡之。呼曰。佛羅死矣。美理曼瞪目對視。亦呼曰。佛羅死矣。佛羅悸曰。美理曼。汝眼光何爲有異。汝眼光胡乃有異耶。言次。頓失色。面如死灰。以前此曾見其狀。蓋在殺哈太色加時也。美理曼銳聲以應。如婦人之唱輓歌。曰。佛羅死矣。佛羅至偉大之佛羅死矣。未及數一至百。汝生已了。奇哉。明日至。汝猛納達者。當坐哈太色加坐處。死者倚死亡而居。阿施利子孫。自當憑阿施利之膝而坐。死哉。佛羅死哉。

惟當汝臨命時聽之。吾歡乃僅一人。彼領汝禁軍之遊子。乃真吾歡耳。吾以道術竊取其愛。以是彼乃羞我。故我特於衆前妄植以罪。特彼此來歸者。正汝端拱阿施利膝上之時。彼卽坐汝佛羅之御座。緣佛羅今已死矣。佛羅聞言。力聚其氣。強起奔后。向空四擊。后徐徐引退。佛羅亦徐徐進。景極可怖。俄而矗立。張兩手仆於地。死矣。美理曼目作異光。就而視之曰。試看此爲佛羅末路。彼人中之王。衆生性命。悉懸其呼翕。止如鳥羽。甚善。今任其去。大地會且赦彼。死亡之至。勝於愚夫。此事已了。了之甚善。或明晚之事亦了。海倫就眠。亦偕佛羅永息。今姑滌此酒盃。如睡意來者。今當就睡。唉。此時睡意乃飛逸向何處去耶。逮明日至。彼等當見佛羅已死。此事甚善。何足異者。帝王死亦常耳。今吾將行。咦。彼目猶爾怒張。吾殊未嘗見如此可憎相也。次日。朝陽復出。聚於塔尖。男子皆起。自就其業。美理曼獨臥金牀之上。終夕不寐。惟守視日光東作。且待宮中消息。未幾。斗有大聲。遙聞門戶啟闢。與足音雜起。蓋事發矣。呼聲慘厲。但曰。佛羅崩。趣醒。汝睡者趣醒。起視凶事。佛羅崩矣。佛羅崩矣。美理曼

起。宮婢隨之。自室中奔出。叱曰。孰得此惡夢。孰乃夢呼。擾彼沈睡者。一人對曰。后。此非夢。請入前室覘之。佛羅臥地。已賓天矣。亦無夷傷。不知死乃胡狀。美理曼卽大呼。披其髮。淚涔涔然。自玄目而墜。疾趨入室。見佛羅衣御袍。仰臥而死。后視之。如中殷憂。暗不能語。旣乃大哭。且曰。閔凶未已。降茲格恩。及格恩庶衆。佛羅死矣。嗚。彼死而無傷。終竟中哈梭妖術。爲彼弑矣。嗟夫。佛羅。吾之夫子。遂跪地。以手按死者之胸曰。吾今憑汝死心。誓必爲汝報復。殺彼妖巫。孰害汝者。衆來舉之。起。此帝王中第一可憐人也。其被以死者之衣。置阿施利大神膝上。且遣使者四出。以后命呼於市曰。凡我丹尼斯婦人。有子女。夫子兄弟眷屬。或所歡。死於哈梭妄神妖術。及哈梭所降災。或以哈梭故。奴羣遂行。而死於亞普拉之戰者。其埃我於阿施利廟中。臨阿施利大神與大行皇帝之前。共決方策。衆如言。昇猛納達出。易其衣。置阿施利膝際。歷一晝夜。然後大斂。又有使者。召城中婦人集廟中。待皇后駕至。美理曼又益遣其奴。或十或廿。爲數凡二千。命集丹尼斯薪木脂油瀝青之屬。及雜草凡數百束。皆備覆屋者。

悉積哈梭廟左近空野。累如丘山。是日既逝。事亦悉備。城中婦人聞佛羅晏駕。皆相率號泣。滿於道路。

時賴耶已別遊子。歸丹尼斯。驅駝疾馳。將至。駝憊不中行。賴耶乃下。步行至城下。日已就夕。人亦大倦。入門。遽聞婦人嚎聲。詢之路人。不知何殃。更降格恩。既乃知佛羅死矣。賴耶卽知弑帝之人。心益大憂。以彼知斯人非他。蓋卽素所奉事親愛之皇后月兒美理曼也。因思當入宮面后。直揭其隱。然後就死。已而聞美理曼召丹尼斯婦人相見阿施利廟中。意乃復易。亟返城中潛居之所。飲啖畢。以人傳是夕禁男子入廟。乃去丐服。別易新者。僞裝作老嫗狀。時已昏黑。惟西方尙赭。遂潛出雜婦女羣中。向阿施利廟而去。

途次。一人問曰。孰弑佛羅者。且后召吾儕相見。又曷故耶。第二人答曰。佛羅爲哈梭妄神妖術所害。故后見召。集吾儕商處置之術耳。第三人言曰。勿更云哈梭。吾夫吾弟。悉殞其手矣。彼又禍格恩。使嬰媿皆歿。吾子尙幼。亦殤於是。噫。吾無他求。但得面

哈梭捉而支解之者。卽往見阿施利亦樂耳。第四人曰。願亦有謂禍因非自哈梭。凡格恩諸殃。悉由亞普拉妖神所種。或又謂后實手弑佛羅。以彼鍾情遊子。卽前此方來者也。第一人曰。汝良癡人。后胡能愛彼。彼蓋辱后以無禮者。第四人曰。事或如是。非彼無禮。或反以狡策蠱之。如婦人常態耳。良然。事或如是。吾年耄見事多。數遇爾事矣。第一人曰。然。汝誠耄荒。汝無父無夫無兄弟兒孫。亦無歡子。絕無愛汝之人。能中哈梭妖術而死。今敢再謗皇后者。吾儕且攢毆汝。掣汝詭舌。使脫根而出。第二人曰。勿聲。廟門近矣。嘻。世詎有如是景色。集爾許婦人。乃無男子與爲樂笑。景大可怖。來來。其力前。否。或慮弗得隙地。咦。汝兵士何爲者。吾曹皆婦人。吾曹皆婦人。汝母畏。亦無須袒吾曹之胸。但觀吾目。爲哭死者故。乾枯且盲矣。今其力前。今其力前。羣婦人悉入廟門。賴耶亦乘亂混入。無疑之者。時廟中幾悉滿婦人。天未深黑。而室內已多支炬火。耀於暗陬。神座前幔垂不卷。已而人盡入門。門隨闔。且鍵。卽聞幕後有聲呼曰。肅靜。衆皆默。炬火之光。森森照婦人面。皆仰而變色。如紅燄之照白色海。

沫也。俄而幔分。向左右徐卷。神壇燔燎。光燄四出。射前列婦人面上。返映阿施利神像。像膝坐。佛羅猛納達死體。仰首倚神膝前。週身纏素帛。如白石像。手縛鉤杖鞭圭。一如阿施利所持者。綜佛羅全形。與像無二。而面之陰冷可怖。亦如之。像之前偏。陳黑色御座。皇后美理曼儼然在其上。狀極莊嚴。容光美妙。衣格恩御袍。冠雙冠。上作糾蛇狀。手秉晶製十字架。爲生命之符。而紫衣襞褶間。則隱約見金蛇雙目。后默坐良久。婦人皆仰視。震驚其美。與佛羅之怖狀。已而后言矣。音抑而不揚。顧廟中人。乃無弗聞者。后曰。丹尼斯之婦人。聽爾后言。汝曹其互察人面。使是中有男子潛來者。可牽之出。共支解之。以男子弗得聞。吾儕諮議。恐緣彼狂惑。或敗吾事。婦人遂各察鄰坐。傍賴耶坐之老嫗。亦細察其面。賴耶大懼而戰。惟踞陰影中。亦強張目還視之。似尙疑嫗僞裝者。嫗遂無言。羣視既已。知無一男子。后乃曰。丹尼斯之婦人。今其聽爾后言。舊禍頻仍。落於格恩之頂。於茲古國。遽爲衆毒所歸。吾屬乳嬰皆死。奴輩又恣其劫掠。因而遠揚。國中精兵。又悉受惡草海水所吞噬。而蠻民入寇。如蝗孽爲災。



已羣飛而集於海岸。丹尼斯之婦人。不其然乎。衆婦人同聲應曰。后。然也。美理曼又曰。奇禍降於格恩。乃有妖妄女神。來寓茲土。逞其妖術。造大害於國中。逐月以來。男子羣往。希見其凶厲之美。而逐月以來。即死於此。彼自人之室家。取其夫子。又自將婚女郎。奪其所歡。奴僕棄其主人。趨而向彼。長老亦別神壇而去。卽意昔斯僧衆。亦均鬻聚彼門。爭欲見斯幻美。而彼乃以各各媚相。示諸人人。又各各分酬以果。卽凶死是也。丹尼斯之婦人。不其然乎。衆又哄應曰。嗟夫。嗟夫。后。然也。后曰。吾諸女兄弟。災禍降於格恩。且及汝衆。顧在吾躬。乃爲最酷。吾民多死。吾國就荒。吾惟一之愛兒。死於大疫。辱且及余。格恩之后。汝曹婦人。試爲思之。吾奴已逃。軍旅亦盡。而其究竟。嗟夫。吾諸女兄弟。吾夫子。聖偉之佛羅聖刺美。綏斯。盾子。乃長別余而去。視之視之。汝曹皆爲人妻。試視汝曹皇帝。而吾之愛夫。今彼兀坐於此。縱雪吾涕。淚禱詞。亦不能復動其冰冷之心。使微嘆答我。嗟夫。凶禍亦降彼身。彼爲凶禍所擊。乃亦沈息而長此終古。視之視之。汝曹皆爲人妻。而今爲嫠婦。其來其來。盍與我同聲而哭之。言

已。衆婦人均張其目。且大呻。美理曼則以手承其面。已乃復曰。吾諸女兄弟。吾今欲祈明神。敢憑諸神威靈。假死者之口。以明凶災所從至。吾以精誠頌禱。乃克致此。汝曹同病之人。當自知此語胡來。初非出之余口。特託死者之唇。發明神之語耳。

衆皆戰栗不可止。后乃向阿施利膝上佛羅之尸作朗語曰。汝阿施利子已死之佛羅。其聽余言。汝西方主者死旅之長阿施利。其聽余言。阿施利聽余。其假彼唇。顯汝靈聖。以彼冰涼之口。而吐生人之音。俾吾民共得聞解。余雖塵世衆生。惟憑吾精靈。祈汝言說。試爲言孰爲格恩禍害之源。猗汝永生陳死之主者。其爲余言。禱已。壇間火光頓暗。闔廟靜寂可怖。於幽暗中。美理曼黃金之蛇冠。阿施利素石之像。猛納達慘白之面。皆益慘澹。入於迷濛。已而竈火又閃。如夏日之電。火光徧照尸面。衆視之。則死者之唇徐動。遂發聲如常人。惟嚴厲可怖。語曰。彼亞佉亞之憾者。亦卽伊利阿之滅亡。彼居哈梭之祠堂。爲男子之運命。而非男子所能傷。惟彼人者。實召神怒於格恩之地。吾言之矣。

語已。反響亦漸絕。婦人聞死人言。皆震懼。以手障目。有仆地者。美理曼曰。吾諸女兒弟速起。汝曹已聞神言。此非出自余口。而發於死者之唇。今其起趣哈梭廟門。孰爲禍源。已得明示。容吾儕速望之。彼爲男子運命。非所能傷。而吾亦弗求男子之助。彼等奴也。以彼美故。至捐吾儕弗顧。惟婦人誠當自行。吾曹之乳且凍而凝於胸中。更何憚以纖纖之手。蘸染熱血。卽千災併及。更何惜棄其溫柔。所當裂此穢美。絕其根株。勿令萌孽。吾儕盡往焚哈梭之廟。使與寺僧同燼。而彼之美豔。經吾儕怒火之焚。亦將融化都盡。有如蜂蠟。吾諸女兒言之。甯願偕行。傾大恥於彼一身。塞禍水之泉。懲殺人之罪。以報禍殃死亡之怨耶。后語竟。衆皆發銳叫。聲怒而猛。呼曰。美理曼。吾屬願行。吾屬願行。速向哈梭。引吾屬趣哈梭之廟。將烈火來。將烈火來。速引吾屬趣哈梭之廟。

第六章 焚祠

賴耶一一聞見。急返身。廁人羣中潛出。悉力奔哈梭祠堂。胸中滿塞羞懼。且彼知佛

羅之死。非由海倫。却由彼所撫事之后。美理曼。而猛納達死體所言。亦非神語。不過美理曼幻道之力。緣彼自泰亞以來。獨擅奇術。冠埃及女子。又秉古蛇之教。故力能及此。賴耶又知美理曼之圖海倫。其故與醜佛羅正同。以思得遊子。使海倫尙生。則事將弗遂。賴耶固正直之長老。樂善愛神而疾邪惡。以是念后凶德。心大焚灼。遂自誓謂。使爲時未晚。當自盡其力。赴訴海倫。俾先避。勿罹炎火。又悉白美理曼隱貳以舒窮寃。遂大奔。股屢弁幾跌。已而及門。卽叩環求入。門者一僧。見之問曰。媼來何作。賴耶曰。希汝引面哈梭耳。僧曰。世間無婦女子。乃過此門面哈梭者。哈梭非婦人之欲也。賴耶不答。作口號。僧大愕。思婦人乃亦知此。立啟其門。賴耶入。抵第二重。又有門者問何作。賴耶仍曰。吾欲進面哈梭耳。僧曰。世間詎有婦女子。乃欲進面哈梭者。賴耶又舉號。僧猶豫。賴耶曰。笨伯。俾余入。余神使也。僧曰。婦人使汝。僅人間使者。往趣死耳。賴耶曰。然。死果臨余頂矣。門者大詫。啓戶令入。賴耶自審已立石膏神座前矣。座中有光外耀。四壁赫然。此時心雖大懼。顧不止其步。且默禱乞勿罹冥劍。繼啓

青銅戶鏗。慄然而入。中似無人見攻。亦弗覺。冥劍下擊。當面懸達亞錦幔。搖搖自動。顧亦不聞歌聲。進覘室奧。有懸缸多具。皆明火。光耀四發。火光熊熊中。見海倫悄然坐錦機杼柱間。而機上已無織帛。蓋此帛爲運命之末障。已爲遊子所裂。棄置兩傍。海倫孤坐。胸際明星。仍有紅質下墜。扶頭默息。妙目清澄。向虛空而視。

賴耶戰栗而前。海倫初未之見。逮突自投地。乃驚問。聲發如聞妙音。曰。汝何人。乃敢突如其來。破余沈悶。甯汝信一婦人。來欲面我。秉明神之意。爲世界婦人死仇者乎。賴耶起立對曰。白神女。吾非婦人。乃老僧賴耶。卽兩夜前遇汝廟門之外。引入佛羅宮禁者。吾今冒死而來。思有所白。以汝行且遇險。爲皇后美理曼所中。且又受遊子託。爲彼傳語來也。海倫舉首視之。似異其語。答曰。賴耶。頃汝不名余以不死之神女耶。余旣不死。卽人無能害。又安有禍險之來。死亡非吾分也。汝勿復語我以險。嗟夫。非世界萬事悉了者。余弗能死耳。特不義之遊子。今何如矣。余之於彼。傾余婦人之力。與精魂知覺。愛之正未有盡。賴耶須知司死之神。已怒而見扞。故以愛劫惱余不

死之年。嗟夫。當日吾於汝頃所立地見彼。吾靈即有所知。知吾昔以加人之熱惱。今乃及彼我二人矣。賴耶曰。雖然。遊子之於夫人。固未盡無情也。今聽之。吾將語汝。海倫曰。然則言之。嘻。趣言之。趣言之。賴耶乃述遊子所寄語。不遺一句。甚捷且詳。海倫一一注意聽之。逮已。乃曰。誠哉。汝實將佳耗來之使者。吾今悉恕彼人矣。願彼當誓星者。反憑蛇而誓。則緣此罪障。畢生不得更爲海倫夫。特吾儕終且趁彼而行耳。賴耶聽之。來者何聲。聲且再作。乃銳呼如赫兌遊魂之衆噉也。賴耶曰。此卽皇后來矣。后已率丹尼斯婦人。來火汝室。彼旣殺佛羅。今且殺汝。思自得遊子而擁之。夫人行矣。行矣。海倫曰。否。余弗行。任彼自至。惟賴耶汝可疾出。伏衆中待我。逮余出。可前就我。第前勿懼。當俱往視遊子。至如何而行。將屆時示汝。去矣。速行。併挈寺僧俱去。賴耶遂出。見僧衆悉聚門外。呼之曰。速遁。丹尼斯婦人來襲汝輩矣。其速遁。衆中一僧曰。此媪風矣。吾曹守護哈梭。縱盡天下之婦人來。且弗遁。賴耶曰。汝曹乃信風耳。言已自去。

賴耶出。廟門隨闔。因伏牆影中外覩。夜景沈黑。惟見千百火光燦然向廟而來。遙望  
 之。彷彿當鑿祭時。息訶中鑿光。點點趁流水而行也。此蓋丹尼斯婦人之軍。各秉炬  
 火。或十或百。或以千計。美理曼先衆行。乘金車。又多驢牛駱駝。負瀝青薪草之屬。時  
 婦人已據廟門。卽以椽木撞車衝門。門立壞。衆遂擁入。美理曼下車。留數人守之。進  
 立第二重門外。呼守僧令啓之。僧問曰。來者何人。乃敢明火侵哈梭聖廟。美理曼答  
 曰。余美理曼格恩之帝后。領丹尼斯婦人衆。來殺爾所守妖巫。趣啟戶。否且同盡。僧  
 曰。縱汝信爲帝后。而此中之人。有更聖於后者。美理曼趣返。汝雖不懼以大不  
 敬侵犯明神。第不如趣返。否者禍且反集於汝。美理曼大呼曰。婦人前。婦人前。執惡  
 僧支磔之。衆銳呼。以樹撞門。門又圯。遂狂擁而入。攫寺僧撕之皆死。如羣狗之裂狼。  
 神座已聳然在望矣。美理曼呼曰。毋觸此門。惟取火。併居者悉焚之。毋觸此門。亦勿  
 覲巫面。惟焚之以火。衆競取芻薪環座累之。高可二人。又登屋脊置薪草。少頃。神座  
 悉掩。衆又灌以瀝青松脂。美理曼令發。婦人悉投炬火於草中。呼號而退。其初炬火

似熄。未幾轟然頓起。燄舌直射天半。神座已沒。大中衆又投薪草益之。逮熱甚不可近。始已。是時火愈盛。有如洪鑪。屋脊覆草亦燃。火光燭天。映白色城垣。與海波之面。如日色之下地。石膏之壁受燭。色益轉白。裂爆有聲。屋築築動搖。勢欲傾仆。美理曼大呼曰。此爲妖巫末路矣。婦人嘩然應之。謹譎間。突有烈燄自垂壞之戶出。遠至二十碼。速如火矛。其處悉立舉火之婦人。皆受舐而仆。視之。已焦黑死矣。

賴耶伏而觀火。見戶內立黃金海倫。週身悉繞烈燄。青銅亦鎔。匍匐流其足下。而海倫獨無傷。素衣金髮皆如故。星光益明。雖在煙燄中。不掩其耀。衆見海倫不壞。咸大懼却走。惟美理曼弗動。海倫立而歌。聲野且甘。直穿大火吼音。入衆婦人之耳。衆益怖。相牽曳而戰。此歌蓋爲美之音。其美則人所尋求而迄弗得者。又以彼故。而兩儀乃興永久之戰。蓋世界中最大戰事也。歌曰。

賢余亦燄。汝乃以燄。焚我靈所耶。

汝攜死亡。來馴吾美。美甯就殫耶。



汝傾烈火以見逼。而不知我亦火耶。

又胡忌世界之欲。而報汝歡子之仇恨於我耶。其一

未也。婦人。世界不滅。汝歡雖在。非爾可人也。

終歡情之弗汝屬。歡情所向。惟海倫也。

惟余顏之是索。人面胡見。悉余笑顰也。

汝歡長臨。其僅一時。且旋起而逐余以行也。其二

海倫且歌且行。直自神座出。既出。牆隨圯。屋梁亦頽。火氣上薄霄際。海倫似無所知。亦不返顧。卽度重門。并不視婦人凶厲黧黑之面。與前立之美理曼。未幾。已離火叢。顧仍有火燄環之。無根而焚。狀如華蓋。衆益怖。多仆者。爭掩其目。弗敢復視。惟美理曼弗跌。然亦掩一目。以海倫光豔射人。及環身火燄。熊然奪目。睛也。海倫輟唱。徐過廟之前庭。至第一重戶外。美理曼金車卽駐其側。海倫大呼。后隨其後。亦聞之。海倫曰。賴耶來前。勿懼。其就我同行。往迹遊子。速前速前。俾吾儕急往。健者終局之戰。

在目前矣。吾亟欲一慰勞之。及彼未死前也。賴耶戰栗而出。自褫其婦人之衣。內以襲僧服。方海倫前行時。火環亦上浮。登天如雲氣。見賴耶至。拊之曰。賴耶引余登車。卽從此逝矣。賴耶遂引之登美理曼車。時守者已大怖逸去。賴耶旁坐。執轡縱馬。車遂前。瞬息入暗中而沒。美理曼大怒。呼曰。妖巫已逸。且誘吾巨僕與偕亡矣。衆前爲攜吾車來。且附以騎士。彼人何屈。余必蹤之。無論至於世界之盡頭。或死亡之末路。害往矣。

### 第七章 阿迭修斯最後之戰

是時佛羅之軍。已指惡恩進逆九弓蠻族。臨行。監軍謁阿迭修斯。執手而誓。謂爾後臨陣進退。一聽所命。如佛羅旨。且歸其歐列圖立弧與歐黎耶路青銅之劍。并良矢數束。束二十四枝。阿迭修斯得兵大喜。立取弓試之。張其弦。弦張而聲作。蓋末次之鳴。爲死亡前兆。雖惟阿迭修斯解其意。而軍中將士。亦無弗聞。覺幽盪如怪水精魂之呼泣。因大驚異。咸謂是人不同凡輩。殆屬地下靈祇也。少選。阿迭修斯登車。車製

用青銅。特以備戰者。令發軍。遂行。宵征極驟。昧爽。止於小山之下。山低而延。卽以是爲障。立營少頓。逮日出。阿迭修斯離營。偕一將士登山而望。見前有隘路出羣山中。長約十負。郎有奇。前接大道。兩側山跌。皆向道作斜面。上爲危巖。受日熱熏炙而裂。又滿黃沙。因滅其險阻。沙中生叢莽。落落如肢體之毫。山左卽息訶水道。而山水之間。不容徑過。阿迭修斯望已下山。逮軍中傳食。旣復乘車疾馳。至隘路遠端視狀。其處河流左曲。抱大平原。九弓之蠻聚焉。阿迭修斯相其軍。狀至雄偉。衆分族而營。每族二十千人。越營遠眺。則見亞佉亞人彎首大船矣。船皆曳泊海灣。半乘岸上。一如數年前泊伊利阿時狀。阿迭修斯細審平原隘路。荒海高山。又約計敵衆。心中滿貯戰樂。而戰爭之智慧亦醒。蓋在人間領袖中。惟彼獨精戰術。而彼亦思乘此最後之時。博一極大之戰。遂迴車。召士卒整行伍備戰。特數較蠻民頗寡。僅矛兵十二千。弓兵九千。馬兵二千。車三百乘而已。阿迭修斯遂周行軍中。鼓其勇氣。謂今日必掃敵人。使悉離此土。言時。忽有鷹自右來。逐蒼鷺殺諸空際。鷹者羅亞聖鳥也。軍中皆噪。

遊子見兆亦喜。呼曰。兒郎視之。羅亞之鳥。已殺此水國遊行之賊矣。吾儕進摺海蠻。亦當如是。

阿迭修斯又召將士諮議。簡良士數人。令奔敵告佛羅軍中惡耗。謂大軍悉屯峽谷遠端。依山障而營。待敵進擊。既去。又召弓兵之長。命領衆伏路旁山上之荆叢中待敵。又集矛兵命偕弓兵行事。獨兵車弗動。匿於山下。設伏已。諸將率兵分去。僅留馬兵。未幾。謀者返報。蠻民已空營來襲。亞佻亞人則否。但屯水次守其舟寨。阿迭修斯遂命馬兵過峽谷立平原迎敵。若遭進攻。當蹣跚退行。終乃疾遁入谷。作怯敵狀。此軍自爲之長。乘車領之。進止悉如其命。時馬兵已陣平原之外。敵亦漸逼。赤日中天。映射無數矛尖。狀至奇麗。軍中少騎者。而有兵車。多劍兵。此外有矛兵與投石之兵。不可計數。軍來亦以族分隊。每隊悉端坐族長。乘室車。側侍寺人女侍。執扇或銀障爲蔽日光。阿迭修斯見之如怖。立退入陣後。乃陰遣使者。令告將士。攻其最前軍。少混戰而勿力鬪。逮視將軍入谷。乃急從行。狀如疑慮。以誘敵前逐。將奉令進戰。被擊。

旋退。已而復前。惟人人作懼色。似不欲肉薄者。敵進遂益猛。阿迭修斯疾轉其車。竄入道中。馬兵隨之徐退。敵見狀。大笑而嚎。聲徹雲外。且力躡不舍。阿迭修斯迴顧。亦大笑應之。時兵車已過夾道。繼以騎兵。後即蠻族。來如怒潮之襲岸。阿迭修斯出。俟於谷外。見峽中漸漸滿敵軍。比第一族之半。方入峽口小平原。而阿迭修斯已驅車登山。立車上發其信號。舉金盾耀之。凡三次。馬兵皆合聲以呼。第一閃時。山側叢莽中。突現兵士之冑。再閃即聞大聲。爲弓兵搖其箭箠。及金盾三舉。則箭雨猝集。空氣爲昏。如孤島海鳥。聞舟子驚呼而醒。自危巖飛出。數以千計。但聞利鏃著甲。聲如冰雹。顧敵猶不亂。踰死者力前。惟駕車之馬多傷。皆狂躍。沖決行列。踐踏兵士。多死者少。選衆漸思遁。或仍冒死猛進。有空車多乘。衝突四走。而箭雨亦不少住。猶死颺時。作人死輒以千計。於是九弓之蠻遂敗。死傷大半。漸思退走平原。阿迭修斯復大呼。命馬兵追擊。且自山後出兵車合襲之。衆乃疾前。歌朋泰爾之歌。爲勢極猛。阿迭修斯斗見蠻民中有壯士。漸近峽口。雄碩而黑醜。蓋漓蒲族之王也。拈弓潛射之。貫其胸。

伏車立殞。衆爭逸。而兵車已衝突疾前。車後益以馬兵。阿迭修斯則乘車從馬兵之後。敵衆殘軍。皆恐怖狂瞽。遂大奔。矛兵卽乘而攻之。如獵人之乘逃兕。佛羅馬兵復橫進。踐以蹄鐵。峽道中悉滿血腥。甲冑箭刃旌旂。炳炳照人眼目。顧旋卽散落。至末乃淨無所有。但餘死人從橫於亂石之徑而已。峽外平原。一望都黑。皆殘敵逃人。各族散亂。如陶瓦者合紅黃色土。揉爲一丸。昔日九弓之民。今乃安往。光榮傲樂。亦零落盡矣。

阿迭修斯再集士卒。兵車列爲陣。馬兵則出而追襲。竦於敵壘之側。已而敵之殘衆漸聚。數可二十千。亞佻亞人獨據舟前作重列。人悉持盾。按位屹立。阿迭修斯領軍徐度沙原。直面敵營而止。相距可二弓。其營如弧。息訶在前作弓弦狀。環營有深溝。溝外又有土城。營後亦作溝垣各一道。垣臨水。其外泊舟。舟脣翹然。亞圭澥之軍實聚於是。卽遊子國人亞佻亞民也。皆操長矛。卽當日戰多羅城下者。又咸秉舊日徽識。有密舍那之雙獅。波離派多子之辟蹕。波離派多者毘利施子也。又有洛舍代蒙

之黃鵠。克烈忒王之雄兇。洛兌思人之薔薇。雅典人之蜥蜴。及他種標識。皆故友親朋所用。顧今日視之。乃爲仇讎之幟。在羅亞境地。鷹翼影中。爲異國之王戰也。遊子乃命令官出語。垣後敵衆。令降。蓋彼輩已臨絕域。爲息訶所環。舍此別無去路。惟敵旣日擊死傷。乃轉狂易。且知生而爲奴。良不如死。又自審其衆壯健。尙不亞佛羅之軍。以彼等露處牆外。逼於日光。疲於戰鬥。又遠經沙野。半爲勞軍。時禁軍將士亦前白阿迭修斯。請今日勿戰。以士卒皆勸。馬亦飢嘶。求其水草。而阿迭修斯弗欲。答曰。吾誓於佛羅而來。謂必一舉覆九弓之民。使無遺醜。格恩乃免於禍害。今此處旣不宜營。復無糧食芻草。使余返者。敵且鼓勇復前。而亞佻亞舟師亦與俱進。吾輩又不能再出誘敵之策。以彼族經此。增一智矣。其往集汝衆。吾且前擊敵營。將遂俯首去。見其戰略甚精。尊爲上將。無敢抗命者。阿迭修斯分軍爲三。已居中堅。徑趣敵之營門。以惟此間有堅土甬道。足行車馬。令發三隊皆前。而垣上以矛矢下射。多殞。遂退。如狂濤觸石。洶洶而返也。阿迭修斯又命左右夾進。各負死者爲盾。至壕次投尸填

之中軍則小駐察戰狀。以俟守者之敗。未幾。佛羅右軍小勝。卽有敵赴援。俾弗得入。阿迭修斯急命抽車軸從之前。乘虛撞門。垣上弓兵爭抽矢射攻者多死。而門亦遂圯。阿迭修斯引車警入。方入而右翼却。左翼亦潰。中軍見狀而懼。猶疑不進者少頃。敵已鑿擁守缺。遂不得入。阿迭修斯獨閉圍中。亦弗能出。顧不懼。且臨戰心益大歡。擲盾於青銅車板之上。抽長矢出箠。大呼趣御者曰。御者前。御者前。雄獅蒙難。野狗皆離而自去。趣前趣前。使阿迭修斯當如是死者。乃壯死耳。御者乃禱其神。揮鞭擊馬。馬狂竄。突入敵陣。巨弓忽鳴。弦亦作聲如鳴燕。矢已疾前。一將飲羽。弦又鳴。矢又出。一王墜車。如泗者之投淵。鬻沙而卒。阿迭修斯呼曰。海賊。盍深入地中。會且得汝寶藏。御者前。野狗觀望。雄獅當如是死耳。衆見狀皆駭。車行敵中。縱橫絕無所阻。直過中營。利矢所向。著人立蹶。而敵矢則觸甲悉墜。衆益驚。咸大噪。謂非凡夫。殆戰爭之神。下助格恩。爲蘇德克明神。或無敵之巴爾也。皆望影而竄。以阿迭修斯暴怒。大類刺美綏斯在契多部落中時。亦如戰王莽都。見者立靡。相率奔逸。心志咸向水濱。



阿迭修斯在後驅之。如牧人驅一歲之犢子耳。俄而有流石中御者之目。墜車立死。轡旣緩。二馬失調。車遂不進。少焉又有矛刺右馬之胸。亦死。車軸隨折。敵意安。漸復返鬪。有劫御者尸。剝其甲裳者。阿迭修斯乃一躍下車。越尸而過。持矛舉其盾。

是時敵方前逼。忽羣動如有所震。見有人排人叢擁進。阿迭修斯越敵衆冠羽矛影間望之。其人黃髮露頂。高出人叢者一肩。手不蒙盾。亦不甲不冑。膚色美而潔白。上黔青紋。作人馬長蛇海獸之狀。肩圍白熊之革。綴以金釦。作野豕形。眼碧色。凶厲有光。持松樹一小株。上附石斧。量似極重。而製作輒率不光。進呼曰。若輩灰色侏儒。讓乃公路。讓乃公路。容一男子來見此壯士。蠻民乃作大環。遶其人與阿迭修斯。立而觀戰。其人率爾問曰。若何人。來何自。居何所。又孰爲生汝之父母耶。阿迭修斯曰。吾誓以告汝。吾亞佉亞王子。勒兌氏子。人呼墮城人阿迭修斯者是也。願汝誰氏。且屬何方。吾料汝未必有城居耳。其人揮巨斧如中律令。隨口而謠。辭意至爲粗鄙。略曰。勒尸多列庚。是我種族名。

吾儕生鄉無廬舍。冬來無晝夏無夜。

海邊森森有松樹。松枝下好居住。

有時趁風波。還去逐天鵝。

我父啼泣號狼民。狼卽是我名。

我擊舟向南泊。滿船載琥珀。

行船到處見生客。贏得浪花當財帛。

黃金多。戰聲好。更有女郎就吾抱。

我告汝。汝莫嗔。會當殺汝墮城人。

至是。乃大呼奔阿迭修斯。舉巨斧力劈。惟阿迭修斯乘獨謠時。已小立略移位置。落日紅光。正照其面。巨人將前。即舉盾迎日光耀其眼。眼眩。遂不能擊。阿迭修斯急揮劍斬其袒露之右臂。中肩。此擊蓋盡全力。歐列圖之劍皆陷。臂斷。握斧而墮。惟爲擊過猛。致刃亦迸破四散。僅餘銀鞞。阿迭修斯嘻笑而呼曰。汝食人者。今竟何感耶。蓋

聞此人所謠。乃知與異族遊人。今竟再覲。此卽往日破其舟師。食其士卒者。中夜日光之地。食人族勒尸多列庚也。是時巨人亦不仆。伸左手拾石斧。右臂已殊。尙緊握柄上。其人暴怒。力齧斧木。又厲齒嚼其石。脣吻間皆生泡沫。忽而大吼。舉斧力擊阿迭修斯之頂。盾墜。金冑亦裂。阿迭修斯不能支。一膝著地。覺四周皆昏。惟力攀大石爲援。以戰處故爲廟址。其時尚在蒙那古皇以前。今已廢盡。獨餘大石。蓋古神人石像之首。以花剛石爲之。或爲名王。或爲荒神。已不可識。阿迭修斯伸兩手握之。已而起。忽大呼。迸力舉石。其量重如一車。徐衡之。直投勒尸多列庚之胸。其人斧方再下。受石而退。擲其斧。巨石正撞其心。胸骨內陷。顛頓良久。仆地如樹株。黑血四溢。滿於鬚吻。遂死。衆愈駭。退走益遠。阿迭修斯大笑。狀如天神。思舊負今乃得償。此擊良爲痛快。顧此亦墮城人阿迭修斯手中最後之一擊矣。

### 第八章 以待阿迭修斯歸也

阿迭修斯既作神笑。悟收局且近。垣中敵衆。與垣外將士。皆驚怖失措。久之。敵中有

呼者。操各處方言。噪曰。殺之。殺之。顧懼不敢前。惟遙列爲環。如羣犬之圍大豕。亞佉亞人望戰。亦呼曰。赦之。其人悉列第二重垣後。故不與戰。但止舟側爲衛。垣外之佛羅將士亦呼曰。救之。然亦無敢進者。俄而全軍大譁。似驚且懼。聲漸漲。滿於大野。合呼曰。哈梭。哈梭。哈梭至矣。阿迭修斯疾顧。乃見金車一乘。自沙陂疾奔營門。白毛雙馬。體徧汗血。奔騰如雷。履血路而過。如朝陽之馬。行血色天也。車上立老人。枯槁而渺小。倚轅驅車。海倫在其次。紅星宛然。金髮輕妙。因氣四飄。立而前望。斗見所歡阿迭修斯獨陷敵中。乃大呼掣其面衣。容光煥發。落於人目。如月光透薄霧而出。戟手指門。又返招佛羅之軍。軍中大譁。狂奔逐其轍後。以海倫所向。人必隨從。無問歷生死戰和。無有阻者。車先行向營。守兵見車中人美相。咸大叫。方言雜作。謂情愛神女。來援戰神矣。乃奔突四走。或癡立如醉。雙馬衝之立仆。轅而死。時車已入門。軍士隨進如大潮。賴耶驅車。直至阿迭修斯破車之側遂止。阿迭修斯狂喜而號。一躍登海倫之車。微語曰。汝竟就我於末次之戰乎。詎汝信吾歡海倫。抑以余迷於人血。瞽於

矛光。臨命近而生。妄見乎。海倫婉答曰。阿迭修斯。妄見非也。余誠海倫。已悉一切。并知汝過。自余計之。止一細事而已。第汝既忘神言。而彼愛仇。復張罟獲。故汝亦應自受其殃。終此世中。海倫不爲汝有。今視之。汝軍已無主而囂。彼敵尙多。如暴風雨。矛尖閃閃。將出如電光矣。阿迭修斯且前。了此一重公案。故鬼之言。亦且踐耳。阿迭修斯返顧。召將士兵卒。整之成列。遂前隨血色明星而行。奮擊殘敵。如海風怒吹。洪濤捲野。白波騰躍。石岸悉沒浪影中。不可復見。於是凶戰之前。惟有紅星獨耀。永無滅時。而情歌斐聲之音。亦貫戰死讙囂而出。永永無復已也。

時九弓之民已盡。佛羅軍乃前攻第二重垣。垣爲亞佉亞人築以衛其舟師者。軍前領金車一乘。上立遊子與海倫。亞佉亞長者。伏垣內觀蠻民受殲狀。皆駭絕。一將突呼曰。噫。來者誰氏。擐金甲狀如吾國人。率佛羅之軍終占勝著。究何人耶。有老將前視。答曰。吾曾一見如此甲。曩有擐之者矣。彼人之鎧。蓋類普利安子巴黎斯物。惟巴黎斯陳死久矣。一將又呼曰。且彼美何人。胸懸紅星灼灼然。與金甲之壯士偕。其相

爲美之自相。當衆生入滅。而彼乃高歌不輟者。又何人耶。老將復前視。答曰。誠然。吾亦曾一見如此人矣。其人喜譎詞。相亦美之自相。胸際懸星。永耀不熄。蓋伊利阿之海倫也。緣彼美故。致世界入冥。死亡靡已。顧海倫亦久死矣。時阿迭修斯亦昂首望亞佻亞人冠飾。及盾上標識。大都素諗。曾偕其祖父戰伊利阿城下者。不覺心動。倚車泣曰。嗟夫。吾運胡爲至此。將使我末次戰爭。乃爲異地之王。自敵其國民與故友親朋之息子耶。海倫曰。阿迭修斯勿哭。弗德策汝使然耳。須知運命爲物。至凶而無可易。并人間憎愛。亦弗關情也。阿迭修斯勿哭。其進敵亞佻亞人。汝於此中。將得其死數。阿迭修斯遂起。驅車逕前。而心極怏怏。想竭來矢窮劍折。已無可戰。僅有殘卒數千。盤散車後而已。乃止軍勿行。令賴耶策其馬。徐近垣。察可攻之地。守者競以矢石矛刃投車上。顧終局未屆。遂無傷。亦不損賴耶與駕車之馬。利矢雖下。近海倫皆傍飛而去。如有情也。賴耶驅車時。漸以佛羅之死。與焚哈梭祠至海倫出險事。告阿迭修斯。阿迭修斯知運命如斯。聽之亦不詫。但曰。賴耶。此正終局時矣。緣美理曼終

當追迹吾曹。弗能見棄。吾今留此蹤跡。彼且後我來矣。因視地上死人。彌望不可計極。徐點其首。言次。車已近垣。垣上亞佉亞老將在焉。默揣阿迭修斯金甲。較諸巴黎斯。又審車上人容光。衡以愛爾俱孚海倫之美。遂拈弓向前射之。前倚視其飛路。正當海倫之胸。矢將著。立墜。而人弗傷。乃大驚。海倫舉首視之。其人頓悟。固彷彿往日從克忒王伊特美紐戰後。煙燄漲伊利阿廢城時。在愛爾俱孚舟中相見狀也。老將又視遊子金盾。見白牛之章。爲普利安子巴黎斯徽識。昔屢見諸多羅城上者。乃大怖。揚雙手號曰。汝曹亞佉亞衆。趣遁趣遁。且趣歸。勿更滯此凶地。彼處車中。乃立愛爾俱孚陳死之海倫。與巴黎斯。來報伊利阿舊怨於當日戰士子孫矣。爾曹趣遁。勿竢禍至。無能免矣。亞佉亞人懼而大譁。相語以鬼至。癡立者良久。如羊羣之見伏狼。已而皆下垣。向舟而奔。佛羅軍乘而擊之。登垣馳逐。衆大亂。就舟次格鬪。死者枕籍。舟亦多焚。或留岸上。惟殘衆若干。已推舟入深水。下其槳。以俟戰事之究竟。日既匿。昏黑不復能戰。阿迭修斯臨岸。立車上遙望之。蓋久戰而疲。且弗欲多殘其

國衆。亞佻亞人殘艦亦漸退。戰且闌矣。時舟中突出一人。齡頗稚。而威毅軼其儕輩。使衆趨舟。自爲殿。獨拒埃及來軍。令弗前逐。阿迭修斯見狀。自念是人良。必亞佻亞之健者。殊可念也。少年出立最高甲板之上。自焚舟餘火光中。覩阿迭修斯甲影。遂取巨弓射之。且大呼曰。敢奉巴黎斯鬼。此汝仇阿迭修斯與首嬉子台勒戈奴之贈也。呼聲方至。阿迭修斯與海倫之耳。而箭與俱至。中阿迭修斯。著股甲。連身鎧之隙。貫之。傷極烈。阿迭修斯知定命且盡。死亡已起於水濱。如赫兌域中。惕歷希亞鬼魂所告語者。遂落其盾。與歐列圖卓弓。以一手攀車桁。一手環海倫之頸。海倫力不勝重。搖搖如蓮葉之當風。阿迭修斯亦高呼報之曰。嗟夫。首嬉子台勒戈奴。汝何作。干怒明神。乃降厥凶。致汝自殺其生父。首嬉子聽之。吾非巴黎斯。乃伊色加之阿迭修斯。生汝者也。今汝貽我以死。起於水涘。應故鬼之豫言矣。台勒戈奴聽已。知己手弑其父。卽年來徧歷天下所求之大名阿迭修斯也。大呼自沈。其侶力拯之。得不死。未幾潮上。舟亦順流而去。而台勒戈奴者。乃信如神言。始終得一面其父。并聞其聲。亞



仗亞人亦悟此卽漂流無迹之遊子。今統佛羅禁旅。出禦九弓之蠻。遂不復疑佛羅大捷與設伏之奇計矣。

美理曼乘車逐海倫之後。過狹谷血路。直橫平原。碾死人而過。及營外。乃見是中但滿死傷。亞圭灑焦舟餘火。尙熒熒如燭。美理曼大呼曰。誠哉佛羅臨死而智。世間獨有此人。乃以微軍占巨勝。今已救格恩之冕。當憑阿施利之靈。加彼首矣。呼時。車已貫九弓營址。直達內垣。軍士見后至。咸大呼以迎。阿迭修斯垂死。臥於水次。火光耿耿。照海倫紅星與金甲之上。聞呼。乃自海倫胸間強舉其首。問曰。兵士皆噪。何也。賴耶曰。以皇后美理曼至矣。阿迭修斯曰。任其至。美理曼至。舍車而步。士卒皆避道。俯首爲禮。后至阿迭修斯臥所。默然直視之。阿迭修斯又漸舉首。微曰。后無恙。吾已了佛羅所託。九弓旣殲。舟師亦破。格恩永脫仇患矣。顧佛羅安在。吾將及未死前爲返報也。美理曼曰。阿迭修斯。佛羅晏駕矣。嗟夫。汝且勿死。行自爲佛羅耳。阿迭修斯曰。唉。后美理曼。吾知之矣。佛羅死。汝殺之。將以得我。顧今日者。獨死亡得我耳。佛羅血

灑汝身。其量重哉。余行所屆。汝且俱來。汝既殺佛羅。而於海倫復逞其狡謀。致我失彼。而猶欲殺之。特縱盡汝力。終弗能害。今我且死。爲爾許戀愛。戰爭與浪遊之終局矣。死趣我於水濱。誠哉。美理曼枯立無言。其心幾裂。其憂苦中。遂并忘對海倫之憤恨。海倫言曰。阿迭修斯。汝死信哉。特不過少許時光。逮汝重來。終當得我。我待汝矣。美理曼亦曰。唉。阿迭修斯。吾亦且重來。爾時汝當愛我。噫。未來之境已開。我已知其究竟。阿迭修斯。吾輩在真如巨翼之下。行再遇耳。海倫又曰。阿迭修斯。逮吾輩再逢。无妄之暮。亦且時揭。遊子垂死應曰。咦。無問此處彼處。吾輩終當再見。而情愛嫌憎。亦復有其得失。迄於入死。然後再興。此中競爭。縱在別一劫波。亦弗能立決。必俟爾後惡墮於善。冥入於明。美理曼。汝可返思婚夜之幻景。而誦其隱言。今神與吾智。吾將於垂死呼息中。一爲解答。須知必吾儕三人復爲學子之時。罪惡乃能淨盡。世界入於平和。而无妄之面。始揭其幕。嗟夫海倫。今別矣。吾負汝。當盟星者。今乃誓蛇。吾亦因而失汝。海倫低應曰。雖然。汝且復得諸西方聖域間也。遂俯首以臂扶之。與之

親吻。微作耳語。星上人血滴滴如露珠。落遊子之額。隨落隨滅。不得其迹。海倫言時。爲狀甚愉。其語微妙神聖。筆弗能述。阿迭修斯聞之。顏色頓發光耀。狀如神人。倏仰其首。逝於海倫胸臆。於是亞孚羅大諦之豫言踐。遊子阿迭修斯。竟死世界。欲黃金海倫懷中也。

美理曼以手撫膺。立阿迭修斯足後。苦痛莫狀。朱脣爲之轉白。海倫亦起立遊子首。次。語后曰。老姊。今見是事究竟矣。吾愛已失。汝亦何能獨得否。汝勿矜視。我弗能害汝。并不害人。而人亦莫能害我。惟當汝未悟愛我之時。終且永永恨我。獨有罪惡爲汝運命。苦痛爲汝慰藉耳。美理曼不答。海倫乃召賴耶。囑之。賴耶流涕而去。已而復來。引兵士數人。皆秉炬火。前捧蠻民財帛車乘。矛矢門楣槩楫。及一切器具。累爲一堆。舉阿迭修斯尸臥其上。胸置歐列圖阜弧。海倫又語賴耶。引火燃之。頃之煙燄併作。美理曼癡立良久。如在夢寐。堆中火漸烈。金甲閃然。穿火燄外耀。巨弓受熱。亦迸裂。屈曲作聲。美理曼忽大叫。解所束金蛇投火中。操殭語曰。汝古惡。不忠之參議。汝

昔自火中來。今亦自火中去。長老賴耶亦作殭語呼曰。噫。后乃逞厥凶。汝自引蛇以近汝胸。且蛇何往者。汝且偕去。時美理曼色轉定。漸就火側。似有陰引之者。直至邊際。舉聲大號。一擲入火中。臥阿迭修斯尸上。是時蛇受熱而醒。醒而漸大。繞美理曼與遊子數匝。昂首而笑。已而火益猛。二人之身。與所纏金蛇。俱入火心。不可復見。海倫旁立視殘火者。又良久。徐下其幕。轉身入夜景荒林之中。行歌而去。如是者遊行至久。不知何所計極。以待遊子阿迭修斯之來歸也。

此種紀載。乃余長老賴耶。乘余未長眠前。作以貽世者。余墓甚華。在綏勃斯。已先時營之矣。余造此書。俾世之男子隨意讀之。或俾諸婦人。明神與以智慧。力能讀是書者讀之。

洋裝  
一册

# 分析化學實驗書

一元

項鎮方譯孔慶萊校

是書首列六卷。除第五卷外。為高級生徒相當之學

程。第五卷為**醫師藥劑師機械師**之用。

第六卷中。詳列各表

用之可**應各大學**

校各**化學會**定性

分析之**考驗**第七卷。論

試驗室之**建築法**與

**布置法**兼列**器械**

**試品藥品**各表。極便

研究之用。

商務印書館印行

布面  
三元

## 中國名勝

絹面  
四元

本館前出  
中國風景  
畫一册。頗

承海內稱  
許。茲更求

美備。凡吾

國各省名

勝。莫不廣

為收集。擇

其尤者。用

銅版精印。

布面金字。

極為美觀。

并於漢名

下兼注英

文。華英合

璧。尤為中

外美術家  
之所嚮。

玻璃  
版印

## 上海風景

一册  
元

此圖經本館  
派員親向上

海各名勝攝

影製成玻璃

版。精印成册。

首頁冠以三

色版。尤為精

彩。試與真景

對照。深淺濃

淡。毫髮無遺。

出版以來。購

者紛集。羣稱

為本館印刷

之特色。足與

東西洋媲美。

以視常用之

石印及銅版

。真有天淵之  
別。美術家當

#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分 訂  
二 冊

新 撰 商 業 尺 牘

定 價  
三 角

是書凡分二十五類。約五百首。短札長編。無不悉具。而文字平易雅潔。無艱深陋俗之弊。備載貿易情形。切合時用。將使商界中人於肄習尺牘之餘。並能通曉商情。裨益甚大。卷首又附各種稱謂表。尤便學者。

丁未年十一月初  
中華民國三年四月再版

(紅星佚史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原 著 者

英 國 安 羅 達 哈 葛 德 蘭 俱

譯 述 者

會 稽 周 連

發 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商 務 印 書 館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售 處

北 京 保 定 奉 天 龍 江 吉 林 天 津 濟 南 開 封 太 原 西 安 成 都 重 慶 安 慶 長 沙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

桂 林 漢 口 南 昌 蕪 湖 杭 州 福 州 廣 州 潮 州 雲 南 香 港 貴 陽 南 京 蘭 谿

★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前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三日呈報五月十四日註冊

